

華文

大阪每日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
百號紀念號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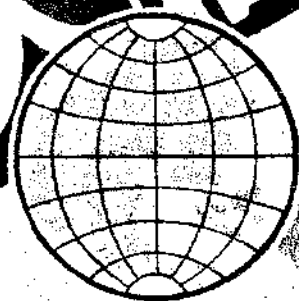
萬壽

內服
外搽！

地球牌萬人油居家旅行
良藥擦抹服嗅均宜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人人必備
絕不誤事



地球牌

萬入油

外科主治

內科主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傷磨傷 | 挫傷咬傷 | 火傷燙傷 | 凍瘡裂傷 | 頭暈目眩 | 腰骨節痛 | 牙痛耳痛 | 痔漏出血 | 毒螫蟲咬 | 疥癬各瘡 | 頭癬汗斑 | 化粧潤膚 | 紅斑麻疹 | 手足酸軟 | 胎毒潰爛 | 毛孔發癢 | 狐臊腋臭 | |
| 心氣肚痛 | 寒熱瘧疾 | 四時感冒 | 絞腸痧痛 | 吐瀉翻胃 | 暴飲頭痛 | 胃腸各疾 | 時行瘟疫 | 消除百病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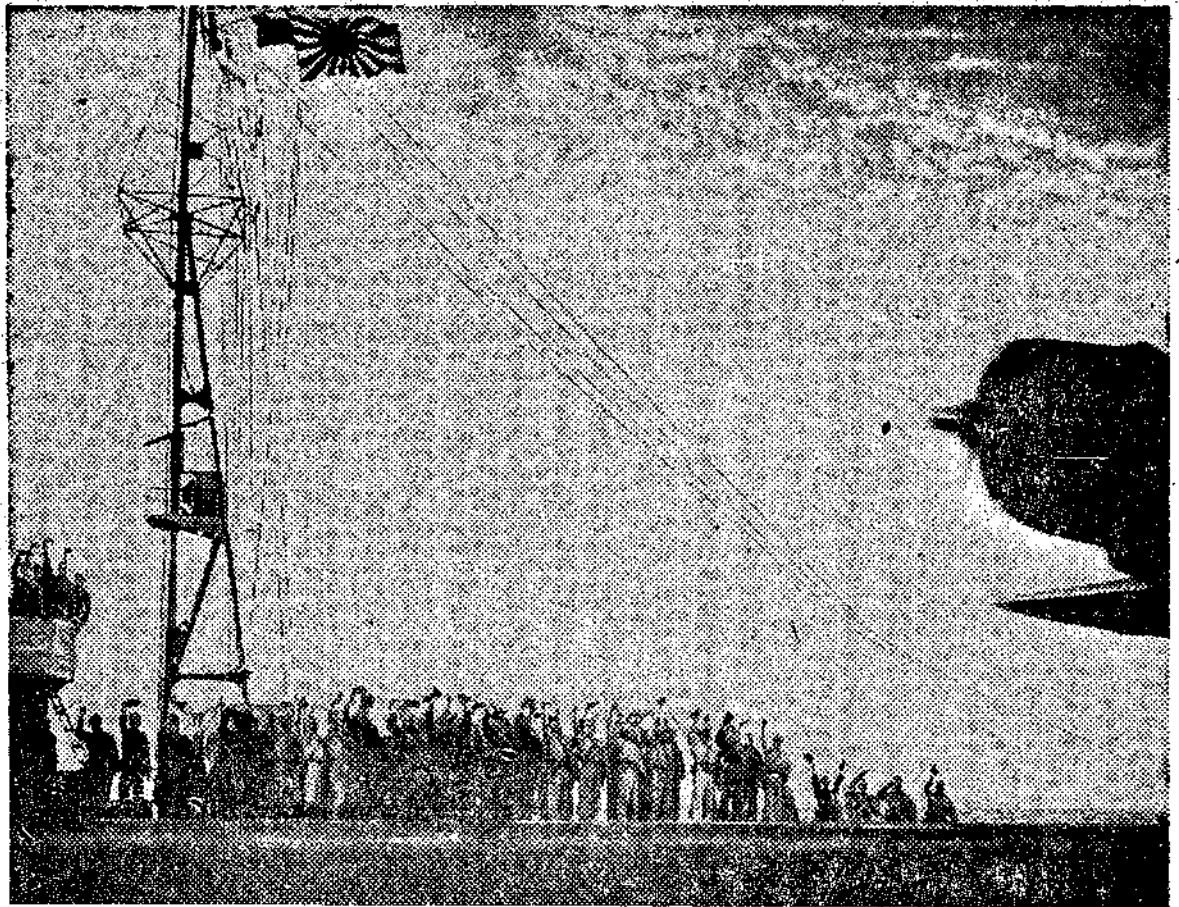
製 造 元
 所 藥 製 村 木 社 會 式 株
 越 坂 郡 穗 赤 縣 庫 兵 本 日 大
 廠 藥 大 球 環 海 上
 路 德 華 西 海 上

大東亞每日

第九卷第十二期
第一百號
(十二月十五日號)
目錄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本刊一百號紀念號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本刊一百號紀念號	2
(地圖) 歐破了美英的包圍陣	3
馬來作戰·菲島作戰	4
緬甸作戰·東印度作戰	5
阿留地安、攻略戰	6
珊瑚海海戰·所羅門海戰	7
冬將軍上臺後的歐洲戰線	10
中國近代元首印象記(2)	11
本刊徵求「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讀者意見」啓事	11
戰時調學法(20)	23
戲園生活實記(3)	34
四十年戲劇生活(一)	37
南方的構想	38
徵文當選小說三篇讀後的私見	16
學藝知識	23
光之子	29
談苦茶庵	30
寂靜的房子	31
新詩	32
連續漫畫	33
吾國與吾民	41
漫畫木刻素描專頁	40
日本美術介紹	42
朝鮮美術(下)	42
連載小說	46
攝愛記(完)	51
編輯家	16
(封面) 滿洲之冬	16
星光	16
松見豐	16
文化短訊	12
散文	12
秋後集(林子)水夜笛(公孫橋)	13
風雨抄(蘇風羽)	15
雨(荷山)白髮吟(張止戈)	15
聞人軼事 薄田泣菫	15
本刊四週年紀念	50
大歐文當選小說	50



作製奇大之面方夷威夏對了功成軍海國帝，曉拂日八月二十年去
巡，隻四艦戰。沈擊隻二艦洋巡，隻五艦戰隊艦洋平太美將計。戰
。滅摧全完力兵空航敵之面方該將並。破中隻六艦洋
(下貨省軍海一形情別送上艦之時夷威夏炸轟發出機日係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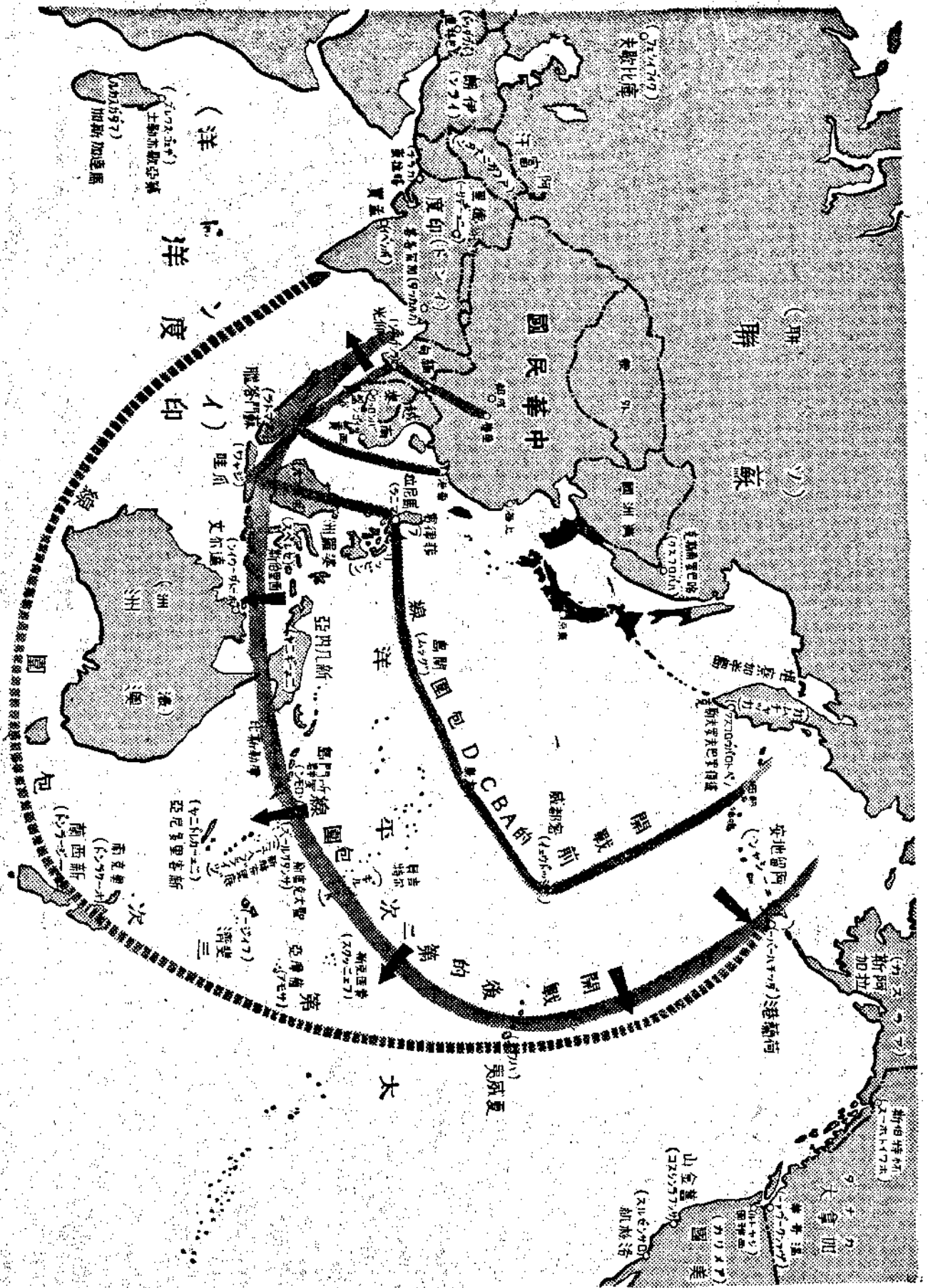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

本刊一百號紀念

這是感激的一年。奉戴大詔滿一週年的這一天，很快地來到了。因為是感激的連續，時日的經過覺得是非常之快的。

「帝國海軍，於本八日拂曉，在西太平洋上，與美英軍進入戰鬥狀態」當時大本營的發表，現在還響在我們的耳間，展在我們的目前。在最初的三個月，到全荷印的降伏為止，海陸各戰線，連戰連勝。更在第二個三個月，至阿留地安征服為止，各地施行戡定戰與出擊戰。並且占領地的軍政亦在那時進行了。這些，都似昨天的事情似地，嶄新地留在我們的記憶裡。戰前敵方高唱着的ABC D包圍陣，這樣的傳只半歲，就寸斷了。美英反而被樞軸軍挾擊着，並且把大西洋劃分了，使他們形成孤立的形勢。可是，在後半年，敵人開始了匪賊般地游擊戰。在太平洋的所羅門，在大西洋的法領北非，溜進來的敵軍——兵士與兵器，有怎樣樣的成果呢，雖然他們有自己的打算，但想以這樣的形勢來與樞軸對抗，真是可笑之極。暫且讓他們想一想吧！開戰一年後，才漸漸地作成了對陣的形勢，那種滿懷着不憤，失敗，懊悔……在他們真是可憐的一年。而在我們，是在「保衛東亞」歷史路上進行的感激連續的一年。可是陶醉於偉大的戰果，和嶄新的記憶的回想裡，那不能不說是危險的事。戰爭是在今後呢！敵人正在拼命地爭取反擊的立腳點。我們與其回顧以往，勿寧多展望此前方，較為必要。當此再度逢迎的十二月八日，我們將那天的感激重溫一下，同時要放開眼睛，正視着世界的現狀，拋開一切的假胃，真正來建設堅強的未來，以完成這世界史上空前大轉換的任務。這一年間，我們的收穫，實是很大。可是從全體的體勢上看來，那不過才是得到了對美英的勢力均衡的基礎，確保了堪能長期戰的資源，具備了不敗的戰略地理上的條件吧了。如果要徹底的把美英擊碎，使他們放棄了抵抗，還須下更大的努力。美英確是不可侮的大敵。可是我們的祖先對於強敵的敵人常是欣喜的，因為敵人強大，才能給我們以勇氣。計算着兵士，兵器的數目而來決定勝負的事，在我們的歷史上是找不到的。基於必勝的信念，高昂地發揮了精神與物質的力量，才是打開任何難局的大道。我們回顧着這一年，不禁對在前線以一死來造成這歷史上空前的大東亞輝煌建設的諸勇士之英靈，獻以無限的感謝。同時，迎到了一百號的「華文大阪每日」的本刊同人等，亦默々地挺身，奮為保衛東亞的文化向上，捧獻一切，向最後的勝利途上，勇往邁進。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 英的包圍陣





一年的回顧

馬來作戰

▼十二月十日，日海軍航空部隊擊沈英東洋艦隊主力戰艦里布新號及威爾斯親王號。

▼二月九日，日陸軍部隊渡過柔佛海峽。

▼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要塞敵軍，無條件降伏。

照片左係馬來海戰英里布新號及威爾斯親王號之末期（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上為英馬來軍最高指揮官蒙白廣來降時情形（陸軍省檢閱濟）。

大 東 亞 戰 事 紀 實

一年的回顧

菲島作戰

▼十二月九日，帝國陸軍部隊，菲島上陸作戰成功。

▼一月二日，陸軍部隊將菲島首都馬尼刺完全占領。

▼四月十三日，巴達安半島完全佔領。

▼五月五日，對科勒吉特爾島要塞敢行上陸，完全佔領。

照片上係科勒吉特爾島之敵軍要塞砲（陸軍省檢閱濟）。下係進駐馬尼刺之日軍鐵牛部隊（陸軍省許可濟）。



一年的回顧

緬甸作戰

- ▼一月卅一日，緬甸方面陸軍部隊完全占領臘開門。
- ▼三月八日，緬甸首都仰光完全占領。
- ▼三月廿五日，海軍艦隊溯航伊洛瓦底江，炮擊仰光。
- ▼五月一日，完全占領緬甸北部要衝之曼德勒。



(濟開檢省軍陸)士勇日之中進猛甸緬在



(濟開檢省軍陸)歲萬呼三前府督總光仰在軍日



(濟開檢省軍陸)軍日之境國緬印於擊進

一年的回顧

東印度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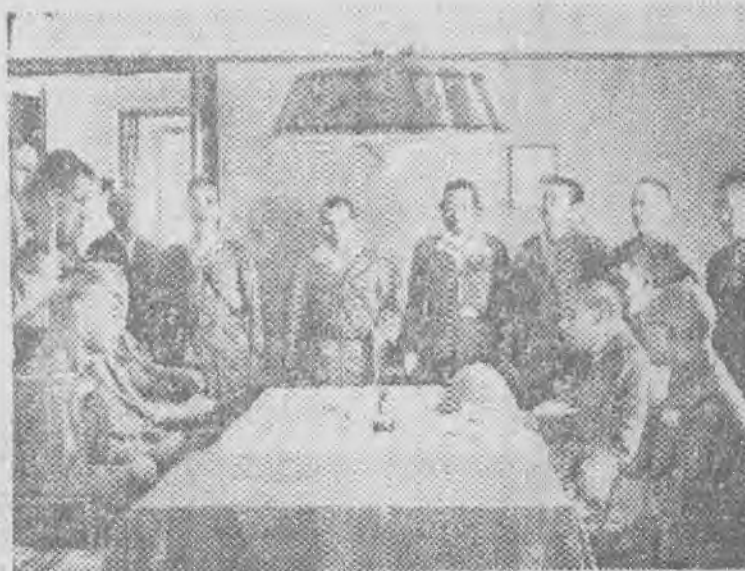
- ▼十二月十六日，陸海軍部隊在英領婆羅洲趨前上陸。
- ▼一月十一日，海軍落下傘部隊，參加西里伯斯島美標多攻略，取得極大之戰果。
- ▼二月十四日，陸軍落下傘部隊在蘇門答臘島巴爾勞，奇襲降下，占領飛機場及其他要地。
- ▼三月一日，由爪哇島東部，中部，西部各方面上陸。
- ▼三月五日，爪哇首都巴達維亞，完全占領。



陸上前敵島那圖那洲羅婆陸日 (號一七五場濟可許名軍海)



(供提部本空航軍陸)旁隣巴製急隊部傘下落軍陸



(濟開檢省軍陸)議會戰停伏降軍敵哇爪

大 東 亞 戰 爭 一 週 年

一年的回顧

阿留地安攻略戰

▼日軍東太平洋新作戰——強襲阿留地安群島，密都威島。六月七日，在阿留地安群島作戰中之陸海軍，占領其斯加島。

▼同月八日奪獲占領距圖島。
照片上係阿留地安大雪原上前進之陸軍部隊（陸軍省提供）。左係進擊於○○島海軍上陸部隊（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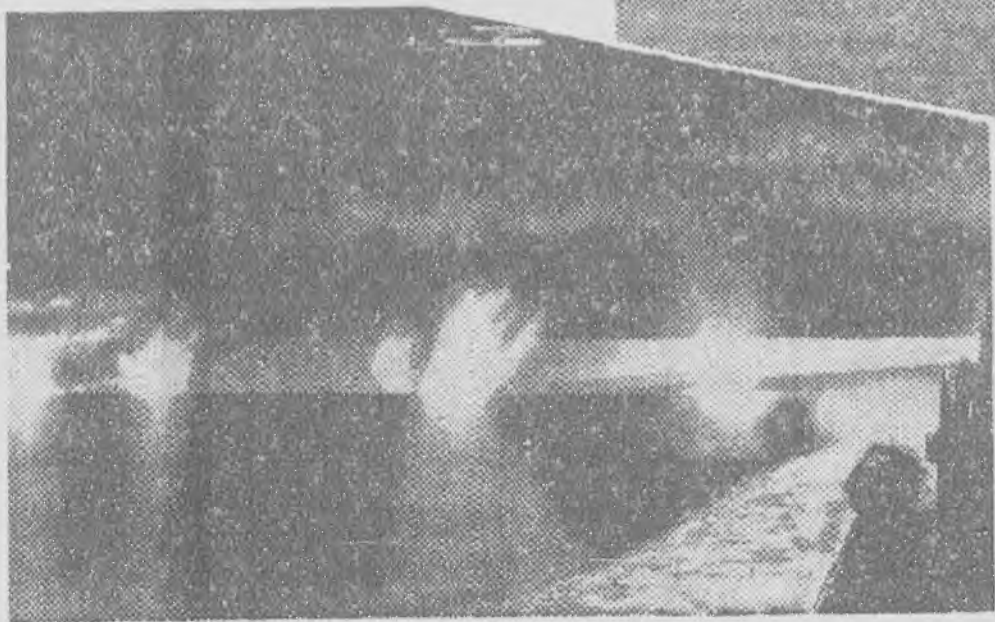


一年的回顧

珊瑚海海戰 所羅門海戰

▼五月七日八日，帝國海軍在珊瑚海，對美英聯合艦隊加以攻擊，擊沈美戰艦加利福尼亞號一隻，美空母撒拉脫加號，育克坦號二隻。

▼八月七日以來，日海軍在所羅門群島



方面，擊滅美英艦隊，擊沈敵艦廿五隻。

▼八月廿七日在所羅門海域，捕捉敵美英增援艦隊，舉得極大戰果。
照片上係南太平洋海戰，下係所羅門夜戰。

——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

冬將軍上臺後的歐洲戰線

楠山
義太郎

隨着季節變動的戰線

世界的戰場，在現在，主要的是在四個地方舉行的。一是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大東亞戰爭，一是在東部歐洲的德蘇戰爭，一是在西部歐洲的德英戰爭，另外一個便是由地中海至阿非利加舉行的世上所謂的北非戰線。另外雖尚有幾個小的遊擊戰場，但，大體在地域上看來，可以把上述的四個地方看作是主要的戰場。這四個地方都是在全局面勝敗的最終的決定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可是把這些由性質上看來，亦不是不能分做以日本為中心的太平洋戰爭與圍繞德意的歐美戰爭的兩大區分來。但，本文因題目是冬天之歐洲戰線，所以只限定於以這大的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的歐洲為主要戰場的歐美戰爭。

由來，歐洲戰爭，從季節上看來，以德意志的春季攻勢之開始為中軸的自晚春初夏至晚秋初冬的夏之戰爭，最為可觀，一近後半年的以多為中心的季節，那亦可以說是準備期間，像多日變化的傾向很強。以這來與大東亞戰爭，自去年十二月八日開始，在冬期間裡奪得了非常的成績來對比，那興味不

今年，冬將軍又已經上臺了。

冬將軍本是蘇聯冬天的別名。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拿破崙的俄國遠征軍，散散了哥薩克兵，以破竹之勢，突入了莫斯科，但是不能忍耐那突如其來變化的俄國的積雪和寒冷——那像是將軍似的在幫助着敵軍的寒冷，於是在一個月以後的十月十九日，就不得已地退却下來了，以這史實為始，以來蘇聯的冬季戰的困難是有名的了。去年六月，德蘇開戰的時候，英美就恃着這「冬將軍」來激勵蘇聯，蘇聯自身亦頑強地抗戰了，結果德軍遂不得已一時地後退若干。

今年，冬將軍又已經上臺了。冬將軍上臺之後的德蘇戰線，將是怎樣呢？冬將軍上臺之後的歐洲戰線，將是怎樣呢？在本文裡就是解釋着這些點。(編者)

少。

稍微把過去來看一下，歐洲戰爭勃發當初的一九三九年，可以說先只是終始於波蘭戰爭的。在八月下旬，德國開始侵入波蘭，僅數週間就肅清了，其後就沒有什麼變化。英法兩國雖於九月三日布告了對德宣戰，但那不過是空聲，真正的戰爭一點亦沒有起來。

可是，隨着那整年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來臨，俄然，德國自丹麥一直出至諾威，且立刻轉鋒來侵略比荷了。在這裡才開始有了德國對英法的強國夥伴的直接戰爭，但在六月十三日，巴黎開城，英國在敦刻爾克的一戰，就不得不放棄了在大陸的最後的基地了。實在，在德國是絢爛多彩的夏季。雖有了這樣

的大戰果，但之後亦隨着冬之來，實戰落影，徒不過生着英本土上陸作戰的傳說，以及巴爾幹攻略的下馬評。

可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與一陽來復之季相隨，南斯拉夫，希臘的攻略戰就起來了，更於六月廿二日，德蘇開戰了，如入無人之境地，德軍迫到了首都莫斯科。如列寧格勒，據傳完全餘命已無幾許。但，冬天一來，呈現過有史以來的激戰的德蘇戰線，完全陷於膠着狀態。像這樣的，實在戰爭被季節支配着的場合是很多的。其次，一到一九四二年，即到了本年的夏天，德蘇戰爭再度現出了絢爛華彩的場面。南部俄境塞巴斯托波爾之陷落，及伏爾加河畔要衝史太林

格勒之攻防戰等，都使全世界手握一把冷汗。

這是迄至今日的，由季節上看來的歐洲戰爭之概略。而且，本年度的冬天已是來了。德蘇戰爭之主要戰場的高加索，亦似已下了幾次白雪。在蘇聯方面，是看作如冬將軍之再度的來援的。伏爾加河完全冰凍的話，那與這同時，可以看看：大體本年度的德蘇之戰再陷於休止的狀態裡。德蘇戰爭，到底要有幾回激戰才算最後吧，這是不許筆者豫斷的，但第一回戰與第二回戰，雖也許都沒有如豫定那樣地成功，但德國的勝戰，那是不錯的。而且在同時還是，就只二回大戰是不能決定最後的勝負，隨着冬天的到來，亦要放置起來，來越過到來年，這是沒有疑問的餘地了吧。然則，歐洲戰爭今年是否亦以德蘇戰爭膠着狀態，這一冬天，亦如例年地就無為地終了了嗎？對這質問，如前面所述的，歐洲戰爭不僅只是德蘇戰線，在西部還有德英戰線，在南方還有北非戰線，因此，要來述及到這一方面的情勢。

德英戰的新展開

西部戰線的德英之爭，大體論來，是可以說是英國不能與德相敵的情勢。大陸遠征軍從敦刻爾克逃歸以後，英本土的防備尚且感到了危險。以北法第厄普港上陸作戰為最後的，且六回的在西部戰場上之第二戰線的結成企圖，完全失敗了。在歐洲大陸上，德國的陸上防備，是近於完備的。尤其是在被認為危險的海岸區域，法國移以會誇為金城鐵

變的馬奇諾陣線的緊要設備，使英國兵一步亦不能近來。在同時，並且還是在德國亦不容易夢想來攻略英本國的情形之下。這主要就是因爲德英兩國海軍兵力之差在霄淵呢，可是在空軍看來，亦應該考慮到最近英國之生產力的增加，及由於美國的援助，德英兩國之勢力漸次接近了。尤其是德國對德蘇聯上注以主力，把空軍兵力之大部分，分在東部戰場，因此，飛機，在西部戰線的空中攻防戰，最近，可以說英國方面是攻勢的吧。但是，這不僅是單想衝潰德國之虛而來乘火打劫的戰略，而亦是對蘇聯首相史太林的尙且包含有脅迫意味（暗示肅然即對德單獨講和之意的外交）的第二戰線設置要求的辯解，我們可以看作那是在拼拚相當大的犧牲，在作無理的作戰。雖亦有所謂空中第二戰線等的宣傳，但實質上，僅空襲作戰，如史太林所希望的使在東部的德國大軍移赴西部那標的大牽制，當然是不能，何況德國國民之戰意喪失，能成爲問題，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可是，對於那以數百架的大編隊（英國說在一千架以上，且發表過最多的場合達一千四百架），來轟炸科隆以及其他的在文化上看來是由緒之地的英國，德國報復之決意，由希特勒總統親口公表了，以後就等待德蘇聯的膠着期間，以其餘力來作大規模的空襲英國——這是我們可以這樣觀察的。

非洲第二戰線與英國的心底

可是，冬天的主要戰場，怎麼說來，亦要以北非爲中心的從地中海一直到西非的阿非利加戰爭吧！亦與前面稍微提到過的第二戰線相關聯，在英美方面，已是流布了以北非之戰場作爲第二戰線的牽強附會之說。可是，這至少在迄今現在，英美流的說辭的檢討不提，只率直地看來，在史太林所希望的德軍東部派遣軍之牽制上，一點亦沒有用處。那理由，就是英美在北非，從來與東部戰線完全沒有關係，並且，雖在戰局上是極其迂迴曲折，但大體只是致力於防禦，撤退到埃爾阿拉梅因地區。因此，在德國，一點亦沒有對東部戰線分來軍隊的必要。故與對德空中戰是同樣，北非戰線在迄今今日的以前，由第二戰線本來的意義看來，連那代用品都趕不上，亦不過是似是而非的東西。可是，想到了那將來的發展性也不能說不帶第二戰線的色彩的。但那如果看做是英美兩國對蘇聯的由爲盟邦的好意而發的作戰計劃，那是英美方面的道義性的過於重觀，說實在的話，那不過是由於英美兩國所企圖的盎格羅撒克遜帝國的維持上不可缺的見地，才把主力注於這方面的。

大的後顧之憂，在東部方面，只要在占領地域的建設方面注力就好了。因爲在右述的二件事務之下，所以阿非利加方面，這一冬天，將成爲世界注視之的，那樣地變成戰場化。因此把這與史太林希望的第三戰線相結，在理論上是勉強的。可是，爲什麼英美重顧沙漠似的阿非利加呢，那原因之一雖是由於沒有能多少許些優勢場所的窮境而起的，但不僅是由於那種虛榮的名譽心，而是畏懼着如果幹不好，且有決定英帝國命運的蘇伊士運河之喪失的危險。因此迫來了必死守備的必要。實在，在英美方面，尤其是英國，這一冬天，不能像例年那樣地無事就終了。

據前面所說的，德蘇戰線的膠着，那之後將怎樣呢？如希特勒所說的，德國對多準備已是充分地完成。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在冬季對蘇聯的徹底的對策方策，就是意味着不踏前年之舊轍。另外一個，就是意味着把大軍移送到西部或南部來轉向對英作戰。可是後者的觀測在理論上較爲可信，恐怕德國的作戰，東部戰線，在實戰上是移之於現狀維持的陣地戰，在蘇聯領的占領地帶，尤其是對於在烏克蘭的穀類，在北部高加索的石油等，大體爲達至資源獲得戰爭的目的，在那裡移至建設工作，以整備長期戰不敗的態勢。那樣可以有着相當的兵力的餘裕。把這餘剩的兵來用在什麼地方呢，像前面亦會說過的，用在英本土方面，那是勉強的作戰，因此在這一方面，還是讓牠來空中戰及潛水

北非戰線是這冬季的大舞臺

繼續着敗戰的英美，現在還墨語着最後的勝利，其理由之一，就是在於把德意兩國封鎖在歐洲大陸，把日本封鎖在太平洋內，遮斷了這東西兩極軸國家間的連絡的一點上。但如果德軍南下成功了，與日本的印度洋作戰相呼應，在西印度洋及紅海裡日德意三國連絡完成的話，那英美的空念佛的最後的勝利論，不免有着重大的破綻。這由英美流的觀察來說，日德意三國之海上連絡，德國不足的南洋產的錫、橡皮和日本必要的德國製的精密機械類等可以來交換，這不僅是樞軸方面的絕對不敗的態勢完成，而且如果失去了地中海，蘇伊士，紅海，印度洋的制海權，



那英帝國就完全進入了敗亡的事態裡，想像到了這些，所以現在像個跟起了火似地慌忙了，這亦是合理的，這就是英美兩國躍起併命於沙漠地帶的非洲經略的所以。那結果就是不知冬天的非洲，在歐洲冬天裡，將成爲大舞臺。對這，英美方面是付以相當的犧牲的。如史太林希望着的在歐洲大陸第二戰線之結成，因這而有二件事情發生，那尙是淺

薄的同盟關係的英蘇關係，不得不更加一層感情上的冷卻。更與在非洲有着很多殖民地的法國之關係，其惡化是不可避免的。不顧於這些犧牲，專念於非洲經略的英美方面的作戰，是怎樣的呢？

這中心點是在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尤其是置重點於蘇伊士運河上，那是不待言說的。亦可說是那兩翼的，是在東面的馬達加斯加

島，西面是從西非利比亞至西埃及，關奧耐，一直至達喀爾，風雲正急。馬達加斯加島雖亦是防備日本的印度洋作戰，但在地中海通過困難的今日，這亦是繞着南非的英國對印連路上不可缺少的要點。這本來是法國的領土，因此這不法占領在法國是不可拭去的侮辱。在西非方面，美國軍在利比亞上陸了。英國在佛利敦亦增強了相當的兵力。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第一，在常識上想來是確保南大西洋之通商。第二，較那更重觀的，是對通着西非，北非，西亞的非洲橫斷的空陸兩路之整備確保。由於這，西亞之守護，北非之戰線都可導入有利。那如果不與法領西非的達喀爾——與南美的交通的要衝——擺手，那不能說是完全的。德法的關係，像現在的那樣，英美隨便的利用法領達喀爾，是不可能的。現在風雲正在告急。英美亦不能把達喀爾看作像第二馬達加斯加島那樣地容易。雖然說取戰法國，但是那決意是確固的。可是，要之，西非不是英美抱着的太大的非洲經略之中心地。北非依然不變地是其中心地。可是，在這北非，在本年的夏天至秋天，被德將倫曼爾軍追逐出去的英軍那伊兒軍的首將奧金蘭克，退到了埃爾阿拉梅因地區。在這裡休息了一下。退下來的英軍，不僅得到由西非方面的第九軍的援助，且還將指揮官換了距離山大，有着那樣的新陣容，更仰着英國送來相當的兵力及武器的援

助。美國本年度的陸軍養成，由三百六十萬的預定，變更爲四百五十萬。其中將多少派遣到海外呢，頗受各方面的注意。然而而在最近，陸軍總司令的馮威爾將軍給海軍軍令部長欽格的公開狀裡，據說是八十萬。其中派遣到北非去的，雖是其一部分，但不免是最重要的的一部分。

這樣整備了的英軍，一入了初冬，就對德反攻了。可是在海岸線與加答拉濕地帶之間的幅度僅六十基羅的兩軍對峙的場所，德軍數設了地雷原。因此，英國戰車軍所受到的損害不少。這樣的勝敗之前途難測的相當熱關的北非攻防戰就展開了。兩軍合起來有幾十萬，亦許已超過了百萬。在這北非的戰爭裡，英軍的反擊，意外的力弱，其原因之一，就是據傳主力部隊英國第八軍的構成分子如下：就是印度兵占着四成三分的多數，澳洲兵占二成，新西蘭兵占一成，南非兵占一成，希臘和德戈爾兵占七分，最主要的英兵僅不過占着一成。尤其是在那最前線，備着危險的是印度兵。這樣的在阿拉梅因的反攻裡，印度兵就有着重傷傷八千，而英國兵在後方悠閒着。如果這種報道是正確的話，那美國兵亦許來擔當第二陣。在這邊，把德國與英美兩軍比較の場合，僅兵數是難論優劣的。因此在寂寥的冬之歐洲戰裡，北非的戰況成爲興味的中心，其理由就在這裡。

(筆者係東日副主筆)

中國近代元首印象記

②

江九虎

孫中山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國父孫中山先生，余自戊戌政變，聞其名而傾其人。前清官報，其名字為汝，因舊例對死罪者名字，輒加偏旁以別之。幸匪亂後，余游東京，宣統初元，余遊歐陸，聞先生亦適在彼間，方發起同盟會，而余均未得一見。宣統二年冬季，余丁外艱，自比國回，因在杭垣演說社會主義，一時朝野注目為革命黨人，但余實未參加任何組織，並未一識先生，惟從吳稚暉張溥泉諸君側聞一二緒論而已。辛亥事起，先生自美返滬，余以中國社會黨代表資格，歡迎先生於輪步，僅一捧手，未遑接談，嗣於法租界尚賢堂李桂秋師席上，始得略交換意見。先生身裁不高，面目沈毅，語帶粵腔，談論時間用英語名詞，意氣極殷殷懇懇。初見即謂余曰：余（先生自稱）實一社會主義者，特不居社會黨之名耳。因垂詢黨綱及規制甚詳，頗多指導糾正之處。旋派人來答拜，鄭重致聯絡之意，并准同盟會人加入社會黨為黨員焉。



孫中山先生

革命，實為反對與漢滿滿之說，陳英士君頗不諒解，京滬黨人多有激烈攻擊者，先生却大度包荒之。對於社會主義學說，先生初雖余有無政府傾向，但余亦同時備受無政府黨人之指斥，曾屢著論自辨，與右派宋漁父左派劉師復雙方筆戰。先生幸不我遺棄，常勸余多讀單一地稅及費邊社刊物，後來余之斷然擺脫個人無政府主義，及毅然拒絕第三國際之共產主義，蓋受先生之影響不鮮也。

先生第一次向中國民衆作公開之學術演說，實在民國元年卸任臨時大總統由京赴滬之時，余以社會黨名義，發起假上海大戲院（天蟾舞臺之前身）邀請先生講社會主義，接連三日。猶憶每日下午親往先生寓所迎候，先生偕宋露齡女士（時為先生秘書）與余同車蒞止，全場歡呼，萬頭攢動，每次均講至兩小時以上，由社會黨秘書徐安真君筆記（今被探入國父遺教中），余忝為主席，當於講前後，申述其大義，

亦偶有異同，曾出單行本，就先生修正之，先生不以爲怪也。

宋案發後，輿論激昂，余曾通電全國，一方請項城引嫌辭職，聽候特別裁判，一方請四督罷兵回防停止二次革命，因之雙方皆以余爲攻擊之目標。追項城明令以武力解散社會黨，捕殺余秘書陳翼龍君，時先生早已去國，余亦由滬租界趁日郵船赴美，途中專訪先生於東京頭山瀨邸。先生款款留飯，並作書致哲生公子，屬爲招待，繼哲生夫婦及其妹名婉者，皆留學美西之加州，後余極蒙其照料。哲生方在加州大學第二年級，爲一模範學生，其夫人鄭氏亦勤儉持家，婉女士則甫十六七齡，猶肄業中學，活潑有天趣，余傲居附近，常朝夕過從，一年以後，哲生轉學美東，挈眷而去，乃不恒通訊矣。

余與先生深談，乃在民國九年廣州之總裁時代。余歸自新大陸，擬游歷蘇俄，徐東海方在北京任大總統，余年丈也，靳齊青總理內閣，聘余爲國務院顧問，而陰實監視其行動。先生再致書，招余南游，余知有偵察告密者，禍發且不測，乃直復書先生，願往廣州講學，而不欲涉政事，先生復電促行，余則自持先生函電通告東海，以示無他，東

海許諾，屬新無阻，乃得成行。船抵廣州，先生特派秘書長馬君武來迎，館之新亞大酒店，先生告余，此店建築供張，當時實居全亞第一。余偕內子盧毓雲氏同行，盧固美備，祖籍新會，操粵方言，翌晨同謁先生及宋慶齡夫人，並見美齡女士，婉女公子，談話甚歡，其後先生又招飲一次，並囑馬君武及哲生公子代表在東園酒家盛筵公宴一次，粵中黨軍政學各界領袖作陪，君武席間出國民黨證書，並拉徐季龍君兩人爲作保證，要余簽名入黨，余婉謝之，蓋知其非出先生意也。

當時先生招余南游，禮意非常優渥，屬望亦非常殷勤。蓋先生在廣州，內苦澳粵軍之牽制，外受英帝國之壓迫，甚欲接近蘇俄，別開一新出路。余留粵十日，先生屢以車送談，談輒互數小時，爲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並手繪圖表甚詳，又懇談俄後對俄關係之重大，隱有屬余先驅聯絡之意，惟余以赴俄尚係客觀觀察性質，究不知共產黨真相如何。不敢輕易接受委託，恐誤先生知人之明，重負先生信任之雅。且余非國民黨人，與先生過去關係尚淺，尤不欲使左右疑余有何野心。故預定小住十日，公開講學五次，事畢，即辭別北上，先生臨歧餞贈，致隆珍重，但余自覺愧對先生，至今猶引疚不已。余去粵未久，先生即前後派張秋白陳獨秀廖仲愷蔣介石赴俄，而時局爲之一變，當聯俄容

共政策確立時，余已自歐陸航海歸來，上書先生，力持異議，願無及矣。

其後陳葉叛變，先生又返滬寓，余會一再訪問，先生毫不介意，談洽如在粵時，惟長談機會已不可多得。一日余在康南海處午餐，南海贈以所著孟子微禮運註，飯後詣先生，先生問及，余以實對，先生笑曰：余亦留君在此便餐，且亦有書相贈也。因備兩人食具，并檢建國方略一册畀余。再後段合肥執政，召集善後會議，先生北上，余亦出席，謁先生於鐵獅子胡同旅邸，先生已病，匆匆一面，遂成永訣。中央公國公奠時，余率挽聯曰：「成敗何足論？民國開山，一生事業在革命。榮哀誰與比？列寧陣亡，天下英雄惟使君。」一時感慨之詞，不足贊揚先生功德於萬一，亦不足表示余敬悼之忱於萬一也。

先生歿後數年，余自港澳游中山，訪先生故鄉翠亨（疑是坑字之訛），山水清奇，竹木蔥鬱，老屋一所，小樓三楹，堂中供先生及其兄眉公遺像，先生胞姊年七十餘，寄居於此，親自導觀樓上下各室，指示先生誕生及幼讀處。門前有井，後有菜圃，鄉村風味，古樸依然，彷彿重游華盛頓故居也。哲生公子別於附近，自起大廈，肯堂肯構，輪焉奐焉，又創設師範學校，規模尤爲宏遠，君子遵澤孔長，澤國亦以澤家，固將垂之百世者也。

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在今日雖已不算新鮮的名詞，但它在我們的文史上却仍然佔着一頁空白，事變以前，曾經被提倡過一時，然終於未見其成長。每一種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固然和它的時代，歷史，生存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但也由於文學工作者對它的認識與工作熱情的程度。「報告文學」之未能成長，多半還是因為於後者，所以它在冷漠的氛圍裡不能夠適宜的生存。

在目前戰後的大陸各地，舊的方在被拋棄新的有待於生發的動盪變遷的時代。文學工作者們從現實各方面去體驗，各角度去觀察，用純正的態度，忠實的筆觸，描寫出所有的生活實況，該是極有價值而重要的工作。現實供給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和有利的條件，從這裡產出像基希那樣偉大的作品來，我們也不以為是夢想。

本刊向以扶植大陸文壇的繁榮為職志，四年來曾予大陸文化界以多大的貢獻，目下在伴同和運展開的高昂的文運呼聲中，率先提出來這個文學課題，希望各地文學工作的朋友們，群起協力，共同來開發這塊文壇中未開墾的處女地。▼稿長限五千字左右。▼來稿不限日期隨選隨刊。▼來稿寄至大阪本刊編輯部，封面朱書「報告文學應徵」字樣。▼刊載之稿，千字以七圓論酬。

當此事物大轉換的時代變革期中，多采多艱的現實，加給青年們的，是精神和物質雙方面的苦重的負載，在這樣一個時代大洪爐裡熔煉的青年群衆，對於自身那刻在磨礱中生長的現實，一定會繼有大量要吐露的希冀與熱情的心聲，倘如我們不能否認青年是新時代建設的主力軍時，則聽取這些未來社會的主人公們心的呼聲，進而使得他們青春跳躍的生命得到廣大的精神上的結合，未始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青年之聲」徵稿的意圖也即在此。

青年之聲

大陸的青年朋友們！如果你們對東亞，對國家，對社會，乃至對於自己生活的小環境，有所感見，希望或要求等，無分巨細，都可以廣範圍的寫了來，本刊願爲你們向讀者傳達這些真摯的熱情的呼聲。

應徵執筆時，請注意左列事項：

- 一，有時代意義而不違背時局者。
- 一，不尚空論合於實際者。
- 一，稿長限五百字以內，須簡潔明快開陳意見。
- 一，來稿寄大阪本刊編輯部「青年之聲」係。
- 一，來稿不限期日，隨選隨刊。
- 一，一經刊載，免費贈閱本刊一年份。

不斷地改善，本刊就是在爲讀者。華母是讀者的華母，所以編者與讀者之間是應該聯絡合作的。現在我們常設了讀者意見信箱，來徵求讀者之聲。愛護本刊的讀者們，請不管在什麼時候，現在或者將來，把你的希望，坦白地告訴我們。那我們終能力加改善，以至於使本刊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不背違讀者的希望。讀者如果願意使你喜愛的華母，再進一步近乎你的理想的話，就請賜來一明信片。賜答以下的幾個問題：

- ① 你希望讀的東西，是什麼？
- ② 在本刊裡你喜歡看的是什麼，你討厭的是什麼？
- ③ 你希望在本刊裡增添些什麼？減去些什麼？
- ④ 就這期刊本，請來個整個的批評。
- ⑤ 其他的你的意見。

注意：▼爲簡便起見，請用明信片。▼詳註姓名住址。▼請逕寄大阪本刊編輯部「讀者意見」係。（本刊收到後，即奉贈最近期之華每一冊，以表謝意。）

本刊徵求

「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讀者意見」

◆新訂投稿簡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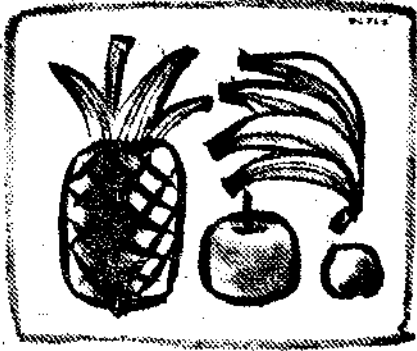
- 一，本刊爲綜合性刊物，絕對公開。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文藝，漫畫，木刻等各部門，均歡迎投稿。
- 二，長短不拘，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一面寫寫標點加於格內。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聲明。
- 四，來稿登載後，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須先徵得本刊同意。
- 五，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請詳細註明原作者姓名，文題，出版日期及地點。
- 六，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刊時可以奉還。
- 七，稿末請詳細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以却辭論。發表時署名聽便。
- 八，來稿刊載後，致贈酬千字六圓。
- 九，來稿請逕寄日本大阪本刊編輯部。並務請註明「原稿」字樣。

但我們打算盡量地刊載，祇要合乎「青年之聲」的條件的話。這要請華北，滿洲在學的學友們協力。▼報告文學，當較別的稿件優先採用。漫畫現在每期增了一頁，歡迎投稿。▼讀者意見，如果能多來一張明信片，則本刊的內容可以與愛讀者理想的距離，更可縮短一點。▼本刊絕對公開，且重親來稿。嗣後投稿，刊載後概致薄酬千字六圓。▼之外，擬附告者，本刊現正籌刊滿洲文藝特輯，翻譯文藝特輯，且擬再發刊華北文藝特輯第二次。想明年一月起當可實現。▼一切，希讀者援助，協力。

華文「大阪每日」編輯部

新訂投稿簡約

徵求讀者意見



◆一九四一年德國的映畫作品「希望音樂會」於月前已在日本上演。這是一部國策宣傳影片，但在藝術上却得到很大的成功。題材是將前線和後方的國民生活的種々實相，以一個愛情的故事為線索，交錯地描繪出來，使戰時德國的姿態立體化的映現給觀衆。該片主題「希望音樂會」原文是Wunsch-Konzert(保自一九三九年起實行的一種戰時社會政策，它不但是前方戰士的慰安，也是前線與後方之間的精神紐帶，為德國戰時娛樂政策中最有效的一種)。

◆又，德國戰時製作影片「美貌之敵」，刻正在日本各地上演，亦頗具藝術價值云。(佚)

◆過去曾達到八萬七千法郎高價之拿破崙一世的書信競賣，現據D.N.B巴黎電傳云，上記之競賣價格，近已低落。按

該書信爲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致「鳩扎」其人者，署名「包拿巴德」係出於拿翁青年時代借其妹愛利斯爾還哥西加時，親筆所書者。

◆日作家火野葦平氏之兵隊三部曲(麥與兵，土與兵，花與兵)，近在緬甸將被翻譯出版。譯者烏拉氏，現居曼德勒，爲季巴耶報及雜誌，小說等出版業之經營者。夫人瑪·阿瑪麗，同爲緬甸文壇之知人。該書係根據英譯本，由烏拉氏夫婦二人共同工作，其麥與兵及土與兵二部已完成云。(不文)

◆日本出版文化協會，已作成本年度上半年之推薦圖書，依全國府縣分的讀書界之統計。該統計內開：售出額——以東京爲最高，佔全額之二成九分七厘。其次爲愛知(八分七厘)，大阪(七分三厘)，兵庫(五分六厘)，京都與靜岡均爲二分三厘。最低係鳥取之三厘，岩手之五厘。以部門分——則軍事物語爲第一，其次政治，小說。專門書售出則以東京第一，占其中之三〇%強。此數字顯示帝都文化之水準。青少年書的售出，以愛知爲最高率，亦即說明傾溢於該縣下勤勞者間的讀書熱。售出額最高的書：第一是德富蘇峰之「宣戰大詔」，其次爲高須芳次郎氏之「宣戰大詔詳解」吉川英治氏之「本國記」。

◆在學國決戰態勢下，日本出版文化協會，爲期國民意識之昂揚，思想戰之強化，其直接所負責任國民文化總力戰之任務，亦愈感重大。本此，除於以前該協會所發刊的機關誌週刊「日本讀書新聞」旬刊「出版文化」之外，更籌畫新發刊「月刊讀書雜誌(假定期)」予定於來春創刊，新誌置重點於書評及讀書研究，調查記事等。執筆陣網羅該協會之文化委員，圖書推薦委員重學界一流耆宿。讀者層以適宜於專門教養，一般，青年，少國民等巨廣範圍的各階層之讀者云。

◆日本文學報國會計劃之事業有十種撰之選定。①大東亞戰記之編纂。②與出版文化協會提攜，將國民文學導人青年讀者層。③獻納「愛國機文學者號」。又該會由情報局，大政翼贊會後援，並本社協力之下，將全歌壇總動員，選定「愛國百人一首」已完成。於月前由情報局發表。

◆日本「與進造型文化聯盟」新發展後，近與「日本工藝美術作家協會」合作，收集工藝美術品，日本建築精粹品，及生活工藝品等總數達一千五百件。預定自明春三月起在北京，南京，上海三地展覽，展覽後將寄贈與中華之公共團體云。

◆日音樂文化協會副會長山田耕筰氏，借伊藤武雄及歌手辻輝子等於十一月十五日出發，赴滿洲，華北，華中作音樂視察，並於十二月八日，在上海，率上海交響樂團，舉行大演奏會。

◆東映映畫會社決定將跡目治大正昭和三代之驚壇巨匠故竹內栖鳳氏之生涯電影化，作爲情報局之國民電影作品之一。該片取材於栖鳳氏之嗣子逸氏之著作「栖鳳閑話」。

◆滿洲州拜克夫翁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來東京之機會，「我們的朋友們」的出版之許可已獲得。此「我們的朋友們」是與「偉大之王」，「動搖的密林」，合而成爲拜克夫動物自然文學之三部份。譯者係在哈爾濱之香川重信氏，現已完全譯成。該書定於明春於日本出版。「我們的朋友們」裡登場者，有依體之地神的野鼠，野生的小鹿，名叫西伯利亞太郎的狗。這裡更展開着愉快的拜克夫的世界。(子思)

◆日本洋學家加藤靜見君，十一月二十七日病逝於東京，享年五十六歲。按氏爲風光會會員並愛知社同人，文展無鑑查入選之知名畫家云。

◆與軍事，經濟建設相輔而行的海南島的文化建設，爲期其活動的展開。於十二月七日在日

本陸海軍及大東亞省指導監督之下，已成立「海南文化協會」云。(白)

◆女作家們的消息——

①冰心隨其外子吳文藻教授留居昆明，吳先生現任雲南大學法學院院長。冰心身體素弱，近日殊甚憔悴。②馮沅君(陸侃如夫人)刻仍留北京，事變時曾被盜劫，損失爲燕京大學各教授中最大者，頗受虛驚。③陳衡哲刻在重慶，度其整婦生活。④丁玲在延安領導婦女運動。⑤鳳子一度赴港，刻仍留昆明，偶亦演戲，惟中央日報之副刊已不再由彼負責。⑥白薇飄泊天涯，貧病交迫，或言彼住居青島，或又言在天津，行踪不明。⑦冰瑩又在陝甘一帶做女兵了，又有女兵日記發表，林語堂擬爲之譯成英文云。(周)

◆華北作家協會所派遺之視察各地治運之六作家，其手記於十二月號之北京各雜誌中發表。

◆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大陸代表一行，歸途於旅滿途次，由滿洲康德新聞社招待，舉行軍中座談會。華，蒙，滿各地代表均披瀝意見，其座談錄於滿洲各大報紙分別刊載。

◆又，對出席該大會之滿洲國代表，曾於月前由文藝家協會在新京開歡迎會，全滿洲各地文筆者均有代表出席參加。此外並於京，奉兩地舉行報告會及座談會云。(胡)

文化狂風

秋窗集

林子

朝

有人來自遠方，任朝露在鬢角結了水晶的珠子，黃土飽滿了布靴，環繞山之側，投身到這古老的廟宇。這裡有泥著的斷瓦頹垣，傾訴給你的，是它冷清的景象，和被歲月剝削的痕跡，獲了顏色的赤樑朱棟，在抱怨遺了遺棄，有著莊嚴廣大妙身的三千比丘的首領，約已有些年代得不到信士弟子香花供奉，而同來領受凄風冷雨之苦，連這些泥胎木偶也不禁回憶往昔的榮耀，竟使他們個個垂首浩嘆呢！

相傳這裡原有個守廟的僧人，但是因爲處地偏僻，常年得不到施主的佈捨，也使這方外人擔憂了俗世的生活問題，遂蓄了髮，開了戒，改裝作了戎馬之士，隨着戰爭去了。

供桌上的燭臺香爐，早爲夜盜擄去。佛法無邊，竟連這切身之痛都放任不管，而使自己永遠得不到祭祀，我願替那焚香膜拜的信徒可憐，不知神是否還有感威顧及人間的疾病禍福。

在殘燼的香烟繚繞中，只餘下我這孤獨的遊客，看着那進香人的後影，在曲迴的山路中消失了，我不禁有些悵惘，又替自己哀憐，說他愚昧麼？但他却有自己的信仰，他的願望又那麼易於滿足。像我，這種半愚半智的人，倒真的有無窮苦痛呢！我沒有堅定的信仰，猶如我沒有崇拜的對象，而我的願望如夢一般的幻想，是如何難於實現呢！我恨我自己不是個鄉間憨樸之客，却又有着不能解脫的心情，唯有消極地任悲哀漫長罷！

墓

落日正黃昏，淺淡的殘陽帶有深秋的淒涼，撒在白色的小墓碑上。這裡有着白色的記憶，却如同沒有人踏過的荒野一樣地被人忘掉了。

……某個嗜睡之士，讀着過多，而偏不能解脫，夏季裏水聲一緣於探野，獨居其中，因頗厭人世的險詐，乃與世隔絕。

到後來又因感於孤獨寂寞，復欲接近俗世。不過；你知道讀書人多麼頑固呢！據聞最後自縊樹上，不知是爲寂寞所傷害呢？也許不儘是這單純的原故。然而我想起深山絕食的伯夷叔齊，歌直與氣節常會使人不能轉圖，正不知有多少古人爲此所累呢！

一次，和一個朋友作郊外之遊，從某處公墓經過。愛其綠蔭蒼翠，朝露清芬，兩人就茫然走進去，裡面極幽靜，沒有一絲氣息，多少寂寞孤獨，長眠在荒塚裡，受着清風明月的憑弔，而今朝却有我們兩個陌生客來此徘徊，一個白色的墓碑奇突地矗立在朝陽裡，如向我們招喚，當我們慢步踱去，視線和那幾行字跡接觸時，頓使我感覺出異樣的辛酸，在這白色的石碑上鑿印着兩個人的照片，左右題字兩行，詞是這樣的：「與卿恩愛共生死，自從人間到黃泉」僅這寥寥十數字，已如向你伸說一片淒涼纏綿的故事，我們固不必追究事實的真像，大可琢磨出它的輪廓了。

世間最偉大的該是愛了！爲了至高無上的愛，什麼都可以犧牲；然而我總懷疑，碧落黃泉，是否仍可互相聚首？兩個故事都是同樣的痴情，也都有着同樣的悲哀，但是長眠在墓碑下的幽靈，是在忍受着不可消除的寂寞！放下筆，我不禁無然。

一九四二，秋夜，在天津。

水夜笛

公孫燕

從前巡遊在夜汐方遠的沙岸，常常有個不可及的遐思，我想；水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爲什麼總這樣無窮無盡的流着。並且；什麼時候我才能證實了橫海揚帆的遠夢呢。我不是瀟水長大的，可是對於水；有着不可言喻的親切。

月亮在和海一樣盪盪長天上徘徊着，我的靈魂長上翅膀飛啦。我把自己比作懸掛太空的明鏡，偷偷去窺探許許多多人世間的詭譎；高牆之內的，茅屋裡的，繁華城市和偏僻村園的；我只那麼願意以頂淘氣的眼，像在夾竹桃上發現一隻確確綽綽的，那時我還沒有學會去念「月亮彎彎照九州，幾

家歡樂幾家愁」哩。

設若逢上了陰暗的夜晚，小小心靈會感到淡然哀愁；我恨那種埋沒了一切的幽靜，什麼也看不見宇宙變成漆黑一團，遂將雙手遮住了眼，匍匐牀上，一些和天色相同陰影影子，會無聲的，悄悄的爬上寂寞心頭來。自己問，這別又是受懲罰了吧；我永遠忘不了當打碎父親的一個心愛茶杯，客廳擺飾的紫紅古瓶，或擲出小石塊不經心把門外孩子的腦瓜打破，照例的一頓毒打挨過後，又被罰到一間總沒有人住的空洞昏沉小屋裏，一天或兩天。那個沒有窗子的牢籠，我於黑暗中又加雜恐怖；幼小之靈呵，怎樣去磨消不分晝夜的黑暗呢；我驚喘，跳叫，低泣，咒語；四壁無聲，又有誰聽得見，直待疲乏把我拖入更可怕的夢境。記得由於這種實備陶成我格外怕嚇嚇而來的夜；平日糾纏那些不耐煩的僕介們講故事，聽他們杜撰的無稽鬼怪傳說，又怕稀奇詭異的形容，又顯知道終結和底蘊，一面輕輕堵住了耳朵，一面又悠悠講下去。我明白了這些精靈狐鬼必須在夜晚才能肆虐魔人，覺得有一張專屬奪奪生命的網天天撒下來，死神羽翼不時於我們頭上翔翔，那是一個個頂替白晝的夜。在小園亭廊中，習習的風拂榕樹，還有驚人夜鳥的嘍語，我迷失了方向；往上看，沈重夜天彷彿往下壓來，剎那之間，一切皆毀滅消溶在黑色氣氳裡，什麼全完了，沒有了，生命之留戀呢？

夜是世界的闕缺墳墓，每逢夜來時，我如受嚇的可憐小動物似的凝滯在牆角，不敢大聲喧嚷，也不敢動；而我意外的，對散發光暈的燈；有着祈盼幸福來臨的喜悅。黃昏去了，夜正遲緩的步來，我是第一個人體察冥幽夜的，於是就驚擾說；「還不熄燈嗎，看天全黑了。」

是的，天全黑了，我需要早早的睡。那時我和祖母一個牀，很可以撒嬌讓燈整夜點着，在厚白帳子外，古色古香的方木桌上，終夜照耀着黃昏的油燈，柔和的，溫暖的，永遠留在回憶裏，昏昏一覺醒後，朦朧的叨念；「奶奶，我要溺尿呢。」靜穆的聽一聽，一切全安息了沒有絲毫響，我可不知道夜到底多長；只有燈，依舊閃爍着，送我安穩的走入令人懷念的夢鄉。

留下個清晰夜燈的回憶，我可以仔細迴溯了；當不健全的心靈爲一些傳說或故事充盈時，我有很多機會來安排奇異的遐思。一回聽說了流傳民間老風嫁女的傳說，曾打起精神，勉強睜開乏翻的眸子，想去看去聽；今夜牆邊是否有笙歌喧嘩以及慶祝方開的垂簾；飄之的，遂被騙於一個頂新鮮的

懷中，得不到漫長夜盡，毫不能自持的；我又睡了。

但另一個清晨，我會訓責自己昨夜辜負了別人良宵，忻懽地，我遠遠跑去嗎？我默默的，猶疑夜的神祕。長坦如蛇，高樓綿亘，覆郁的園圃之中，我會失去一段最短短的童年；三年後，可以潛潛的和隣居的野小子們向三四里外的荒郊嬉遊了；於是認識了以後被我酷愛的流水。潺潺的自脚前過逝，清溪流漾，漫漫瀟瀟，瀟瀟瀟瀟，這種如野鶴閑雲般悄然來去的氣概，帶領我向遐遠想，把窄狹思想天地展放到無限。我起初在流水裏找到自己不定形的影子，遂低低獨語說：「我大了。」但朝晨靜午都在爬滿藤蔓的書齋，於有影影飄飄的老師手板下的咿唔讀書聲裏消逝；黃昏來，難得一溫流水之情，而夜呢，不足惜的夜晚，早被不輕鬆的勞累拖入虛渺之境了。

再兩年，我被安置於瑰璋海邊，隨父親居處在傍水的樓廈，重排遺無數珍貴日子；不多時我居然相信了自己的偉大，常懷疑所識的已把我塑成了鯉鵬氣魄，我告訴人說，因為見到了無法形容的碧海。寂寥和孤獨是我親親的伴侶，我愛上了自然天籟；面前有一片浩浩大海，早晨看潮水日出，午上全是無涯廣際澎湃沒邊的白浪，夜來汐水退後的沙岸，留載下我更多的足跡和幻想，我想叩訪流水旅行的踪跡，想知道流水的家鄉；更有，我曾為一個漂蕩海上漁人的暮年，嚮往四海為家。

漸漸漸漸的，明月成了我的逆友，而對夜色的驚懼，乃置之於記憶圈外了。海天的澄澈，與高月照發出一派淡抹清寒，我寂寞得幾乎落下淚珠，我太需要心靈底下蘊藏的聲音溫暖我，而那到底是什麼呢？這在以後才知道是一隻向夜靜水天飲泣的笛；...唉，多遠多大的水呵沙岸呵，曠沙細研，變成淡紫，而水，層層下落的茫茫海水，正閃爍銀色光芒；海風是涼的，我追戀永遠溫柔的海夢，木杵在海天的懷抱，我學會了怎樣來遺忘自己。

銀貝殼，無語被棄於柔沙，和藍空上嶽嶽的星斗遙相對望，也發出一點點金屬幽輝；我真想在海裏游泳一會兒，想在軟軟的集沙上靜靜的睡一會兒，並不是妄想海底龍宮，天上的玉宇瓊樓。慢慢我確是睡了，但不是介於海天，却改處在一張乳白色的小牀上，正作着海的戀夢；終於像失去什麼哭了，但溫和的耳語低訴着：「孩子，別哭呵，我知道你愛海！」我熱習了海邊的一切聲音，蒼老白鬚颯颯引夜雨擊窗清脆，海風氣勢雄渾，海水洶湧的嘯响，還有電線挽留下的凄其

的風的哨子；但是呵，我總沒有尋到縈繞在我思維中的聲調，和春天相同的沈醉，和夏相似的熱情，和秋多一樣的悵惘與蕭瑟，我說最主要的是它和流水音不同，能激洗我記憶上的蒼白；能代替我去悠悠伸吐一口深長的歎息。現在我投身都市的人海裡了，我已不復當年的幼稚纖細，因為我已繼承了無數人世上的哀樂，每在黯然神傷的時候，我閉上眼，重溫一下長遠在心頭顫動的流水吧，我久思一睹故人落漠風采的。

不純潔的都市夜流水！難道你也蹙眉入羣污穢，淤泥堆的積兩岸，且發散一股臭味，怡然長河，回映下照眼瑣碎的明燈，想必也受過世紀的薰染了；在你身上，再也找不到失去的天真。平靜的夜流水！遠方傳來歌場的鑼鼓，你也收發出厭人的回音；可是，舉步落在木橋邊時，我驚訝此處流水的慷慨，嘩嘩的想找尋你的家，與砥柱抗衡，據有昂然聲勢；我彷彿聽見你驟歸去呵歸去呵的激忿，站一會兒吧！離離你，老朋友！

呵，我可拾見了水得不着的聲音，你聽你聽！那是來為你送別的離歌嗎，一支幽怨的竹笛，抑揚調子由背了布袋的老人口中吹出，夜風打着悽惻的拍子，繼續的，如平沙曉角，如深山啼猿，如一個迷途的孩子，而水夜笛不盡傷心的泣涕；遠送了；水夜笛。但剩有流水，不停的承繼這支未完成的哀歌。
(卅·八·一)



窗外的雨，浙々瀝々地響，你和我默々相視。燈花要開了，那時我想你該向我說些什麼呀？夜，露出醜相，它要吞噬了這兩支生命，那時你做著苦笑給我看。
「故鄉的月亮，是不是已爬上東山？」
你說懷念起你的家鄉，你懷念家鄉，我能說什麼？
——庭園生滿了綠苔，屋簷角藏著灰色的蜘蛛網，這一切畢竟是你的一支陳舊而陰澹的懷念。
你要我安慰你，而我也曾幾次的鼓起勇氣來。但是，我沒

有滿足你的希望，那時你自作啜泣，你不怕我笑你頹廢，你幾乎忘了你是飄泊的異鄉客了。

夜雨，透徹的響在我們的心窗上，你我都戰縮，像是兩個守屍人。
我們似乎把一切都置諸夢中，像夢語代替我們的「人生」這裡安排著，好意的安排著——有雨，有風，有落葉，有使人悚然的夜色，我們都須守緊這恐怖的神祕。
雨在點滴，落在我的心尖，落在你的思念裡。
燈光閃爍，跳動，像一個失了爹娘的孩子，他在央求著我們，央求我們在神的面前替他訴冤。
風雨急，那時我已猜透你的心焦的情形，雖然你未說出口來。你站起來，把頭探送到窗外，你像尋找什麼，喂！你尋找什麼呀？
你說你一年比一年老了，你說你常常對着鏡子嘆氣，你的心靈幾度發生過憤怒，曾幾度把眼淚滾入肚裡去，——這是歲月的挪揄，那時我勸過你：
「你還年輕，你還沒有『探路』的經驗，你還沒有確定你自己的旅程的方向，你需要海樣深的經驗，你需要堅決有意義的涵養……」
你又哭了，把頭伏在我的膝蓋上。
雨聲伴著哭聲，聲音極使人酸鼻，而且這聲音能聽得很遠，但誰也聽不到，因為夜靜了，人都安睡了，只有狗在吠呀！

夜光在寂寞中磨去了威力，漸々地我們都感到週邊的冷清，還是你首先就戰縮起來，我攜着手用口裡的熱氣溫暖了一會，我又用一枝火柴撥刺了一次火花。
忽地你抓住了我的手臂，你的喉嚨宛如塞堵著一口痰，聲音低啞：
「聽！什麼地方在吹打？」
「這是長壯的喇叭聲！」
「好像誰家死了人？」
你鬆開了手，端著殘餘半截的蠟燭，走過來，那燭光便爬到我的臉上。
「這夜，……我的父親……」
我不忍再聽你說不去，我堵住了你的嘴。
那是你不會忘了你的爹娘，和你爹娘給你留下的土地房子。

如今，你痛苦地溫起了一支悲慘的記憶——
你方五歲，某夜，砲火擊倒了你們的院牆，那院牆邊

是你祖父親手構成的。你父親挺着胸，紅着臉，手拖鎗走出
去，你和娘抱住你爹的腿……

這景象，值染着血淚，淚痕，一層又加上一層，並沒有失
去從前的樣子呀。

遠處的吹打聲歇止下去，只有零星的狗吠，誰家還有沒唱
完的歌呢？

你已由感然轉為歡愉，從你的眉宇間騰放出來一絲活潑的
笑意，這間屋也由昏暗變成亮了。

你像孩子一樣的告訴我：
「月亮已爬上東山了！」



一場秋雨一場涼

接連着落了兩天罪*的秋雨，不覺窗間充滿了的雷聲是聯
殺的寒氣。

寄宿舍裡過兩天是有道不出來的凄苦的，於一片雜言的岑
寂中，不知又在何處響起了那蒼涼的笛音，在這毫無生息的
兩天，它好像是特意的來伴奏我回憶的悲哀！

在從前我對於音樂的賞識，似乎沒有多大的緣分，可是自
從失去了母親後的我，彷彿完全變換了原有的性格。

記得母親死的那年我正是十八歲，以母親死時的凄慘以及
我本身的孤獨，再听到了葬埋母親那長號哀鳴的喇叭，我第
一次嚐識了人間的痛苦滋味。記得有一次我宿於小城旅店的
時候，因听到了人家吹起嗚咽的洞簫，無端弄得自己哭泣了一
夜，我自知這六七年來的折磨，把我變成這樣的脆弱，經不
起些微傷情的觸動了！

尤其是我怕那蕭*的秋雨之夜，我隱約的好像能聽見何處
傳來的哭聲，彷彿是母親的幽靈來自自己身旁哭泣。

是生活底教訓刻重了我自己的記憶，母亡之日雖遠隔七
年之久，但如今重思起來一如擺在目前。

最難忘，一家人分散的伊始，便是母親將亡之一日，說起
來那也是我生平最難渡過的一個風雨之夜——

受了匪人的威逼，我於萬難之中不得不携着久已病瘠的母
親出走，各自顧命吧！家人失散之剎那間，我已不復能辨別

走去的方向，加以天是那般的烏黑，風雨是那般的淒涼，往
那裡投奔呢？母親悲憤，兒子悵惘，自己脖項上一陣寒涼的津
濕，不知是雨滴抑是母親滴下的淚水？不得已的爬行了七八
里泥濘打滑的山道，投到了一個荒僻的山村，自是母親的病
一如所料的沈重起來，終於在那尚未放過晴的山村的風雨之
一夜，母親拋棄了兒子，也拋棄了她最後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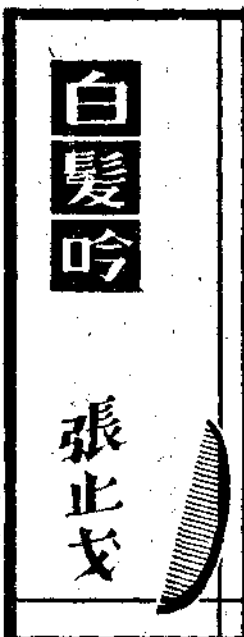
天知道，那母亡之夜山村的一宿，我的心緒是如何的摧傷，
當母親到最後的一刻，她渴望着找回已經失散了的女兒，
我知道母親此刻已然是痛極，又誰知母親當呼出最後的一
口氣時，伴隨旁邊的還只有我孤獨的一個人，但窗外無情的
山雨越發蕭*的加大起來。

廿九年的秋季，爲看視一下母親的坟墓，又跑到那久已
沒人住住的破落老家。鄉下的景況是不堪言的，萬事湊成
的哀傷，使我伏在母親的墓前又作了一次爽心的痛哭。

如今風雨裡的黃昏，一如七年前的當日。想起了母親所企
望於兒子的是些什麼？但這乖戾命運之驅使啊，使我走向那
裡去懺悔？任風雨不斷底來鬼意纏綿，任濕寒奪去了我懷中
溫郁！我心中的一切都隔落在茫然裡。

夜！又落下了那幕怕人的陰霾。

卅一年十月於丁字樓



白髮吟

張止戈

窗外的孩子們又開始叫嚷了。
銀絲般的白髮，隨着瘦弱的手滑落了，沒有一點聲音。默
默的，像記錄着輕*流過的年華。一年一年的，太陽雖然照
樣的升起又落下，然而已經有些悵惘，金子般的光輝也像被
剝蝕得有些黯然了。昏黃的空氣裡，透著窒悶的心潮，我似
乎聽見了心波的顫動，俯下頭來瞧那顆白*的髮絲，寂寞
地，如同一顆拉斷了的琴絃，失去了往昔那種活潑的姿態——
那種諧和而愉快的音調，已經死在了那靈魂的幽棲處——
只剩悵然的一瞥回憶的嘆息，落在了溼*的空氣裡，然而已
經劃不破窗外孩子們的微笑了。

人老了，什麼都不中用了，皺紋斑*的臉上，不會再泛起
青春的微笑，那流逝的冗長的歲月，沒有一點激動，只是平

凡的印在了那平版的記憶的電帖上，如今已經隨着那脫落的
白髮捲起了。

捲起了自己所會享過的青春微笑，捲起了所會做着的美麗的
憧憬，以及許*多*流着無盡的希望與亢憤的激情。如今
是遲暮的悲哀踏訪着未來的歲月，一種笨重地枷鎖*繫了
心，那曾經跳躍着的生命的羽翼呵！怕不是也同這顆白髮幽
靜地休止了吧！

孩子們的叫聲潮浪般的高擡着，劃破了天空，衝過了原
野生氣勃*的，徵象着他們不會有着疲乏，也更不會捲起沈
痛的哀吟。

時光流過又流去，太陽昇起又落下，當再從頭上播下了絲*
的白髮時！那手已經抽縮得顫*的抖動了。額上的皺紋越
發緊湊了，傷感的面容再也不會盪起溫柔與幻想。當孩子們
又歡呼着跑過去，燕子再跑着沈重的翅子回到窩上的時候，
頹老的軀體，將會枯枝般隨着頹*的白髮飄落了。

一九四二·五·十九日晨 冷靜廬中

聞人軼事

薄田泣董

清末伍廷芳任駐美全權公使時，某日被招
待到支加哥去。其時伍氏自然忘不了把他那
條尾巴樣的髮辮放到背上然後出門的事情。
伍氏每逢見人——尤其是見到女人時，就
使出中國人固有的和藹的禮貌來。在盛裝的
女人堆裡，有的像對着多禮的八哥兒似的，
對他互相做着尷尬的表情。

那次，他會到了一位紳士，還是和伍初次
見面的。那位紳士却毫不客氣的說：

「伍先生！近來在貴國不是興起了廢除像您
這樣的髮辮的運動了麼，那很好呵！」紳士
一面觸弄着辮辮：「可是，您爲甚麼還留着
這種無聊的東西呢！」

「呵！伍氏眼睛注視着對方的臉，指着紳
士的鼻子底下長的很多的鬚鬚說：「可是，
您爲甚麼要留着那麼些個無聊的鬚鬚呢？」

「這是奉勸您呀！」紳士苦笑着：「我這是有
理由的，因爲嘴長得不好，所以……」

「是呵！我也那麼想。」伍氏連笑也不笑的加
着說：「按您的話看起來，您的嘴實在是不
大好呢。」



徵文當選小說三篇

讀後的私見

評選委員 傅彥長

夜航

這一篇，一開始就提起了這樣的一句話：

「被生活榨乾的，是那些擠棄了生活的人們。」

尤其在新型的理想世界之中，每一人都要十分如意的生活着是不應諉的，因為大家還須服從一個更加崇高的指示呢。

文中對於一夫一婦一嬰兒的日常生活有很動人的描寫，男的職能負責，至於女的猶則是照例能安於室的人，爲了他們自己，爲了下一代，同時也爲了這新型的理想世界，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在這一篇文章將要結束（其實他們還須生活下去，還須爲崇高的理想服務）

的時候，從生活與理想之中出走的，不是獨，而是驕，男的代替了女的，與我們熟習的一個故事恰巧相反。這倒是實在的，因爲多數女人對於客觀世界並無高見，可是她們又正是客觀世界的忠實服務者，所以大概都能安於室中。

獨只是忠實服務者之一而已。

出走的驕還是存在的人，因爲從生活與理想之中而失蹤了的究竟是不負責任的，所以他之精神上並沒有與獨脫離，儘管他不見得再回到「這狹小的屋子」裏來。

星光

文中的小藍，正是一個「微弱的星光」，但她卻已「盡其

所能」了。所謂「盡其所能」自然是多方面的，在這裏只想把「愛」這一個字來說幾句。我以爲單是「愛」，還不是一个可見的實際世界，因爲它是抽象的。

如果「親愛」就不同了。

藍陌，靜與小藍三人的生活關係，正是一個可見的實際世界，這是親愛。

這一篇文章竟使可以親愛的實際世界更加擴大了。

黃金色

的貝殼

全篇寫得很柔和，

這自然是很動人的。

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小說

星光

王靜

見靜

作畫

在天上。

諸一的光是極其微弱的；

雖然極其微弱

也 盡其所能的發着它們的光，

在天上——

購人正弄簫，斷續的笛音散在燈影裏。我剛剛洗好小藍的幾件小衣，打開藍陌白天買回來的一册小說，門開了，藍陌回來了。

他是赴一位遠行友人的送別宴，六點才從家出去的。

「不到八點鐘，宴會完了麼？」

藍陌走近放着他書櫃和文稿的書櫃，取出厚厚一册原稿，回頭對我說：

「不，我把這部東西交給老翁，求他帶到×城去。」

他向床上望望已經睡下的小藍，忽然急急的告訴我：「可是，方才在街上，遇見松井夫婦了。」

「松井夫婦？是在邊城那松井夫婦？」

「不，他們喜氣洋洋的坐在馬車上，松井膝上抱着個白胖的孩子，他們神色好極了！」

我的語聲有點急促：「他們，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了？」

藍陌已經走出了門，又大聲的對我說：「可不是，他們叫我們明天午後四點鐘一定到他們旅館去，——靜，他們很想念小藍呢！我走啦！」

藍陌步履漸遠，我浸在回憶的情緒裏，呆呆對自己吐了一聲：「哦！」

燈光淡又靜，燈影裏閃爍如一曲念舊的音樂——

一

三年前，在邊城。

藍陌剛從大學畢業了業，被派到邊城省公署裏任職；春四月，他回到古城的故鄉，把我和我們的孩子小藍接到風沙的塞外去。

那時候，小藍五歲了。

藍陌原是打工業大學畢業的，但出了校門，却寫起小說來，這正如我學了幾年音樂，却得在家裏燒火煮飯一般，都是可以收入漫畫的材料。但我們的生活還好，藍陌的構思仔細，觀察澈底的性格，原本適於一個人性的分析者。這一點在他許多文章中都可清楚的認出來。到邊城，我遠離了母親和朋友，生活多少寂寞一點。小藍已大，我每天由於過份的閒暇，也偷偷地想，寫點什麼，但直到為藍陌發現，且鄭重的誇獎我的秋八月為止，我只是偷偷寫了，悄悄的藏起來的。

有一次，我聽從了藍陌的建議，把幾篇散文發表於某一個雜誌，得到一筆小數目的稿費

去。

那一天天仍然熱一點，但初秋的風光畢竟不同於盛夏了。岸上連天芳草繼着秋蟲的音樂，遠處密林也時時飄過來烏鴉的低叫。

我們三個人，坐在船上，行在江心。

倘如高登公蘭的望江樓來望這嫩江，所謂浩浩長流原不過蜿蜒如小小一條藍色軟帶。待到乘了船，遊在江裏，却覺到它如此的寬大。

藍陌搖着槳，我用手撩着舷下的水，小藍輕輕有聲無調的唱起來了。

「你唱的什麼？」

小藍聽見爸爸的問，擺着那凡人見了都會讚嘆的頭腦。

我說：「她唱她生命的雀躍，我們太久慣於大陸了，一得到水，連我也湧出說不盡的快樂。不是麼？」

藍陌點點頭，望望我，又去望小藍：「喂，靜，你看小藍多麼像你，你看她長得多麼美，若不是坐着船，人會懷疑她是龍宮裏的公主呢！」

藍天在我們頭上，白雲悠悠地走着。

我們微笑着，這時，我們船傍挨過另外一隻小船。坐在船裏的，也該是一雙夫婦吧，和我們不同的只是他們是兩個日本人，還有他們沒有一個孩子坐在他們的身旁。

男的身材短小，突出的額額下，架着寬的近視鏡，年約四十餘歲；女人長的頗美，一如一般日本女性有着豐腴的姿體，一雙大眼睛有如剛剛剝開皮的鮮葡萄。白臉蛋配着綠紫色的和服，合適得很，年紀不過三十歲吧。

我這樣的望過去以後，但見他們將船停了，四隻目光釘釘的向小藍身上射過來。

小藍仍未停下她那無名的歌聲。

但，在小藍的歌聲裏，我靜聽了這雙夫婦的憂鬱，那是由於他們的面部表情告訴給我的。尤其是，那女人，呆視了好久，從寬袖裏掏出手帕。

「她哭了」我向藍陌說。

藍陌稍稍把槳快搖起來，輕輕說：「看到天使是該笑的，哭是什麼意思呢？」

或是他們有着什麼哀傷的心事？或是，由於見到我們，尤其是見到小藍，而把他們哀傷的心事引起來了？

立時，我不知為什麼，也很難過。

然而藍陌快搖起槳，我們的船把他們的落下了。

藍陌唱起了歌：

藍天鑲白雲

瓜艇載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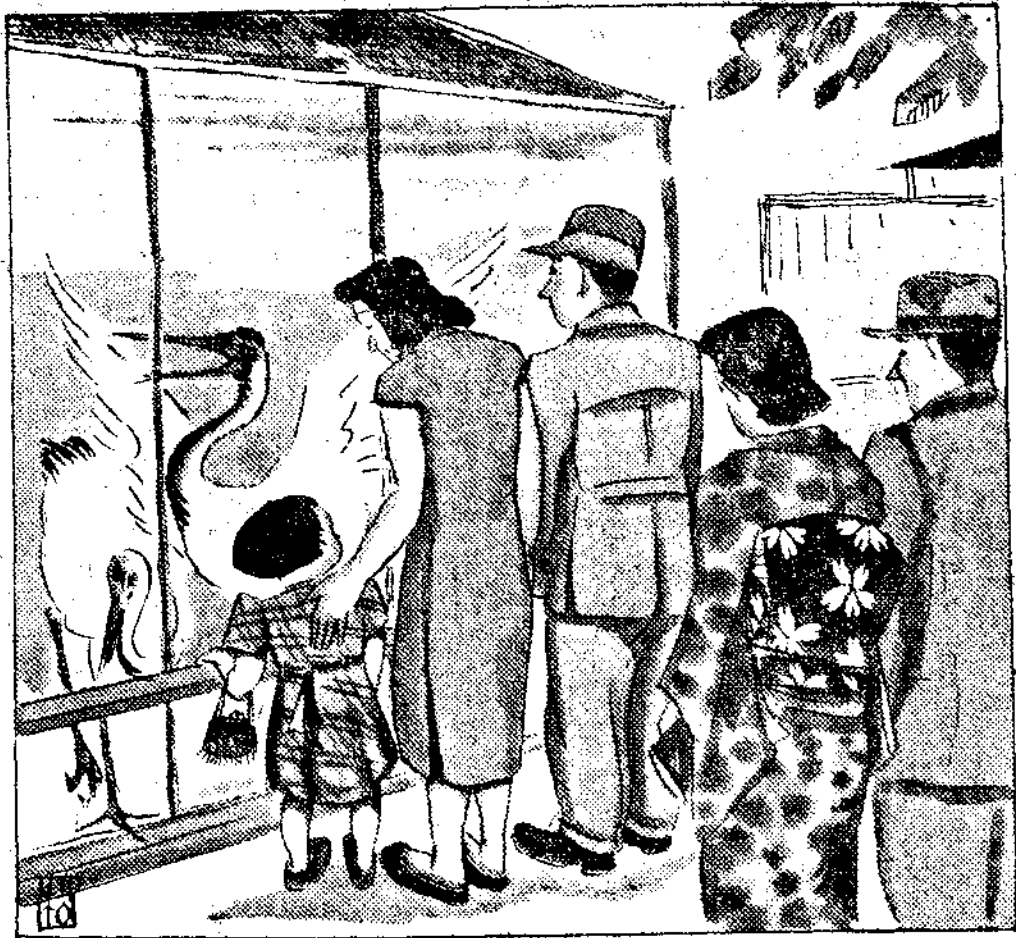
我搖槳且唱歌

搖唱到日夕沈……

回過頭去，他們的船遠了。

船划到葫蘆頭，岸上的小販高喊：「白糖糕的香瓜！」

香鶴冷了吧，牠的帽子呢？



藍陌笑了：「不會的，不會的！」

接著我們拉著小藍看香鶴去。

我與藍陌陶醉在小藍的獨創的言語的傑作鑑賞中，把那小船上的日本人夫婦忘却了。

照野外快像的人在身邊迴旋。

小藍見到香鶴把頭藏進羽毛裏去，她喊：「香鶴冷了吧。是不是？牠的帽子呢？」

我與藍陌正要笑，有一種低低的，重重的聲音發自我們的背後。

我不懂日本話，但當我轉回頭去後，見那划船追逐我們的日本男人，垂著雙手，擊誠的說着什麼。兩眼中晶瑩的淚珠快要落下來。我再看那女的，却遠遠站在一旁，用手帕蒙着面孔。

他的語調是那們低澀，但有一種過重的感情慄動在低澀的語調裏。

我不明白他的話，只得望藍陌。

藍陌聽他說了一會，感動的去握他的手，一會悄悄走近小藍身邊，向她說：

「小藍，和他們照一張像吧，他們是像爸爸媽媽一樣的喜歡你，愛你。」

小藍茫然的望着我，我茫然的望着藍陌，我用沈默要求他的說明。

但藍陌却再沒有一句話，只默默望着他們拉著小藍的手，木然的站在照快像箱子的前面。

二二

「治太郎夫婦：

最近的信收到了，知道你們在邊城生活很好，我們很快樂。可是呀，屢次寫信要你們夫婦和壽子合攝的照片，怎麼至今還不寄來？小壽子跟你們渡滿已三年，家裏只有她行前的小照，怎能滿足爺爺奶奶思念她的心懷呢？長大了，什麼樣兒呢？快快把她最近照片寄來，看看和我們想像的一樣不一樣？可是呀，你們為什麼總也不寄照片來？太殘忍一點，不是麼？……莫非有什麼差錯？不能，決不能，但，再要不寄照片來，我們不顧兩條老命要找你們去了。

你們的父母。」

在龍原旅館內，室中寂靜無聲，讀了這封由日本內地寄來的松井的家信，四個大人全流下淚來了。

縱然由於言語不通——一切全是由藍陌擔任通譯的。這裏出現的松井，便是那天划小船跟帶我們，以至到公園拉小藍的手照了快像的日本男子。——他這時持信的手微微抖着，說了下面的話：

「那一天在船上見到你們小藍，我們幾乎疑是我們的壽子的復活，她兩個人長的那們像，尤其這一雙眼睛，……我們那時正接到父母親上面那封催信，才不得已想出借小藍拍一張照的方法，這時，怕父母都正高興的對着照片發笑呢！」

松井太太淒然的流下淚，用手帕擦了又微笑了，望着小藍說：「壽子活着，怕要比小藍高一頂呢。」

藍陌只能安慰着他們說：「滿洲有這們兩句寬心話：是兒不死，是財不散！」

「那是誰可如何的拿自己開玩笑吧！」松井說。

小藍張羅叫爸爸去買。

藍陌把船搖近了岸上。

再回來時，後面的船跟上了我們。

我們再回去，他們的船也跟我们划回去。

午後三時，八月的陽光正好，我們遊興未減，登了岸，走進了公園。

「他們還能跟我們來不？——小藍天真的問着。

「小藍（笑）：——當然會來。」

「爲了我們的事，也勞你們替我們難過，真太慚愧了。」松井太太不住把頭伏到膝前，向我們行禮。

在白壁上，一幅八寸的照片半迎着窗外的陽光，那是昨日才由永田照像館新取出來的一張。松井夫婦是松井夫婦，唯穿著和服的壽子小姐却是我們的小藍。

另外的一張給內地的二老人寄出去了。我們便這樣的成了松井夫婦的朋友。

我在那照片的旁邊，用毛筆寫了幾句話：

「唯有愛自己子孫的，才能期待人類的後代。」

那一天是禮拜，他們正招待我們一整天，松井太太特爲我們烹調最珍貴的日本料理，爲我們講日本的山和水，講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故鄉是靜岡縣，是富士山下風景最美麗的地方。

松井太太名叫美子，九歲便失掉父母，在松井的母親扶養下長大的。

二老的膝下只松井治太郎一個。美子長大了，捨不得把她嫁到遠處去，便令他們這兩個青梅竹馬的小友結成伴侶，但這也正是兩個所希望的。

結婚那年松井二十七歲，美子二十一歲，松井剛剛打拓殖大學卒了業。

結婚八年沒有小孩，直把二老急壞了，待到昭和十年，也就是五年前，才有一位女孩子，二老歡喜得不行了，視同珍寶，取名壽子。

壽子兩歲時，松井受政府派遣，來滿邊城就任省公署某要職。

自然聽到邊城是那們一個風雪凜冽的僻地，二老是萬分的放心不下的。尤其是爲了壽子，二老人不願他們來。

忠於服從與職責的松井，終於委曲宛轉的說服了二老，夫婦二人抱壽子離開山明水秀的內地，跑到塞上來。

莫說命運是不存在的吧，莫說命運不生魔手的吧，到邊城，不到三個月，命運給他們的嘲笑，命運之神伸出的魔手把他們的壽子給奪了去。

松井夫婦唯有對泣，對於內地的二老，只說三口人生活得好。但這活得好有二三年了，就連一張像片也不照？也許照了，却從沒想到該郵回去一張吧。

就這樣，急壞了二老，來了那們一封信。

縱令在我們傳統習俗上有點犯忌，我們却欣然允許小藍做了壽子的代替者。

不，壽子的靈魂永會活在那二老慈愛的心中的，那慈愛心中的壽子的靈魂，小藍是代替不了的。

自那以後，藍陌與松井，我和松井太太都常往還，有時幾天不見，他便往班上打電話給藍陌，說：「帶小藍和你太太，下了班就來，我們等你們吃飯！」

藍陌告訴我，也不等他答話，松井便憂然的將電話掛斷。

爲小藍買件好的夾外衣，又買了珍貴的煙具與兩座臺布送給我們。

松井太太對小藍簡直是代替我，無論到那兒，都是她拉着她，她讓小藍管她叫「歐可阿尙」

小藍明白那是媽媽的意思。

至於我與松井太太，從沒有什麼較長的談話，半因語言不通，半因我們是兩個寡言的人。小藍在這次旅行中快樂極了，她一面受着另一個溫柔媽媽的撫慰，一路上又接受了不少使她喜愛的玩具。

從這次旅行歸來，我對松井太太的觀察更得到了新的結論：松井夫人是東方的標準女性。

從靜岡來的快信到了。

望到那被不得已的欺騙而生的過份的喜悅的言詞，松井太太緊拉着小藍的手，低低的哭了。

小藍不住用小手摩着她的臉蛋，反覆着兩句話，我明白這意思是：「媽媽，別哭了，媽媽，別哭了。」

有些日子，小藍可以自己留在他們那兒，和松井太太一起睡了。

藍陌有次和我說：「倘如我們再有一個孩子以後，就把小藍送給他們吧！」

我沒有回答他什麼。

日子過去了。

秋天逝去，冬天來了。

十二月下旬，藍陌忽然被派出張到南滿去，因爲期間很長，所以我想帶着小藍回一趟古城的故鄉，好會一會我那年邁的母親，和一些年輕的朋友們。

藍陌答應了，我們定於一個禮拜日晚車走。

松井夫婦知道了，頭兩天便跑到我們家去，大家都是默默的，分明的流在他們目中是無限的難愁。

尤其是松井太太，總是找機會拉起小藍的手問她：「要看見外祖母啦，樂不樂？」

小藍高興得了不得：「我真樂，姥姥又該買好玩意兒給我啦！」她不大明白松井太太的心情，我在一旁看着很着急。

藍陌在一旁緊說：「頂多一個月就回來的，頂多一個月……」

松井太太向我伸出一個手指頭，問我：「一個月？一個月的回來？」

說完不大熟悉的外國話，羞澀的低下頭去的這是第一次。

「一定的，一個月後，即便藍陌不回來，我也一定先回來一步的，您放心！」

我特意把這句話寫在紙上給她看，她看了，淚中含笑的向我行禮。

松井只默坐着，吸起紙煙來。

當天，還是藍陌的主意，叫小藍跟松井太太去，說晚上住在那裏，她聽後，抱起小藍直吻她的兩頰。

松井非要和藍陌喝酒去不可。

藍陌明白松井一有心事就要喝酒，一喝則非大醉不可，就多方躲避他的請求。

松井太太要我和小藍看電影去，片子是日本名片：「風暴的孩子」

藍陌不知怎樣好，我也不知怎樣好。

倒是小藍，可以解決大人的事了，她說：「爸爸和松井伯伯喝過酒去，我和兩個媽媽看電影去。」

便真這樣的決定了。

但在五口人於門口分成兩個方向的時候，松井太太叫小藍對伯伯說：「酒要少喝，不要喝醉。」

松井向小藍做個孩子似的鬼臉，大聲說道：「放心吧！頭頂見！」

我倒頗擔心他們的此去，我怕藍陌勸不住他，兩個人都喝得痛苦的樣子。

我從來不曾看過日本電影，但看完了這部兒童教育片，意外的，我爲那故事感動得要流下淚。坐在身邊的松井太太，則始終手帕不大離開面部的。

爲什麼我們偏偏來看這關於孩子們的影片呢？我心中有點後悔同她來了。

小藍却一切無聞，不住跟片子上的小孩，學着招呼同伴的喊聲：「喂——喂！」

走出了影院，已是日沈夕天的傍晚。她把我送上一輛車，她便帶着小藍坐馬車走了。

到家，雖然才六點鐘，可是天已黑透了。打開無線電，正放着葡人的舊劇，閉上了它。

不一會，藍陌回來了，奇怪他並沒喝得太多，問他，他說松井也喝得很少。

「爲什麼？我以爲你們必成一雙醉鬼從酒館出來的呢。」

「但是，我不斷的和他提小藍。」

「你怎麼提的？」

「我對他說：一會回去，小藍會問你，伯伯，你喝得多少啊，你不是說不喝醉麼？——你不能失信於就要分離你的小孩子！」

「你說的真好！」

「不是我說得好，是臨出門時松井太太告訴小藍告訴的好！」

「是的，松井太太是個標準的東方女性，無論從她治家上，勤勞上，待人接物上……都令人欽佩不止的！」

「然而，像這樣的日本女性是非常多的呢。」

我點點頭。

過一會，藍陌看見擺在桌案上的原稿，和我說：

「可是啊——靜，你那篇久欲着手的中篇，題目還難決定麼？」

「啊，還難有——」忽然我眼前閃了一個光：「不，不，有了，有了：現在已經有了。讓我告訴你麼？」

「告訴我吧！」

「然而，平凡得很，多少人都已經用過它了」我忽然覺得如此。

「那有什麼呢？只要你覺得它好。」

「告訴你吧，我方才才想到：女人」

藍陌想了想，對我慢慢的說道：「是的，這名女人是最恰當沒有的。因爲，你不是在表現你的女性觀麼？」

「這箇——」我說：「也許我只能做到介紹給讀者幾種女性觀，自然——」

藍陌搶着說的話：「自然，除了介紹的責任以外，你要批判它。」

「是的，我要批判它，而我現在正被已給我批判力量的女性感動着了。」

「你說的是松井太太——」藍陌微笑的：「那們，稍前一時的你的自由主義底女性觀會被你揚棄了？」

「是的，我要清算它。我的所以遲遲未開始寫的原因，便在此處。」

藍陌微笑的握起我的手，目光刺視着我，我活在少女生活的時代了。

半天，藍陌說：「我從松井獲得與民族友情的真實，你又從松井太太獲得新的女性觀，那末，他們夫婦的存在，對我們是太有意義了。」

我說：「不，還不僅止於這兩點——」

「那末，——」

「還有，對於孩子的愛；記得，我在他們壁上那幅照片旁邊寫的話了麼？」

藍陌立刻清楚的念出它來：「唯有愛自己子孫的，才能期待人類的後代。」

五

回到古城的故鄉，寂寞起來了。

不變一下生活，是不知習慣支配人的力量的，回到故鄉後，心空得如浮在水上的飄，住一點小風雨，也會被吹得東奔西竄的。

只有母愛是不變的，母親老了。

朋友則是走的走，嫁的嫁，不怪第一次拜訪音樂專門學校時代的好友沈珠的時候，她和我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我刻刻懷念藍陌，然而他在錦州。

小藍總是念道她的另一個媽媽，然而她在邊城。

「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呢？」

小藍從窗內望那十二月初旬的天，天如一塊鉛，陰鬱得怕人。

「小藍，怎麼不和姥親呢，這孩子也變了！」

母親搖頭着銀髮，望着小藍嘆息。

然而哥哥的第二個男孩子也已滿週歲了，活躍的跳進他祖母的懷裏。

藍陌時時給我來信，我時時給松井太太寫信；她回信說：「我如何渴慕你們的生活啊！」

還有，便是問小藍想不想她，什麼時候回去等等……

一到落雪天，我和小藍默坐在媽媽跟前，小藍說那天由邊城南來車站上的事情：

……松井默然的望着藍陌，松井太太拉着小藍的手，淚落到小藍的手上。

小藍第一次對她哭了，她一面擦着小藍的眼淚，一面吩咐我什麼時候吃點散，什麼時候吃點仁丹之類。

「這是哈利巴，回家後一天給她吃三粒……」

我不知說什麼好，藍陌也只能說兩句：「謝謝！」

車快開了，她忙向松井問：「呼吸囊呢？呼吸囊呢？」

把新買的呼吸囊給小藍帶好，向我說：「新換地方，飲食要注意呀！」

松井在車開時，大聲對我們喊：「不斷來信呀，能早回來就早回來才好。」

車走了，他們的影子小了，走進車箱，我抹下兩顆涼涼了的淚水。
小藍還不住喊：「歐可阿尚，撒約那拉！」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呢？」
在靜靜的回憶裡，小藍突然問我。

「回去？忙什麼呀？」母親說。

「是的，小藍，我們回去還得十八天！」我失神的把心中計算過的數目說出來。

「我想那個媽媽！」

.....
我定個邊城的前三天，小藍病倒了。

那天極冷，剛剛吃完飯，她忽然跑了出去，晚上傷風發熱，第二天便起不來了。

病倒了小藍，我着了慌，藍陌不在身邊，更使我不知怎樣好。那一天北地信來，在回信
中不覺的告訴給松井太太了。

第四天晚上，也正是小藍非常沈重的時候，叩門而入的人是誰？

「松井太太！啊，是您？」

她彷彿忘記一切別的事情，在火爐邊烤一烤身子，就奔到小藍的床前。

「小藍，歐可阿尚來啦，睜開眼看看！」我說。然而，小藍不曾睜開眼。

她們瀟她的頭說：「熱度太高了！」

我哭了，她也落下淚來。

她連坐也不會，忙着出去打電話，回來對我說：「不上醫院不行，我的朋友開醫院……」

我俯着頭，那幾天，可不是天天吃着漢藥，成大昏睡。

不多會，汽車來了，她親手抱孩子到車上；直到醫院她沒有離開過孩子一眼，因此我們
竟沒有一句話。

到了她朋友所開的金田醫院，由金田那位小瘦子的女院長診看後，斷定是法定傳染病——
腸痧扶斯。

照例腸痧扶斯必得實行隔離的，但總因為她是院長的朋友，便允許可以有一個人視看她，
這一個人是誰？自然是松井太太自己。

直到我也病倒，我担着心着跑來我故鄉為我看護小孩的人的健康；但是我病倒了，我顧不
得太多了。

寬而，我也是一膠察扶斯——天！

我也入了金田醫院，我也為松井太太看護着；我明白的時候我不敢看她，她知道我明白
的時候她不進來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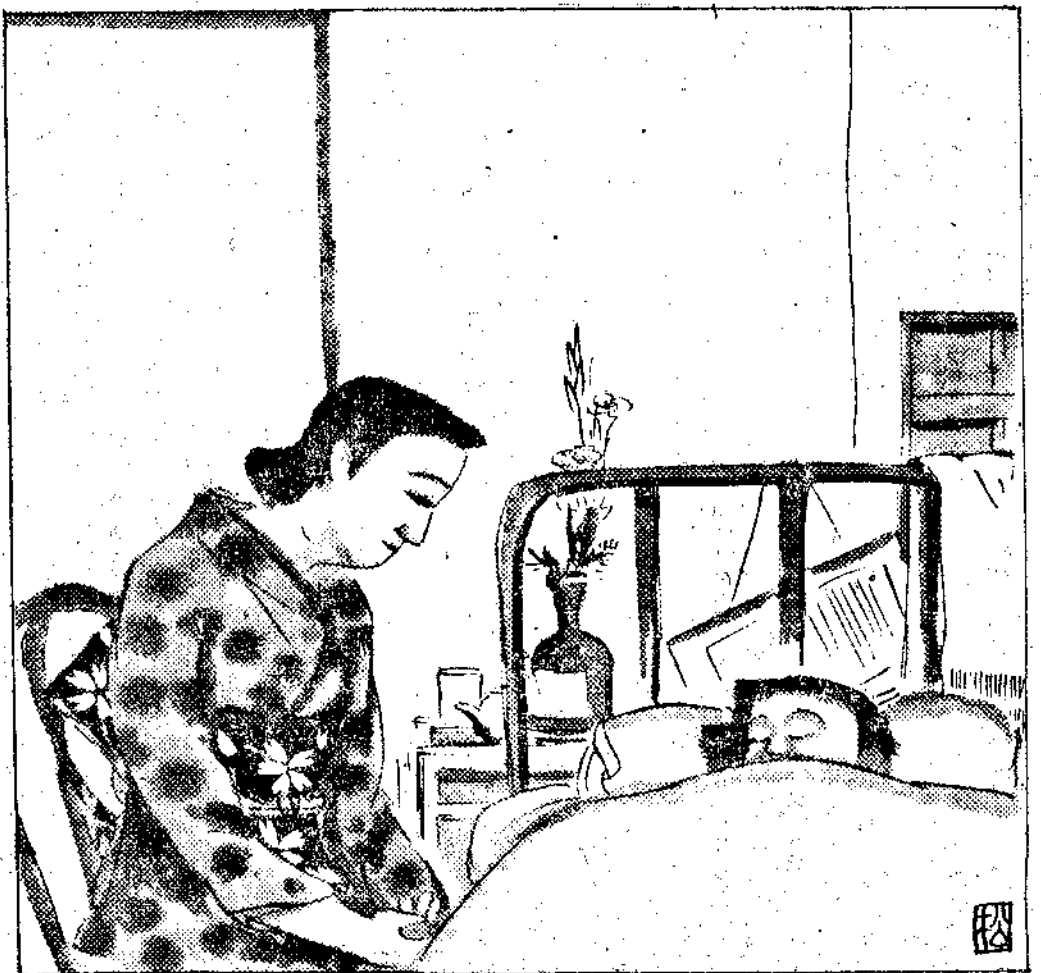
然而，一切我明白，我清楚。

藍陌也趕來了，她帶進了他的好幾次信箋；我幾次想告訴任何人：她不是我的朋友，她
直同我的母親。

多長的日子呢？當我漸好將要出院的時候，藍陌被允許進了我的病室，二人相對，說不
出什麼話。

半天，我只能問他：「今天十二月幾日？」

.....直到醫院她沒有離開過孩子一眼



藍陌眼中含着一泡熱淚，顫抖的說：「十二月幾日？今天是一月十日了。」

我吃了一驚，啊！

「靜，松井太太爲了我們，受了四十多天的罪！新年便在這裏過的！」

「一切我明白，小藍怎樣？」

「她出院了？」

「松井太太現在那兒？」

「她……她——」

「她在那兒？」我急急的問：

「她現在不在這兒！」

「怎麼？不在這兒？」

藍陌感動的說：「她們夫婦回國了。」

我想打床上坐起來，可是身子不允許我，我又昏過去了。

一月廿九日，我完全好了，出了病院。

我見小藍，我說：「孩子，你瘦了！」

小藍見我，她說：「媽，你也瘦了！」

立刻，她又告訴我，她另一個媽媽如何不顧晝夜的看護我的病，但我立刻告訴她，在我未病前，她是如何爲了看護她的病也是值晝夜於不顧的。

「難得我們好好感謝她一下，她便去了。」我懷然的說：「可是，她們回國幹什麼去了？真的，他們回國幹什麼呢？」

藍陌可憐的望着我：「她又回去服侍病人去了。」

「誰病了？」我心裏剛想這樣問出來，但立刻又嚥下，頭低下去。

我眼前彷彿望見了兩個衰老的老人的容顏。

「但是，小藍不會跟她們一塊去呀！」

我這句話重未說完，極力扶住了床欄，藍陌走近攙住我的雙臂。

小藍，她笑什麼呢？

.....

在他們回國不久，我們便也回到邊城了。

回到邊城，滿以爲他們很快便有信來，却奇怪的，一月過去了，仍了無消息。

二月中旬，突然一道命令，藍陌轉動到新京來。

臨離開邊城的時候，我們再三拜託房東和藍陌官署的同寅，要是有我們的信，務請轉到新京去。

可是他們的消息却一直如石沈大海。

六

我從記憶中醒過來了。

藍陌第二次回來，已快到十二點了，可是我一直連一點睡意也沒有。一想到第二天便會達到我的恩人，我興奮得幾乎要把小藍也喚醒，把一切告訴她。把快樂分給她。

第二天下午，在藍陌下班以前，我把菜飯完全備好，藍陌回來後，不到五點鐘便吃完了晚飯，買輛馬車直奔他們的豐仁旅館。

藍陌在車上說：「松井方才打電話說：一會在門口等我們三口人的不會比我們人少了。」

八歲的小藍，雖難免多少忘記了前三年的事情，但當我一點點提醒她那個讓她叫「歐可阿尙」的媽媽時，她立刻說：「我願忘，我記得頂真亮！」所以她也高興得不得了。

車還不到旅館，我已看見招手的松井夫婦了，心中如跳着無數的快樂的小蛤蟆。

下了車相對面的一刹那，我無法描繪幾個人的悲喜；到這時候，彷彿一切言語，動作都無用了。

只記得松井太太抱進了小藍，我抱進了他們的胖孩子。

圍坐在方桌前，都不禁想起邊城的過去，以及古城中病院裡的生活。

藍陌問到他們二老的康健，松井微笑的說：「十幾年的高壽是會有的。」

「那可好極了！」我說：「這孩子真壯，多咱生的？在那生的？叫什麼名字？」

松井太太愉快的答道：「就在這新京生的呀，去年十一月生的，名字叫光雄！」

藍陌忙說：「好極了，好極了，有這樣個好少爺，內地二老該如何樂呢！」

松井太太想起來過去，說：「提起過去，當我們接得家裡電催回國時，一時無法說明壽子的死與照片的情形才使人心酸呢！」

松井這時打太太手中抱過孩子，舉起來，對我們說：「這回好了，他生長在這大陸上，生下來便是曠野上的一棵草木，什麼風雨也不會怕的，你看！」

他把孩子猛的舉到頭頂上，弄的孩子格格的大笑起來。

他們夫婦面上，再找不出前三年的憂鬱的光。

小藍忽然說：「我叫他小弟弟，是不是？」

松井太太說：「對對，你管我叫歐可阿尙，他也管我叫歐可阿尙，是不是？」

大家笑起來。

「可是，我管我媽叫媽媽，他管我媽也叫媽媽麼？」

「當然要叫的，將來他長大，叫他跟你學和你一樣的話啊……」松井向小藍說着。

松井太太笑着向小藍指點着胖孩子：「你是他的姐姐，是不是？」

小藍天真的點着頭。

忽然松井又把胖孩子搖動起來，說：「這孩子的降生也正象徵一個奇妙的因緣呢，那是在大東亞戰爭勃發前一個月的那一天——也就是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於降生了他，說不定大東亞振興的基力有着更深一層之堅固呢，是不是？藍君！」

「是的！這孩子在未來，所担负的東亞發展者的使命的價值，在此刻也許容易把它核計小了的。」

「我們自有了這孩子，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生活刻刻的明朗起來了。內人也打淚池裏爬出來了，是不是？美子。」

她羞澀的低下頭去，一別三年，彷彿她更要美了一點。

一和她目光碰到一起，立刻又躲開了，如一雙久別重逢的小孩子，倒害起羞來了。

一想起我和小藍在古城生病的情形，我禁不住向她低喚一聲：「恩人！」

然而她感動的說：「你們才是啊……」自然是她想到在公園拉小藍拍快像的過去的事；

「我們都不要再說了……」

接近我，我們握緊了兩手。

松井與藍陌在無盡無休的談着。

過些時候，我們向他們告辭。

松井正逗得胖孩子大聲發笑，轉過臉，大聲對我們說：

「今天晚一點了，明天務請你們早點來，在我們這用飯，用完飯了，我們六口人一起到大同公園參觀大東亞博覽會去。」

孩子與大人的笑聲都未停止。

戰時國際法

20

鄭吉山

第二節 對於交戰國之供給

無論中立國或其人民，在原則上對交戰國，得供給一切物品。此係兩者之和平的交涉，在原則上仍維持的結果。但有左列之例外：

(一) 軍隊

(1) 由國家供給 中立國不得對交戰國供給軍隊，此項供給不僅不能對一方交戰國行之。並且不能平等地對雙方交戰國行之。即令依平時所締結之條約，供給軍隊的場合，亦為違反中立。

(2) 由個人供給

(a) 軍隊之募集 不得在中立國為交戰國編成戰鬥部隊或設立募集機關（陸戰中立條約第四條）。軍隊之募集雖不必限於由私人之募集，但由私人之募集亦包含在內。自無礙。中立國負有防止之義務（第五條第一項）。

(b) 服務於軍隊

中立國人民得在交戰國軍隊服務，中立國不負禁止之義務（第六條）。因此，中立國對於個人單獨通過其國境赴交戰國投軍，不負防止之義務（第六條）。但如編成部隊通過國境時，則不在此限。現役軍人不得在交戰國軍隊服務。如已在戰前服務者，中立國須召還之。現役軍人如為赴交戰國從軍而辭職者，中立國須留置之。但依紅十字條約享有不可侵犯權之衛生人員，不在此限。中立國人民在交戰國軍隊服務時，不得主張中立。其所作之行為與交戰國人民受同等之處分（第十七條）。

(二) 兵器

(1) 由國家供給

無論以何等名義，中立國不得對於交戰國直接或間接供給軍艦或彈藥及一切軍用材料（海戰中立條約第六條）。所謂間接供給，乃係指不立即供給交戰國，而請託第三者轉給交戰國而言。軍艦係指不搭載海軍軍人，俾得立即從事戰鬥之艦軍而言。如有搭載海軍軍人則為供給兵力。

(2) 由個人供給

個人對於交戰國，得供給兵器，彈藥及其他一切軍用物品。中立國無禁止之義務。即令軍供給一方交戰國時，中立國亦無禁止之義務（陸戰中立條約第七條及海戰中立條約第七條）。

關於船舶之製造武裝及機裝問題，有特別的規定。武裝是使船舶有攻擊防禦之設備，機裝是使船舶有航行上必要之設備。中立國對於任何船舶，有相當理由信其供巡邏之用，或謀攻擊一方交戰國者，須用所有手段防止在其管轄內機裝或武裝。並且對於謀出而巡邏或攻擊一方交戰國之船舶，而曾經全部或部分之在其管轄內裝配以適於戰爭之用者，亦須注意阻止其出發（海戰中立條約第八條）。中立國在當時情形之下，祇用其所有手段而已，不必負有絕對防止之義務。

此項規則祇適用於為交戰國建造，裝配或武裝船舶的場合。中立國對於任何船舶，有相當理由信其供巡邏之用或攻擊一方交戰國，即係此意義。特設此項規則的理由，是為要防止交戰國利用中立國領域為作戰行動之準備。中立國為交戰國建造，裝配或武裝船舶時，該船舶如航出中立國管轄外接受船員及彈藥，則立即即可施行敵對行為，故上述之建造及設備即為作戰行動之準備。因為一

般利用中立國領域為作戰行動之準備，是被禁止，故設立此項規則。此項規則不適用於非為交戰國建造，裝配或武裝船舶的場合。但最初以出售於交戰國為目的而製造的船舶，與一般的兵器及彈藥無異，故此項船舶不過為單純的戰時禁制品而已。

關於戰艦之製造，武裝及機裝問題的特別規則，起於有名的亞拉巴馬船案 (Alabama Case)。

案件。此船係在美國南北戰爭時為南軍政府在英國利物浦港訂造，一八六二年此船出港時，毫無武裝，迨出港後，在海上與其他三船會合，始備置武裝，從事於捕獲北軍商船。戰爭後，美國以英國此舉為違反中立，乃對於亞拉巴馬船所加於其商船之損害，向英國要求賠償。英國不允，及一八七二年英美兩國締結華盛頓條約時，始將此案件交付仲裁解決。此條約設定三條規則，通稱為華盛頓三條 (The three Rules of Washington) 以供仲裁者之援據。第一條，中立國對於任何船舶有相當理由信其供巡邏之用或謀攻擊一方交戰國者，須注意防止在其管轄內機裝或武裝；並對於謀出而巡邏或攻擊一方交戰國之船舶，而曾經全部或部分之在其管轄內裝配以適於戰爭之用者，亦須注意阻止其出港。第二條，中立國須禁止交戰國利用中立國港口及其領海為海軍作戰行動之根據地，並禁止其利用此項地方以更新或增加軍需品及武器，以及補充船員。第三條，中立國須注意防止其管轄內一切人民，在其領海內違反上述義務。英國否認此等規則為當時裁判亞拉巴馬船案時的國際法規，而僅同意採用此等規則為將來的國際法規。但裁判結果，認英國有違反中立，命賠償美國五十萬美元金了事。

(三) 公債，補助金

(1) 由國家供給 中立國不得應募交戰國公債或供給補助。但一九三〇年財政援助條約之財政援助，是對於此項原則之重要例

外。依此條約，在國家違反國際義務訴諸戰爭的場合，條約之簽字國給予應戰的國家以募集公債之方便或保證其公債之支付。此項行為無異應募交戰國一方之公債。但此項行為是對於違法戰爭的制裁行之，而與從來的普通戰爭中單純的應募公債不同。尚且，施行制裁的國家大抵是聯盟國，依聯盟規約，此等國家，至少已不立於從來的中立地位。

(2) 由個人供給 關於個人之應募公債，學說上頗有爭論。中立國在慣例上，無須禁止個人應募公債，及在中立國領土內募集公債，中立國個人得個別地對於交戰國供給補助金。但在中立國領土內公開募集補助金，是禁止的。因為公債是帶有商業上之性質，而補助金則不帶有商業上之性質，故有此差異。但為救護傷者病者等人道之目的而公開募集補助金，不在禁止之列。

學理知識

鑑賞批評

是對所有作品以鑑賞為主的批評方法。即依作品之性質，功績，價值等儘可能的以趣味為中心而予以批評。這與專指摘缺點的批判批評正相反對。馬休，阿諾特，拉斯金，培達，王爾德，西門茲等人，都是這種「鑑賞批評」的主張者。

裁判批評

文藝批評之一種，批評家站在比作家及作品更高的地位上，依此為標準，用法官的裁判態度來下批評之謂。

價值判斷

係對某一事實予以判斷者；即是表示主觀的價值意見。例如說：「這茶是龍井茶」，那是事實判斷。如果說：「這茶的味真好」，就是價值判斷了。文藝作品的批評，第一即是由於「價值判斷」的。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日滿華和平提攜通商促進

平安堂

吳服部

大阪心齋橋筋二丁目
電話南四〇五六番
京都四條河原町角
電話本局②四二四六番

更生部

電話本局②三二六一番
振替口座 京都一四二〇〇番
東京四一〇〇六番

大阪市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三十八番地

株式會社 十合商事部

外地出張所

奉天市大和區千代田通十四番地

十合商事部奉天出張所

北京市內六區北池子二條胡同七號

十合公司

中支漢口江漢路一〇〇號

十合公司

日本通運株式會社

大阪支社

大阪市北區梅田町九十二番地

吳服部
在
上
原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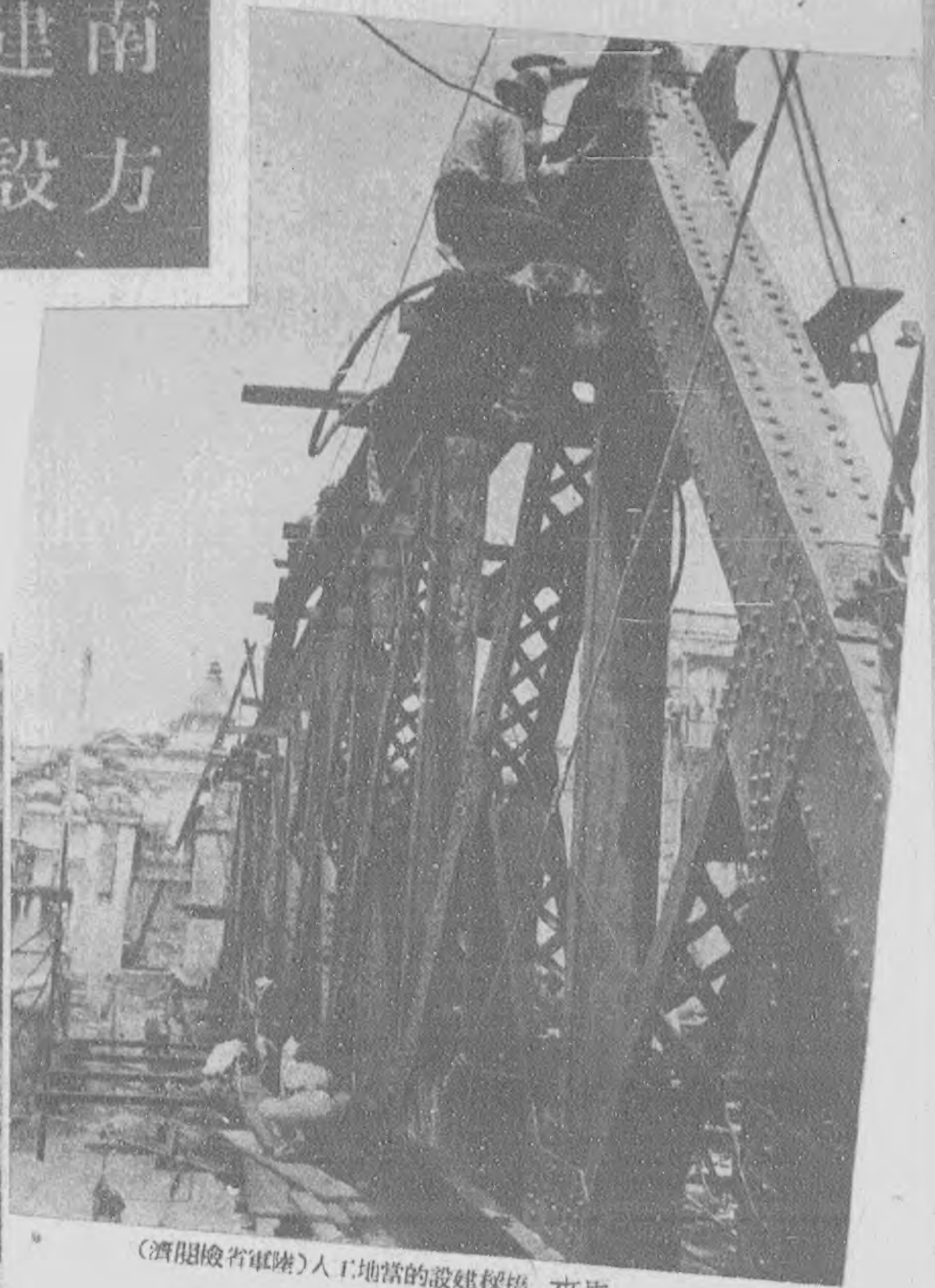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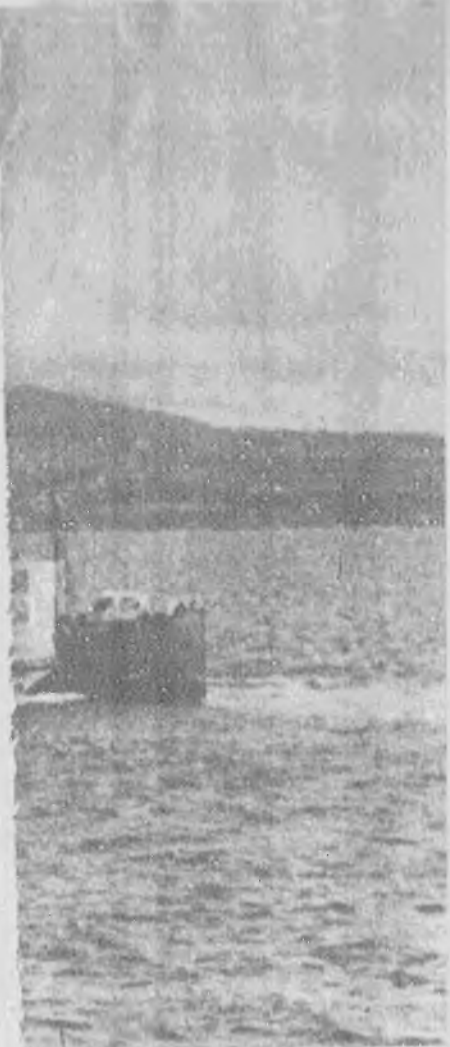
神戶支店 神戶市神戶區海岸通八番

(神港ビル六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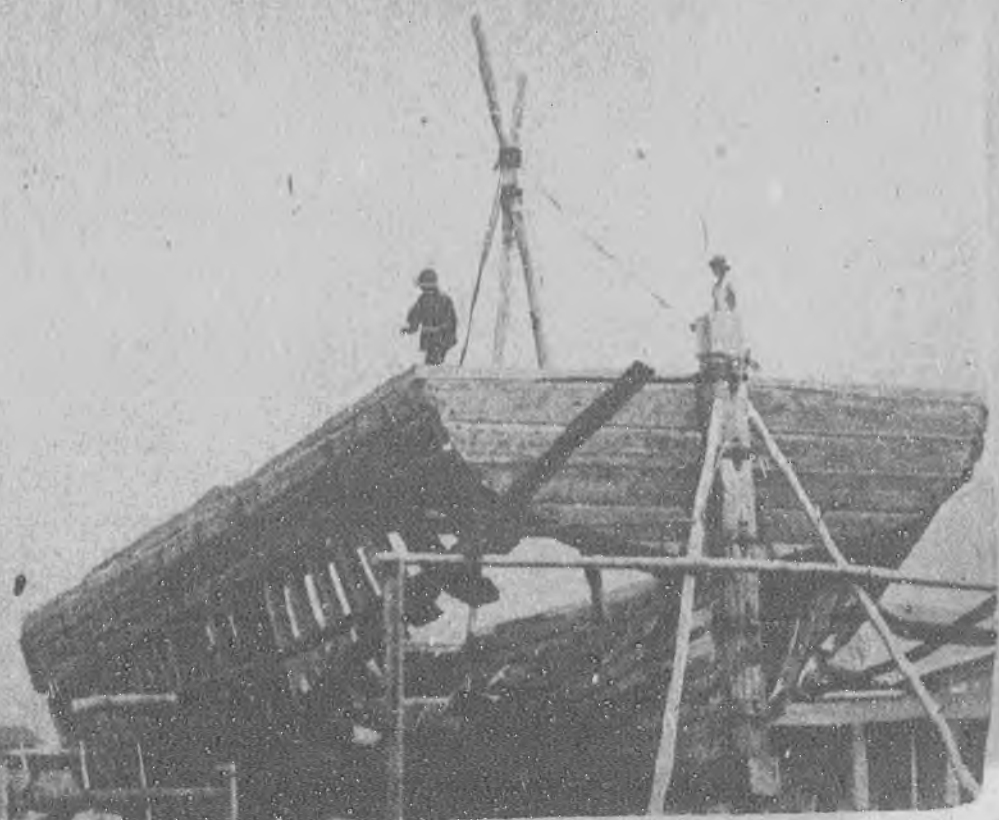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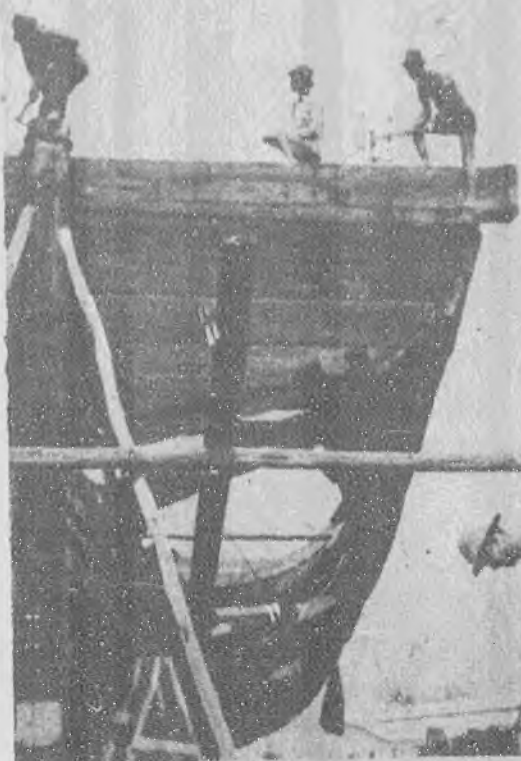
大東亞戰爭一週年

凄壯的
所羅門
海戰。
日本軍
艦炮火
齊射。
（海軍省計
可濟第五
六五號）

一建南
年設方



(濟閱險省軍陸)人工地當的設建樑橋 來馬





菲律賓 由他安島半航至西勒克爾島而修一萬
 (號五六五第濟可許省軍海)渠船浮大的噸千五

馬來

色蘭根農業學校學生的
 施肥作業。(情報局檢
 閱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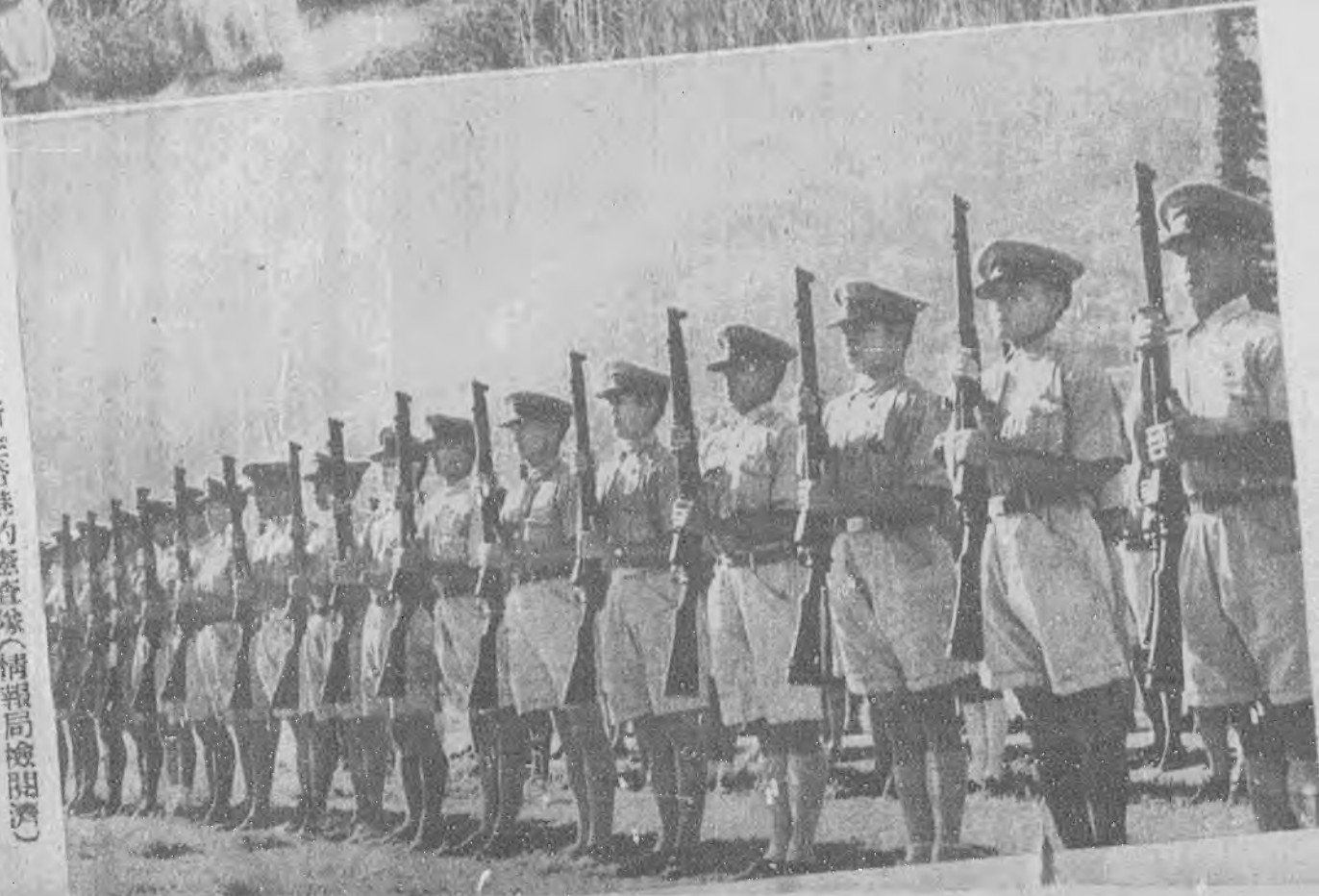


昭南

努力木造船工作的馬來人和印度
 人(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



爪哇 巴達維亞郊外稻田的丰收(情報局檢閱濟)



香港 新生香港的憲查隊(情報局檢閱濟)



肺病治癒期的冬季到來

請患者努力加意療養

據各國有名大醫院，綜合其肺病治療的報告，在冬季治癒的成績，均較其他季節為佳，所以都認為冬季的來臨就是肺病全癒的信號，然冬季與肺病所以有若大的補益，與食欲的增進，營養的補給有很大的關係，所以肺病的療法最根本的仍是營養治療

強化體內自癒機能

在肺病宜於冬季療養的條件下，若素是最適宜的療養品，因本品是以活性黑非菌為

主要成分而製成的藥劑，含有身體所不可缺少的蛋白質，脂肪，奴克連，阿米諾酸，肝糖，鐵，鈣，以及維他命，除每一種各能發揮其營養力之外，又因綜合的結果，能給與體力衰弱細胞以活力，使胃腸本有機能加強外，大量增殖白血球，溶解種之病原菌，驅逐體內病機，是以人體活力的增進，精力的添補，健康恢復極有效

胃腸營養 若素

適 應 症	
胃腸諸症	未老先衰
產前產後	小兒虛弱
肺結核	

總發售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
 日本東京市芝公園·若素株式會社
 滿洲奉天市信濃町十七號·若素製藥株式會社

光之子

童話

鄉 吟

「停止了！可憐的蛾兒呀，不要再撞上去，那是死的誘惑……呵！呵！……」

蝙蝠的喉嚨愈來愈低啞了，凄凄地在暗夜裡發着抖；從屋簷下，從瓦簷間燈光照不到的地方。

水門汀的門壁上，那隻白磁燈罩裡，正堆起一座屍丘。燈黃，淡綠色的，美麗而安靜地睡着的，經過一場激烈突擊之後安息了的小戰士的靈魂。

後者纏着前者，生纏着死，仆倒了，衝上去，沒有畏怯，也沒有哀悼，燈黃，淡綠色的翅膀不斷地向那白磁罩裡投進去。蝙蝠的喉嚨牠們似乎不會聽到，只是勇敢而堅決地撞上去。牠們愛那光，追求那光，於是便葬在光裡。

「多麼嬌強，多麼冥頑的小東西呀！只是爲甚麼要這樣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呢？」蝙蝠贊嘆着，但也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就飛出去，用大的翅子遮了那光，攔住光之子的隊伍。

「放我們過去！我們要那光。」

「不，告訴我，你們爲甚麼要那光？」

「奇怪的話呀，誰不需要光，難道你不要？」

「原是要的……」蝙蝠不想把話聽

拉得太遠，便立刻轉回來說：「此刻却不同了。只是請告訴我，要光難道就不要生命了嗎？」

光之子們稍想了下說：「生命自然也愛的，但那須是對於光和愛的貴重的秤量。」

「嘩！」蝙蝠怪樣的笑了。把身子站直了，帶着尊長似的憐憫的神氣說：「完全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呢！那不過是一個死的誘惑呀。你們可能在光裡得到些甚麼？對於你們犧牲了的生命。回去吧！聽我的話。」

光之子們也笑了，從容的回答牠說：「這只是你的想法，和我們不相干，我們只知道愛我們所愛的。生於黑暗，並不比死於光明幸福，你以爲是嗎？」

蝙蝠暫時瞪了眼，他沒想到這些冥頑的小東西居然說出這樣的大道理來。

然而蝙蝠在牠們面前是不能示弱的，仍然伸着翅子，和氣的說：「道理倒是有，但不能算是絕對的正當，總要兩面想才是呀！愛光，同時也該尊重生命，如果沒有了生命，那裡還有光呢？」

「嘩！」光之子的隊伍裡起了一陣鬨笑，聲音很大，突然給響了一嚇的蝙蝠，幾乎把剛站直了的身子

傾跌下去，趕快定住了神，不快樂的叫着：

「這樣是不應該的，希望你們能够尊重一點禮貌，對於一位紳士。」

笑聲平息下去了，他却聽得牠們亂雜地在發着議論：

「世界上儘是這一類的思想呀……我們聽得很多啦……」

「這班自以爲懂得道理的先生們，太會爲自己打算了……」

「如果沒有光，生存的真實存在，哪裡？想去看吧……」

「把生命交給光，就是得到了光的事情，牠竟不知道……」

「牠是一位紳士哩，哈……」

蝙蝠的臉紅了，牠感到受了侮辱，這些小蟲多竟敢如此可惡，很使牠生氣，但牠爲了保持禮貌，極力忍捺住了，仍然裝出鎮靜的態度，高聲喊着：

「靜一靜！這樣吵是不好的，我還有話要對你們講。」

又靜下來了，光之子們望着那巨大的黑影，沈默地聽着。

「你們是在害着盲目的狂熱病，注意！我說的是你們……」蝙蝠開始用教訓的口吻講演起來：「在先，我也同你們一樣，熱烈地愛着光和熱，憧憬着光之國的美夢。我們也曾結隊飛翔於篝火邊，向那沖

騰起來的烈焰中做着禮讚的旋舞，多麼可羨慕的青春的跳躍呀，然而又是多麼可悲痛的青春的跳躍呢！唉……！那時就同你們一樣……」

牠稍帶着些回憶的感傷，停頓了一下，光之子們靜靜地聽着。

「我的年青的朋友和愛人，便都給那美麗而兇殘的光攫去了生命！篝火漸漸熄滅了，我的狂熱的夢也漸漸醒了，剩給我的只是兩隻焦損了的翅膀和一顆淒零的心，黑暗又統治了世界，無盡的廣大，無盡的長遠，那光只是一個多麼暫短的閃現呵！我開始明白那不過是死的誘惑，從此我便厭憎光，不，我怕光，因爲我所獲得的是虛無……」

「還只是說這種沒氣力的話！」

「不要聽吧！」

隊伍裡發出滿意的語聲，空氣不像先前那麼沈靜了。但，蝙蝠不會注意到這些，牠正在講得興奮，提高了聲音：

「是的！當黑暗統治着宇宙的時候，你對於光的追求的所得，唯有滅亡和虛無……我以爲只要不去做着歌頌和幫助的行爲，盡可能保持着精神上的距離，活在黑暗裡並不算是怎樣的罪惡，至少還對得起生存的良心……呵……！說遠了，你們還是停下吧！冷靜地想一想，爲你們自己，因爲我不忍見你們踏我從前的覆轍……」

「好了，好了！請不要再講下去了。隊伍中終於耐不住了，大聲打斷牠的話。

「總要冷靜地想一想，這是好意給你們的忠告呀。」蝙蝠氣得聲調發着顫抖。

「爲了尊重禮貌，我們感謝你的好意。」光之子們靜靜地回答：「但是，你的忠告我們却不能接受，因爲我們之間根本是兩樣的生存理念，兩樣的生活。」

「爲甚麼呢？」

「那很明白呀！」光之子們笑着說：「就因爲你的生活觀是以生命爲第一義呀！所以你能隨時進退，變換生活方式，能忍受黑暗而且安於黑暗，這在你看來是自然的，多少還是幸福的。至於浸埋在黑暗中而自以爲在保持着精神的距離，宣說着良心等，這些話還是請想一想吧！我們沒有太多的聰明，所以一直是把生命獻給了光，而無所背悔。對於愛是不能較價論值的，真理的道路也只有一個，隨便把些甚麼昏狂，冥頑等名詞，加給我們，我們也都不管……明白了嗎？蝙蝠先生！你的翅膀可以收起了一！」

「睜開……」後面一聲連聲地叫，而且攔了上來。

蝙蝠自討了一場沒趣，牠們的頑強而純潔的信念，也使得牠們倒，牠不能不宣告失敗了，於是收起翅膀，懶懶地退回簷下。這時牠在讚歎之中還有幾分悻悻，因爲牠們對於牠的態度，實在是不大恭敬。

水門汀的門壁上，那白磁燈罩的周圍，光之子的隊伍，突擊得更加猛烈了，後者纏着前者，生纏着死，仆倒了，衝上去，沒有畏怯，也沒有哀悼，燈黃淡綠色的翅膀，不斷地向那白磁燈罩裡投進去，發出丁丁的撞擊的響聲……

「睜開……」後面一聲連聲地叫，而且攔了上來。

蝙蝠自討了一場沒趣，牠們的頑強而純潔的信念，也使得牠們倒，牠不能不宣告失敗了，於是收起翅膀，懶懶地退回簷下。這時牠在讚歎之中還有幾分悻悻，因爲牠們對於牠的態度，實在是不大恭敬。

水門汀的門壁上，那白磁燈罩的周圍，光之子的隊伍，突擊得更加猛烈了，後者纏着前者，生纏着死，仆倒了，衝上去，沒有畏怯，也沒有哀悼，燈黃淡綠色的翅膀，不斷地向那白磁燈罩裡投進去，發出丁丁的撞擊的響聲……

談苦茶庵

抱彭

我們批評一個人，常之陷入幾種錯誤：第一對那人根本沒有極冷靜極理智去整個認識他，總要以一條公式，把他的思想文章氣質修養，一項一項代入，看之能否得到我們預期的結果，這真是一件既危險又可笑的事。其次就是帶着有色眼鏡，以個人的愛憎偏好看一個人，甚至決定出是非優劣等々。如果純以自己的意見批評一下，本也是仁智之不同，未可厚非；若竟有是非優劣之見，甚者且「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則其偏激危險，去前者又不可以道裡計矣，掉句文說，未免「有失詩人忠厚之旨」吧？此外尚有：「人云亦云」，「斷章取義」，「以一管窺大德」種種情形，在我們國度裡不一而足，向來一般對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的看法，總不出以上幾種令人不太滿意的態度。關於苦茶庵，我個人覺得，廢名的知堂先生及關於派別二文，錄出作者與知堂平伯的對話，娓娓談來，林語堂談中所請頗有論語中的氣象，真是兩篇好文章，必有此種氣象，方能對之有深切的認識。昨夜檢出來，在床上又讀一過，不由想起前幾天和一個朋友斗室促膝，談苦茶庵的思想文字等々那種契然無間情景。此外還

有一篇陳鍊青的談知堂先生的思想和文章，也比較令人滿意，不佞雖於苦茶庵小品有一種偏好，但慚愧得很，限於年齡和學力，殊不足以言了解，當然談得不會好，竟率爾執筆多少有些唐突呢？事前曾和另一個朋友談起我對苦茶庵的看法，他說我的態度不够客觀，但也沒辦法，把自己的一點讀書印象，終於還要寫出來，給朋友們看々而已。

林語堂說他是今日之公安，最初我覺得與其說他似公安，勿寧說他有明人的氣質，後來想起袁中郎全集，晚明十八家小品裡，仍不免有故意做出與世俗殊的地方，如「某某俗子也，揮之不去，令人作三日嘔」之類。尤其在尺牘裡，總要流露出一些狂狷之氣，這在苦茶庵絕不會有，廢名先生說公安派「文采多優，性靈靈溢」，真是見道之言，把他比作陶淵明，北齊楊休之說：「余讀陶潛之文，辭采未優，而往々奇絕異語，放逸之致，凄托仍高」，廢名先生特別提出「辭采未優」四字，對苦茶庵的文章和人格，這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發現。還有俞平伯先生提出的「感覺」，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很耐人咀嚼。他和乃兄魯迅的文章境界，用他們自己的詩句來表示：一

個是「請到寒齋吃苦茶」，一個是「且持卮酒吃河豚」。讀知堂的文章，他把我們領進一個境界裡去，處々是儒家的中庸和寬容，讀他的文章，雖不必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的程度，但至少要有中年以上的心境方可。所謂中年以上的心境，既非必有年齡的限制，且亦非有暮氣之意。苦茶庵之被人誤解，多半還是因為他有一個胞兄魯迅，一般人總以親生兄弟為甚麼不一樣呢？這真是一件冤枉事。即使修養相同，但氣質使然，終不可強求也。他的五十首壽詩，被各方面攻擊無已，和其詩者竟有「自甘涼血冷如蛇」之句，他老人家不但沒有一點慍色，反倒寫了一篇小文，曰：「古董小記」。讀其文彷彿頗有辛辣之味，不由令我們想到，多少有那麼一點紹興師爺氣，在日本之再認識的附記裡，這種氣味更濃厚一點，於從容不迫中流露出來，知者自能神而明之。如果我們從血緣上來找他與魯迅相似之點，恐怕只有這一點了。

幾年前中國的文壇，因為人間世，宇宙風等之提倡小品文，翻印明人小品，而有載道與言志問題發生，其中被所謂正統派攻擊得最厲害的，就是苦茶庵，但是他從沒有回敬過，這是「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態度。這種態度，與其說是對敵人的寬容，勿寧說是對自己的寬容；因此都說他不積極，雖然他自己已覺文字頗有積極之病；又說他不接近現實，不够偉大，鄙意都不敢贊同此種說法。此公只可作我們一個很不錯的朋友，到苦茶庵瓦屋紙窗下，用宜興壺啜苦茗，談一點人生上的問題，在親切招待下得些豁達識見，即所謂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至於板起面孔說教，做我們的導師則大不可也。請問人生問題與現實問題，應有優劣之分乎？林語堂說他「不能領導群眾，搖旗吶喊，只是純然取科學態度求知人生之作者」他自己亦說：「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讀者則大怒，或怨不佞不從容賦口號，轉喉觸諱，本所預期，但我總不知何以有非給人家去戴紅黑帽子鳴道之義務也」他對社會國家的貢獻，亦只是秀才人情紙一張，作一點讀書筆記「涉獵前人言論，加以辨別，披沙揀金，磨杵成針，於世道人心却當有益」，這種工作非博極群籍，見解精確不可。「不佞抄書，並不比自己作文為不苦，然其甘苦則又非他人所能知耳」，常人之不能知，亦即常人之不能辦也。

關於中日問題，他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可惜能够以不以人廢言的態度，相當理智的去接受者太少了，「在十七八年前我會說過，中國在他獨特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可見他遠在「十七八年前」，就已對中日關係有一種真知灼見了，較之一般連一知半解也談不到的投機者，其程度豈可以道里計？凡是有相當修養的學者，有一定的主見，這主見並非偏見，完全是由讀書經驗而來，很深厚，所以不隨波逐流與世俗轉移。他說：「我不喜做時式文章，意思又總是那麼中庸，所以生怕寫出來時不大合式，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够客氣了」這話所謂中庸，當如馮友蘭在新世訓裡所給的解釋，即是既非有過，又無不及，而是對一件事最「合適」的態度，非如普通把「模稜兩可」，「十取其五六」就認為是合乎中庸之道之意，正因為中庸一詞之為人歪曲，所以他的態度連代也被人誤解了，至於儒者氣象，也非同於迂緩懦弱的腐儒，不過比起真正的儒家多少缺少一點熱情而已，這我們不能為賢者諱。但是他有儒家的想道，比如他對某一件事的意見，總是說：「在我個人以為如此」，絕不強人所難，我們從這種儒者的中庸和想道來看苦茶翁，我們看見的是永恒的人生。談到消極與積極問題，他在責任與英雄崇拜兩篇小文裡都引到洪允祥的醉餘隨筆云：「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酸曰：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然則怕死者是歟？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死便了事。讀此我覺得他雖然少了一點儒家的熱情，但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還是有的。至於偉大與否的問題，一則有些優劣之見存於中，二則現在為時尚嫌過早，因為有些事，雖蓋棺亦不能論定，也許再過二三十年也說不定。其中郎全集當時列為禁書，正統派斥之為野狐禪，誰知二百年後會人給有他翻印提倡呢？記得五年前看到老人一首打油詩，有一聯云：「把筆有時忘失馬，坐堂何意笑牽牛」有人和其牛韻曰：「是非身後任呼牛」則唯有待歷史給我們解答了。

寂靜的房子

高爾茲 譯
劉嘉祿 譯

高大的灰色牆一帶是寂靜的。在一塊被高大灰色牆房切成四方的天空下，除一切的自然外，可見的只有犯人，看守囚犯的人和一隻捉捕獄中老鼠的貓。

這寂靜的房子裡一切整然有序，好像上帝自己早在這裡工作着了——不遠離，不緊迫，不猶豫，不鬧。無意見可懷疑的是全然像一架裝好油走動的機器。然而，每件活動在這裡的人類的事情一天天的，一年年的總進行着——好像他要準備去了。太陽昇起來，太陽落下去——傳說在寂靜房子裡的就是如此。

穿黃色有箭頭符號衣服的囚犯工作着。每個人進到這裡要量身長，秤體重和發音響；而且按照進獄的先後排定他的號碼，他接到他的寂寞的勞作又接過保其身體使能適其工作的一定量的食品。每天的他取回這寂寞的工作，然則，他的工作倘若是在有斑點舖石子的庭院裡懶惰的步行一小時，牆上就塗寫出一個號碼，等到另一個寫出時止。每天早晨，到星期日兩次，他寂靜的到小禮拜堂去，用幾乎聽不出的聲

音，來禱告犯人們的寂寞之神；這就是他言語上的罪行。

後來，他的貪慾的耳朵總聽到收師說話了，靜々の，他一行々の向前移步，沈墜在這聲音的貪慾的快樂裡。但是那教義太空虛，只有罪道的音樂才抓住了他的聽覺。

在准他進入這寂靜的房子以前他已容忍了幾個月孤獨，現今，在白粉牆的小室裡不知為何他完全擦淨黑色地板的污泥，一天之久他單調的只消磨了十四個時間，除在星期日他得消磨二十一個，因為那是上帝的日子。他來回上下的步行，用來消滅了他的自語，聽聲音，以他的兩眼放在門上小孔間，由這兒他不能窺視着什麼反被人所發見了。在閃光的錫製的杯盤中有他的黑髮鬚毛的刷子和一塊肥皂，此外就是擡高陳設的神聖之書的金字塔；沒有聲，味，甚至一個蜘蛛也不見，有的只是他與他上帝間的幽靜意識而已。但是在及他上下踱步時之間是任什麼都不存在，他聽響，他的胸臉壓着地板躺下；到黑暗降落了，他可以注目觀看，祈求着睡神，這犯人們惟一的朋友，快撫摸他們入睡。這樣，一天々の，一星期々の甚至一年々の就按年數的長久安給了適宜而會是他聽過的名字。

寂靜房子的工作場裡除工作的聲響是聽不到旁的：人穿着上邊有箭頭符號的黃褂，帶着一種可怖的神氣忙碌着，他手，脚，眼無時不擺動，他們的唇也動着但聽不出聲音。這些張唇上看不見有微笑——是如此嚴整的秩序。

他們的面形全是一個樣，彷彿他們說：「我們沒有可注意的——沒有；我們沒可希望的——沒有；我們這樣的工作是怕惡感！」他們的急速的抑鬱的凝視攔住了他，是希望他們的寂寞來的；然而他們好奇的，怨憤的，偷竊的眼藏在各自的深處相同有挑戰的意思，又像明瞭他們的訪問者，從世界他們已被這寡人間之外了，而數百的自由之民們，數百萬終天每日的都不孤獨，都能談天；好像他們看見養育他們的社會，催迫着他們的步伐達向物理與智力的適宜點上，但從這裡他們是找不到路子的，只有犯罪以許多年的寂寞酬報；也像他們聽到了脚步，聽見這個不意中的闖入者被遺出喋々不休的審問的人之正義的整篇宣言：

「你們是危險的呵！你們生來非常渺小的靈魂，由於嚮導犯罪的生命又被減小了。因此，爲了我們來保護我們把你們安置于鑰匙和鎖下，在其間准許你們工作——看，聽，摸，都無所得，不用責任，不用教導，以你們的仁和劍奪了人類間的親切。我們將來看見你們已變成了純潔的人，有種甘于粗朴食物的滿足，到將來我們檢查秤量你們一次身體，然後日夜的給你們甘于儀素的衣服穿，分給你神聖的勞役做你們就可憑你們的力量支配這工作。除長實罰是極不輕用的。惟恐你們給了我們麻煩，且沾染了每個人，一定要你們安々靜々の盡其可能的單調着，你們運送了社會而犯罪你們的思想惡劣，倘若施用了我們的方

法你們應當拋掉那些思想那就好多了！有些理由我們不能告訴你們，只是你們在起先有很小的社會本能；但那不久就要殘廢的了。所以經過過苦的幽思和永久的寂寞，受過你們那小室的寂靜的恐怖，這樣，確實無疑的你們就把那些——不善良，對人的不道德等——完全拋棄了。你們要浮上濼濼一切社會本能的念頭。我們相信自己已改過我們沒有酷行的必要。經過了寂寞與孤獨以後我們就要剷除你們的思想；爲的是我們處々留心可在你們的身上建造出新鮮的思想。沒有在寂靜與孤獨中是沒有真實的受苦在——所以我們相信，因爲我們自己永未輕忽過單獨寂寞的一日，一個單々孤獨的一日！」

這些，用他們眼顯示出的彷彿是穿黃褂的人們所聽到的了，但他們好像也用眼表示答回了：

「統治者！你告訴我說由于我行為錯誤才得到了這裡，好像我是生于帝王之家——從夫莫思密。布立克大街帶上來的人。我的父親永不會和警察反目過；他墜入了羊癲瘋的發作——我不該當有一個父親名義的他；我也不該當有一個時常煩擾他的母親，她離棄了我，你們會說我自幼就是兇暴的吧。這是個小難處，你們明白。爲了固定的做事，統治者，他們給我六個月的孤獨的驚池。六個月裡我每天的問着自己：「倘若我再出獄了，而且他游蕩的引誘我的女兒——我要怎麼辦呢？」我于是回答：「殺了統治者，我沒有別的可想了。除了那個同我活々の在那裡埋沒外還有

什麼。你們告訴我在那裡寂靜着應當自己做了許多事，但我也如着了。從來我不是永遠奇特的人。噫，那時出來了我就作了一件大錯，我覺到給我判定了的罪名，相同我永未留在過獄裡誠實的管我的生活。我不應該當一個木匠，我猜想人們無論什麼都至于信賴的，惟不喜歡的是一房子；因爲那和牢獄相差無幾；我應有個和我同類幹的買賣。你們告訴我的，我所要望的是鄰人對我的愛嗎？但是統治者，在我來到這以來，我依法正規的消磨時間在那個工作上。你們要消磨呢，統治者，你得要喝酒呵，你的肚子感覺一種可笑的戰慄；所要望的乃是一片火的熱情——這樣，當你帶着一個六辦士置用於熱情以外，你說那是錯誤。但是，幸運的統治者，酒流在一個人心裡相同從愛他的隣人而經營的生活……不久以後九個月的孤獨另一個微小的天命使我正直起來，當你爲尋找另一件事而衰頹了心神，你的思想爲需求咀嚼了一點而腐敗了，你感覺到整天和每日都像一個可憐的啞吧了罷。像籠裡的一隻老鼠在你發覺見一個看守者那簡直就等子一個豬。這時節我應變成一個不凡的人——然而我這樣辦了。我是該有一個怪異的思想，讓人來責罰，來教導我上帝的愛；但是，統治者，看我終天每日這樣的思想一遍，我實不能找出來所做的些什麼，在我這邊裡的別人我要他暫停一下，除掉我是沒有旁人在那時獨自走出，我始終是一個敏捷的，像你現在在注視我所能見到的一樣。倘若你問我

都是想了一堆什麼，始終我不能回答，看我是不能說一句話的呵……這好像是他們的答復，他們的唇只不出聲響的動着。

看守人監視着這些張動的唇，他的眼——一雙看守者的獸眼像正在說：「請先生，別激動犯人們！——你完全閉眼的？」

於是訪問者走出監獄的院子。

灰老的樓上建築了一帶新的灰房子，高，的響向天空，着白色的正刑案上點綴着許多犯人在一塊兒；一百隻腳膝上來移動着。白色的小室爲禁錮起他們來建築得很安全；牆裏得厚，的使他們任何也聽不到；同時阻擋了他們的呻吟聲外出；石頭連接的再充實了繩子不使人既令多麼小的能分享一點他們的寂靜；爲建設幾個不可到達的窗口，從那兒不能見到什麼；爲從無罪的人們在思想把他們遺忘，因在他們的寂靜中消失，然而寂靜是于旁人有益的，記住了反不能喜悅。天空灰色的籠罩着他們，他們也是灰色的對着天空；除了輕擊他們的工具發出沈悶的聲響外，沒有一些別的聲音傳出。

訪問者走出監獄的大門去；然而遇見他的有三個犯人走進來——最高個兒站在中間，是一個走的很快的老人，爲風雨摧殘了的臉生着灰色的硬毛，像輕箭的兩眼固定在訪問者的身上；他露着他的黃牙微笑。他的唇動着說了幾句什麼。這樣，如天空已黑暗終日，突的有陽光照射證明世界設計的優美。這話懶惰寂靜的實質的證據者只是一句無元氣的從寂靜的房子喊出監獄外來：「啊——！」

紀水

黃昏之獻

黃昏是一個飄着長裙的姑娘，靜悄地，是從什麼時候它又溢滿了這一角

窗外寂寞的蒼天？

蒼天無語，

它是有一堆載不動的記憶嗎？

靜地整着眉，

抑是哀怨於它紅顏的薄命呢？

厭煩於後面暗夜永恆的追跡呢？

你猶記憶得嗎？

這萬里外的遠人，

那一串密密穿在

記憶之線上的黃昏。

記憶也呆蠢爲一隻時鐘嗎？

本能地，刻板地，

每當黃昏展開蒼茫的天色，

遂也展開記憶。

記憶是旖旎的

乃爲一首詩，一支夢，

一面飄在春風中的旌旗，

記憶是甜的

拖着無盡深遠的蜜味

記憶可又是毒的

像鴉片，像嗎啡，

像一切毀滅生命的毒品

咀嚼它以生活嗎？不久，

窗外寂寞的蒼天？

(在青島)

它總會使你消瘦乃爲一具骷髏。它是一陣颶風，

狂暴地，殘酷地，

就在你準備去避免它的襲擊時，

吹起波濤，捲起巨浪，

它已完全破碎了平靜的心湖，

甜蜜嗎？

甜蜜後面可有無盡的哀傷，

無盡的空洞，

就這樣深自埋首臂間

任青春溜走嗎？

年華不會倒流，

青春可沒有第二個。

挺一挺腰，

用力舒展一下僵凝的臂膀嗎？

但青春，青春爲記憶腐蝕得

已爲一片不會再引起

靈的貪婪的繁葉，

啊，它真的就這樣的

逝去了嗎？

這樣迅速的，

迅速得不容有片刻思索。

遂又伏下身軀，埋下頭，

任情感暴虐的摧殘

沒有抵抗的勇氣，

也沒有力量，

任逝水年華急遽的流——

流走了年少朱顏

而遺以兩鬢白霜，

唔，是從什麼時候，靜悄地

黃昏又溢滿了這一角

窗外寂寞的蒼天？

(在青島)

查顯琳

枕頭

枕頭是座橋樑

腐朽的老舊的

落了色的橋樑

帶我走吧

多遠多長

度過橋樑

我知道那邊

那邊就是我的家鄉

從來沒有提過家在哪兒

是呢 從來沒有提過

但是有一天

我忽然看見

蒼松翠竹作了我的傘

細雨中的流水

流水流過我的腳前

三年後

我在枕中天地裏

認識了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不再

結懷鄉的遠夢了

再三年我要帶了我胸

枕頭睡起長帆

遠遠的走

得回醒來看見枕頭

橫陳牀上

心中怪難受

我說只是難受

不是什麼難受

(在青島)

楊濤

白描

紅霞環繞了芳屋頂，籬芭的邊線

有淡淡的藍烟升起

在長堤上，輕靈輕靈的歸鈴喚醒

時日的孤愁。

河岸上長着高高的青草，朝晨的

露珠發出美麗的光彩，

草地開滿了黃金色花朵，孩子們

唱着個早春之歌

流水在砂灘之間婉轉嗚咽了。

如今不是灼熱的夏日麼？

春天遠了，我的心有虛空的蒼白

的深秋寂寞啊！

牧羊者站在山坡上望幾隻浮沈的

白雲作出神的癡想；

廣漠的綠色田蕪沒有了荷鋤的人

也沒有犁地的耕牛。

風旋轉着從土道上吹過來，小橋

上行人佇立凝思，

柳絲低低的拂着他草笠的尖頂精

蜒靜靜地在上面安息了。

聽見我自己蹣跚的足音，想起流

亡吹簫人的嘆息，

惘惘之日的行旅我有沈重的鄉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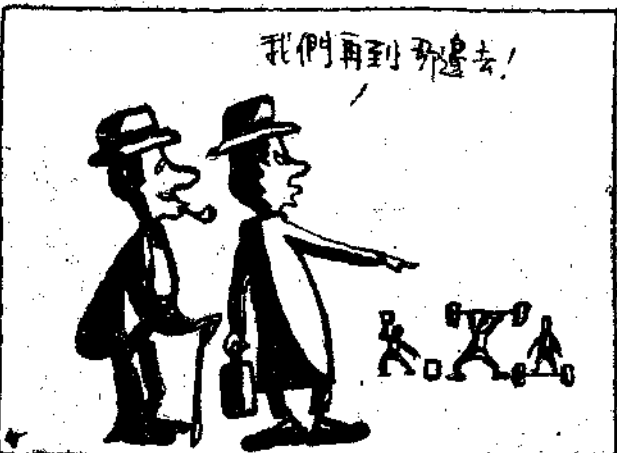
之思。

八、二晨九時寫

篇片鴉·篇二第

民吾與國吾

作 淦 宗 寶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特約連續漫畫

鐵窗生活實記

③ 楊光政作

拘留生活

歸之後，又在我們的身邊搜查了一回，什麼自來水筆，皮帶，紙張，鐵器，甚至眼鏡，印章，都被扣留了。於是交給我們每人一條霉爛得發臭的軍毯，領我們跨過了廳前的一方小天井，拉開了一面鐵條交成的門，走進了一間木籠子裏——這便是拘留所。

我和老牛，老洪，老黃四人，自於子夜時候被送進了警備司令部檢察處的客廳裏後，一直到翌日清晨還不見傳審，心裏正在不耐煩，終於在十點鐘的光景那個先拘捕我們的小麻皮走上來，拿了一張字條兒交給那監視着我們的兩個憲兵。

「……送他們去。」

「到那裏去？」我問——覺得他們不像就審問的樣子。

「看守所裏。」

「請你們早一點審問好不好？因為我們還有事情呢！」

「好的，好的。」小麻皮順口敷衍着，就走了。

兩個憲兵跟在我們前後，經過了若干舊式的房屋，繞過了佈置着假山和水池的花園，轉了兩個彎，就一直走進了一條長古舊的走廊裏，像是走往地獄裏去一般。在走廊的盡頭關着扇木門，一個憲兵敲了一下門，在那門板洞裏現出兩顆眼珠，「拍！」一聲門開了。門裏也站着兩個憲兵。

左轉彎，踏進了一間空曠古舊的矮廳裏。那兒有憲兵數人和三個穿軍服中山裝的人。同來的憲兵如「交貨」一般地把他們交給了看守所裏的負責人後，便走了。

那三個穿中山裝的人，一個是看守所長，兩個便是通常的所謂「牢頭」，「在這裏稱為「看守班長。」

在一隻桌子上放着一張檢察處傳來的字條兒，上面寫着：「送來赤匪四名：楊光政，牛常真，洪景明，黃定一。」

一個看守班長命令我們在各自的姓名下面填上了籍貫和年

在木籠子的中間，展開着一條高敞的走廊，頂上罩着兩旁斜下的鉛皮，鉛皮兩端的下面各撐着一排玻璃，支在兩旁拘留室的邊頂上，所以光線倒還明亮。可是那股觸鼻的氣息，辨不出是霉氣還是阿母尼亞，實在難聞得要令人却走。然而，走的確是走，不過不是走往外頭去讓我們迴避這一股氣，却是叫我們走進裏面去多嚐嚐這一股氣。從此以後，我們就在這一股穢水下生活了。

兩排面對面的拘留室，都是用木板釘成的，一共有十二號。每個號子左面的門，都上了鎖，門中間開着一個長方形的較大的洞，鑿着一條一條的鐵桿子，這就是「鐵窗」。

當那看守班長帶領我們跨進去，皮鞋腳敲在走廊的水門汀地上時，只聽得「鼓鼓」之聲，十分清脆。周圍空氣肅靜，有點冷清清地。但是，斜轉眼去看那鐵窗和木門上的小洞呵，伸長頸子的人頭，正在震動，大概都在急於認識一下新來的「寓公」，到底是些什麼腳色吧？

「鐸！鐸！鐸！……」看守班長把第一號門上的大鐵鎖開了，拉開了門，喊一聲「進去一個！」於是老洪被關進去了。接着便關了門，「快勒！」一聲，下了鎖。

「行行重行行」，到了第三號門前，老黃又被送了進去。老牛被關進了第五號，我被鎖在第六號中。

我們便這樣地被隔離着，過起拘留所中的生活了。

我硬了頭皮，跨進了暗沉沉的六號監室，聽得木門關上，

鐵鎖一響，就只好準備着體驗一下鐵窗的風味。

這是一個不及亭子間大的木籠子，進深不過丈許，闊僅六呎左右。靠牆後板壁，搭着上下相疊的兩層通鋪，都是睡人的。靠牆右邊板壁，從鐵窗下面向裏伸展到通鋪，也搭着兩層狹窄的木板，上層睡人，下層安放押犯們的盥洗之具和開水壺等用器。一隻木蓋已破的馬桶，安置在這邊下層木板的下面，陣陣的尿臊臭，從那兒散發空間，撲入口鼻。

房頂的前頭，直撐着一扇一方呎大小的氣窗。房頂後頭開着一個三吋左右直徑的鉛筒，像烟窗樣彎曲着伸出在屋頂上面，算是一個通氣洞。所以空氣還能免強流通，不至於悶死人。在屋頂下面，一條條堅硬的橫鐵門代替了天花板；地面是用水泥砌成的。所以關進了裏面，真是人地無門，升天不能。

待看守班長走遠以後，便有幾個同室的押犯圍了上來。倒并不是要向我敲竹槓，而是好意地探詢我犯了什麼罪，爲了什麼案子。等我說明了是政治犯時，他們對我就更親熱起來。原來這幾個月中，各地的共產黨被破獲的很不少，捕獲的人大都解來關進裏面，差不多每個監室裏都已住着一兩個政治犯。因此後來的政治犯得以前先來的政治犯或其同情者的照顧。

「上來坐！上來坐！」一個高坐在旁鋪上的人向我歡迎地打着招呼。

這間狹窄的監室裏，已經住有十多個人，大都是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他們把通鋪都佔據去了，我即使要擠上去，也頗少空位。只有招呼我的一個，面色又胖又白，不過有點虛腫。他的衣衫，形容，也還整潔。所以我樂得和他結交。就踏在下層的木欄上，屁股一墊，坐了上去。後來我便和他併睡在這隻旁鋪上這隻鋪只有兩三呎闊，本來是一個人睡的，現在自願讓我也佔半席地位。兩個人在晚上擠是一堆，連翻身都翻不轉來了。

這個朋友，別人都叫他「神經病」。照他自己說，他原是一個憲兵，後來爲了救國，曾經獨自拿了一面旗幟，面寫着「別動隊」，自稱「隊長」，在街頭遊來遊去講演。有一天，還拿了手榴彈到下關，向停在長江中的外國軍艦擲去，因此被抓住了，解進這裏。他常滔滔不絕地講述這段「光榮史」，很有點得意自豪。然而別人却都說他吹牛皮，叫他「神經病」這在他自然是竭力否認的，甚至還要伸出拳頭來打，於是惹起了一場噱笑。

他和我好像是一見如故，忙問我的姓名，是在那裏被捕的。還有一個高大的士兵坐在附近旁聽，後來知道也是政治犯。我回答他說，我是在南京中大被捕的。

「那末你認得朱傳明麼？他也是政治犯，在南京被捕的。」

「朱傳明」？我想不出這個名字。

對過七號裏有一個人頭貼在鐵窗上，在向他打招呼。他便指點我說，對過的那個人便是朱傳明。

我一看，呵，從前我們一直猜疑已經逃過的那個南京「市委」的「宣傳部」負責人，想不到却在這裏碰頭了。他向我們用的是章中英這個名字，現在却改了朱傳明。於是我也貼住鐵窗，驚備和他談話。

「我總以為你們逃了。怎麼仍被抓了？」老章壓低了聲音，喊：「噤！噤！」

「我不會逃得。誰知道會被捕呢？」我向走鄰裏吐了一口痰。

老章趕忙搖手：「在這裏再不好隨便了，給看守班長看見後要吃苦頭的（編者按：吃苦頭之意）。」

「老林」他又向招呼著我的那個人說：「請你照顧照顧他。」這是當然，不用你說。被稱為老林的說。

「噤！噤！噤！」皮鞋聲響進來了。

「我和你是沒有關係的。知道嗎？」老章匆匆地說了這句話，便把身子縮了回去。室內頓時靜寂下來。

我也就退了下來。我體味他這句話的意思，我知道我的被捕並不是因為他的關係。

待看守班長的鞋聲離開後，老林又告訴我，還有三個政治犯本來也是關在這個拘留所中的，現在已被陸續調到外邊的優待室裏，因為他們已經相繼自首。最初被捕的是石小峰——是一個負責軍隊工作的「軍委」，因為他怕死，於是索性開去，拘捕了許多的人。老章也是被他咬出來的。這樣，我才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一點大概情形。

「你來遲了一步，早飯剛剛開過，下次開飯要到下午四點鐘哩。你肚子餓嗎？這裏也可以叫客飯，就是價錢貴些。」老林又向我說。

我的身邊還有兩三塊錢，於是就託「外役」先叫一客飯來吃。所謂「外役」，就是在監室外面擔任工役的押犯。

到了下午，我留在校裏的被褥和幾件衣服送來了，另外還有一段甘蔗和十塊大洋，聽說是一位向極同情我們的助教親託警備司令部中的熟人轉來的，大概與我同房的老友也已來過，但這時外人一概不准接見，所以沒有碰頭。到後來，才

知道與警備司令谷正倫私交極厚的兩個教授，那天也會親來營救過，所以我始終不會受到一點皮肉之苦。

我把甘蔗分成幾段請了客。十塊大洋則照例存在看守所長室裏，以備日後隨時提用。

我與同室的難友談了一回，知道在下層通鋪的右壁上，有一個脫落了木節的小洞，可以與隔壁五號裏的難友通話。於是我就屈身爬進下層通鋪裏去，嘴吧貼在板壁的小洞上，找老牛談話，知道他那邊有一個知識份子的政治犯在照顧著他，並無為難情事，總算為他安了心。

三

在這拘留所裏，每天只供給兩頓飯。一餐是在上午十點，一餐是有下午四點。每當開飯時，由那看守班長押著外役挑著飯擔菜桶，開了木門，搬進一大籃的飯，和兩鉛盤的菜來。碗箸也是由監方經常借用的，大花粗碗和毛竹箸，每人一套。飯菜送進後，門自然立即又鎖上了。

上下鋪各分了一鉛盤的菜後，於是大家搶著盛飯，團團圍坐上下兩通鋪上吃。飯是又黃又爛，衝著一陣陣初陽的毒

臭，初聞到這種味道的人，恐怕作嘔都來不及，無論吃下肚去了！一踏盤菜呢，好像是死水池一般，在那污濁色的水底下，沉著幾葉爛菜，在盤邊上總算也浮著一點油色。這味道是够噁了。然而大家還是踴躍地把爛菜攪來往嘴裏送，兩三箸後，就只剩了湯，於是一個一個舉它起來往碗裏倒。像這樣不堪下肚的「佳肴」，可是每次總是飯亦無餘，湯也乾了。

吃過飯後，便由外役把飯籃菜盤拿了去。等一回兒，又挑來了水桶，從門中間的小洞裏搬進一兩勺的開水，倒到水

壺裏。和外役沒有交情的，可以多弄到一點，好多派一點用場。

在每天早晨六七點時，看守班長帶了一竹籃的大餅油條進來販賣，以供押犯們作為早餐之用。價格自然比外間貴，作

料也比外間少。這時候，他對幾個有錢的押犯特別和氣，向

著他們招徠生意，有時還喊著名字強派他們要買多少。別的用

用品——諸如乳腐，花生米，牙膏等，也可向他特約購買。甚

至禁止吸用的香烟，紅丸，也可以偷偷地向外役特約購得，

不出面的看守班長自然是與外役串通，分享其利的。只有火

柴無論如何不准帶進來，因為怕押犯放火。然而沒有火柴，

如何吸烟呢？却自有妙法，就是用草紙捲成一長條，再從破

被架拆下一條棉絮，均地包在紙卷的外面，棉絮的一頭須

過二三分鐘，將它拿起捲鬆，同時對那燃燒過的一端吹氣，就常有火。至於一頭曾經燃燒過的棉絮，大概還是從前傳

留下來吧。

在吸烟時，當然異常秘密，不但「放哨」戒備，暗地抽

吸，不使看守班長看見；而且要連烟都吃下肚去，勿使味傳

出給看守班長聞得。要是不慎給看守班長查出，一頓無情的

板子是不可免的。

至於大小便，在平時就只好用那隻馬桶，這時，臭氣四

溢，然而無法規避！

任在這裏邊，因為空閒得沒有事情做，於是有些人在攤開

了象棋盤對著消遣（這裏不准帶進紙筆，但他們自有方法

弄到紙筆來自製一套棋）。但是一聽見看守班長的脚步聲，

他們就馬上把象棋盤收起來了。也有些人，在圍坐著各述記

聞經歷，或者討論問題，互相辯駁。而大部份人的大部份時

間，則是睡覺。一到晚上，大家一早就睡了。

明晨天剛亮，大家就醒了。不久，就傳來了「打的的

打」的起身軍號，於是沒有起身的人也急忙穿衣，整理內

務。接著，皮鞋聲踏了過來，「鏗鏘鏘……」響響，是看守班

長來放封了。

四

被鎖住的監房門，每天有兩次放封。一次是在早上六七點鐘，一次是在午後四五點鐘；其餘的時候，那木門老是鎖上的，除非有特殊的事故——例如有人要提堂審問，或有人已經判決徒刑移拘獄中，或被開釋等；如有體積較大的東西在鐵柵子或木門洞中拿不進來，也只好開門。但開門的時間只有一回兒，押犯是不能隨便外出的。只有在放封時，押犯們可以走出門外去大小便洗臉，或在走廊裏散一回步。

拿着一聯串又大又黑的鑰匙和一條木板的看守班長，「噠

噠噠……」地步進了走廊，鏗：鏗：鏗：把第一號和它

對過的十二號房門先開了鎖，大放了正門，讓其中的押犯走

到前端的盥洗室中去洗臉，或到後梢的廁所中去大小便。隔

了兩三分鐘，又開二號和它對過的十一號的房門，同時招呼

着十一號和十二號的押犯回進木室中去。這樣輪流放封下去。

冷清清的走廊裏，頓時熱鬧起來，有的人在故意徘徊以等待

講。那祇有四五隻糞坑的廁所裏，站滿了人足，每當廁所門開關的時候，陣陣的濁臭往外直沖。所最倒楣的，是近廁所的六七兩號裏的押犯，欲避臭而不可得！

同時，沒有放封的號子裏，有許多人都羅坐在旁鋪上，或提出馬桶站在上頭，以便接近鐵窗，看望往來的行人，招呼他們的熟識者談話。也有把頭遮着門洞往外看，甚至爲要看得明白一點而將頭塞出洞口。

「不要講話！——回來！——」看守班長一手帶着「叮叮」響的鐵鑰匙，一手擡着木板，前前後後地巡視着，監禁着。在談話的人給他碰見，木板就會揮上來。只苦了那把頭塞在洞外的人，因爲洞口過小，望見班長走來，急切之間，頭縮縮不回來，「平着頭縮，不行；側着頭縮，也不行；常常弄得刺痛了耳朵，撞腫了頭皮，臉皮脹得通紅，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氣喘喘地硬抽進來，幸而免了挨打。

形形色色的面形在那走廊中出現，穿西裝的，長袍的，短打的，都有；有的鐵青面孔，有的嘻笑怒罵，有的悠然自得，有的一本正經；大部份都沒有加械，只有兩個人釘上了腳鍊。一個是大胖子，他隨便而潑刺；當他走過時，六號裏的一個憂急得面色發黑的豆腐店老闆，燻着兩隻老鼠眼，頭顱着門洞向他哀求：

「不要招認我啊……不要招認我啊……」
「大丈夫做事一人當，你着急什麼！——呵哈，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大胖子躊躇地過去了，他似乎很得意地唱着死之讚歌。

他們是綁票匪。一個小孩子被他們綁了去，藏匿在鄉間的一家豆腐店裏，而終於被破獲拘捕的。

另有一個釘着腳鍊的，是矮小，瘦削，倉黑，兩眼尖銳而又定觀的傢伙，他「康浪，康浪……」地拖着鐵鍊，走進廁所又走回室中。他嚴肅而沈默，沒有一個人與他攀談，他也不看準一下任何人。誰都猜不透他的祕密，不過大家意料他是犯了鉅案的大盜。

當我回進監室去時，看了看掛在門檻上頭的押犯名牌，只見中間有三個人名的底下註着「赤嫌」兩字，一個是工人張阿春，一個是士兵吳振國，一個便是我。其餘無非是些販毒、逃兵，綁匪，土匪之類。

押犯在看守班長的喝叱下，絡繹地回到監室裏去；木門一開一間地關起來鎖上了。看守班長做完了放封的工作後，又巡視了一遍，便踱出了走廊。於是，這木籠子裏又恢復了如前的沈寂，只有室內在輕輕地發着細密談話。

五

進了這個拘留所的人，無論他怎樣地保持整潔，但隔出兩天後，他的衣服上不免也藏滿了白蟲。因此，他們常是脫光了衣服，翻翻覆覆地檢察，用兩隻大姆指甲，「潑！」地「潑！」地把那灰白色小長條子的吸血動物，一隻一隻地挾殺了，那濃漿在指甲周圍四濺。

「派十個憲兵去檢查，剿滅他媽的吸血動物！那個和我同睡一鋪的憲兵老林，在捉白蟲時，老是這麼說。

一到晚上，那吊在屋頂上兩室合用的一盞五支燈光，照着一個個橫陳着的人身，有是陰慘而寂寂。那些睡着的人不時煩擾地翻身，或者懶洋洋地坐起來，去翻檢衣服和被角。天一熱，他們翻檢得也特別忙起來。那是臭蟲除出動了，所以他們忙着各派十個「憲兵」去做剿滅工作。他們的手上，衣上和欄板上，染滿了一塌一塌的血跡。有的人還拿了因生病在軍醫處拿來的藥瓶，把臭蟲一隻一隻地捉來丟進這玻璃獄中，一夜之間常被拘捕到三四十隻。他們相互間還在作着拘捕競賽哩！

他們雖然工作得頗爲忙碌，可是這些吸血動物始終沒有被剿滅完盡，並且還把人圍困得不勝疲憊。

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一個皮色白，肉頭腫的軍人。他那鋪旁的板壁，已經塗滿了血跡，而他也幾乎不能動彈了，據說，他是一個連長，因爲在他一連中有兩個小兵帶了槍開了小差，於是就連累了他。他已被抓來四五個月了，可是一次也沒有提堂審問過。而他所睡的地方，正是臭蟲們的大本營。別的不講，就給這些臭蟲日夜吸血，也儘航受罪了。他在其中變成了一個賊世者，他喜歡辯論，他非議着一切。他的嘴吧雖然很強，但是他病倒了，除了大小便，吃飯和洗漱外，他就不想起來多動彈。他老是蓋着一條毯子躺在那裏。

雖然他也有氣無力地將那身子移到軍醫處診治了幾次，但是病勢却在一天一天地沉重。直到他再三地呈請，才提堂審了一次，把他帶了出去。

春來了。從玻璃窗往外望出去，清朗的天空中浮着一片白雲；附近的柳條兒也發綠了，輕輕地在這木籠子外拂動；有時，飛鳥三三兩兩地躲在屋頂上「噉噉咕咕」地叫着；「呼嚕呼嚕」的航運飛機響近了又響遠了。在這木籠子外，一切都是自由的，生毛很蓬勃。可是在這木籠子裏，大家都只有幻想，只有希望。他們在獄卒的威壓下，在穢濁的氣團中，受着白蟲和臭蟲的壓折！

六

拘留所不過是一家不由旅客自主的旅館，在這中間。本無固定的住戶。押犯的來來往往，好如流水一般，應當是今天流了進來，過幾天就會流了出去，在這樣地更換着的。

可是這幾天來，出去的人真是千中難得，並且，關了進來的人好像是積積積積一般，就被攔了起來，審都不審。而那進來的，却是源源不絕。在白日進來的還少，往往在夜半時候，押犯們正在睡得甜密之中，忽然來一陣鬧熱的腳步聲，接着是開鐵鎖，與大聲以喝的聲調，原來又帶進了幾個或竟是一批的押犯。

那些新來的押犯，大都有點兒畏縮。這不但是因爲他們認吃官司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還風聞着普通看守或監獄中的種種陋習，說是老資格的押犯怎樣地欺凌新押犯……等可怖的情形。

不過，此地的情形，却與別處不同。押犯們大都是會經受過訓練的士兵，或者頗有知識的學生；至如土匪，大盜，流氓等雖然也有，但是威勢很小，不敢爲非作惡，原住的押犯對於新來的押犯大都表同情，有時還常常給以安慰。即使有一兩個惡棍，想依勢壓老，大家也立即會羣起而攻之，使他消聲匿跡下去。

那些爲了政治關係而被拘來的新押犯，神情却有些不同。他們帶着一副引以爲驕的隨便而浪漫的態度。別的人看着他穿得整齊，也頗表示敬意。

這許多押犯在此地住得久了，簡直把這拘留所當做了「第二家室」；在看守班長不在的時候，大家熙熙攘攘，自得其樂地着着棋，談着話，討論着，爭辯着。

(未完)



梅蘭芳近影
本月十年
本報刊於上海

四十年戲劇生活

(一)

梅蘭芳

(二) 搭班演唱時代

寶貴的光陰在喧鬧的鑼鼓聲中悄悄地消逝了，令人憶戀的學生時代又已成了明日黃花。回憶由初次習藝直到出科，其中經過的時間，消盡得真快！在這短促期間內的生活，當我獨自閉坐的時候，時常回味着幻憶。

這短促的習藝過程，也正是人生的一個縮影。在這微小的縮影中，我得到了許多做人的經驗，感覺到

既然是一個人，就需要為社會做些事，尤其是正當年青力壯的時候。出科後初次搭唱盛科班，同班有小三麻子，朱桂芬，小花猴等，常在丹桂園演唱，以後改搭慶慶班，曾與俞振庭，賈洪林，李鑫甫，王鳳卿等同演。

在這個時期內我是純粹唱青衣，後來感覺到所能演的戲太少了，於是跟路玉珊先生學習刀馬旦，如樊江關，醉酒，梅玉配，虹霓關，穆柯寨，雁門關等戲在隸天樂園與孟

小茹王蕙芳合演時始先後演唱。爲了求青衣戲的進步，所以常常跟陳德霖先生王瑞卿先生等請益。各戲亦都會蒙諸位老先生指正和教授。在這幾位熱心的先生的教導之下，我獲得了不少寶貴的學識，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民國初年，皮簧戲風行一時而昆曲則衰微到幾乎沒人過問。其實昆曲的詞曲是非常高雅典麗，是中國純文學的精品，惟其如此，以致於不能大衆化。我對於昆曲極有興

趣，爲了不忍目覩這有價值的古代戲劇趨於沒落，於是發復興與昆曲的願望。便開始跟高蕙蘭先生學習了許多戲。高先生是蘇州人。在清末曾爲內庭供奉多年，爲當時北方昆曲界惟一的典型人物。

其後我又跟南北著名的昆曲家不斷的研究，同時在舞臺上也時常的演出，可是因爲配角的關係，以致許多很好的戲不能演出。經過我這標的一番努力，社會上對於昆曲也漸漸發生了注意與興趣。

我雖然不能恢復昆曲黃金時代的盛況，而昆曲能因此而不致趨於沒落，這在我個人的戲劇過程中，確是一件快心的事。後來在美國表演，最受觀衆歡迎的就是昆曲中的鐵冠圖，刺虎。連唱四十多次，盛況不衰，由這裏就可以表現出昆曲的價值了。

至此，我提唱昆曲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總算有了相當的成績。

當我第一次拿到戲份，雖然其數目比在學時所得的點心錢多得多，可是我內心只是微微地起了個小小的波紋，並沒有像第一次拿到點心錢時的那樣興奮感動。

演劇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容易，其實不然，在臺上演唱，總得聚精會神，一絲不苟的演唱，所以

我在未登臺之前，必須把所要演唱的戲，加以細心的溫習，以免在臺上發生錯誤。

我每次很早就上戲園，一直等到戲畢才回家，當沒有戲的時候，我老愛站在幕後，從隙處觀摩其他演員的演唱，以資自己演唱的參考，這樣，我在無形中增長了許多學識和經驗。一切藝術都是跟着大時代而進展的，若果從事於藝術的人們，固步自封，而不繼續的再求精進，那末總難免遭受社會的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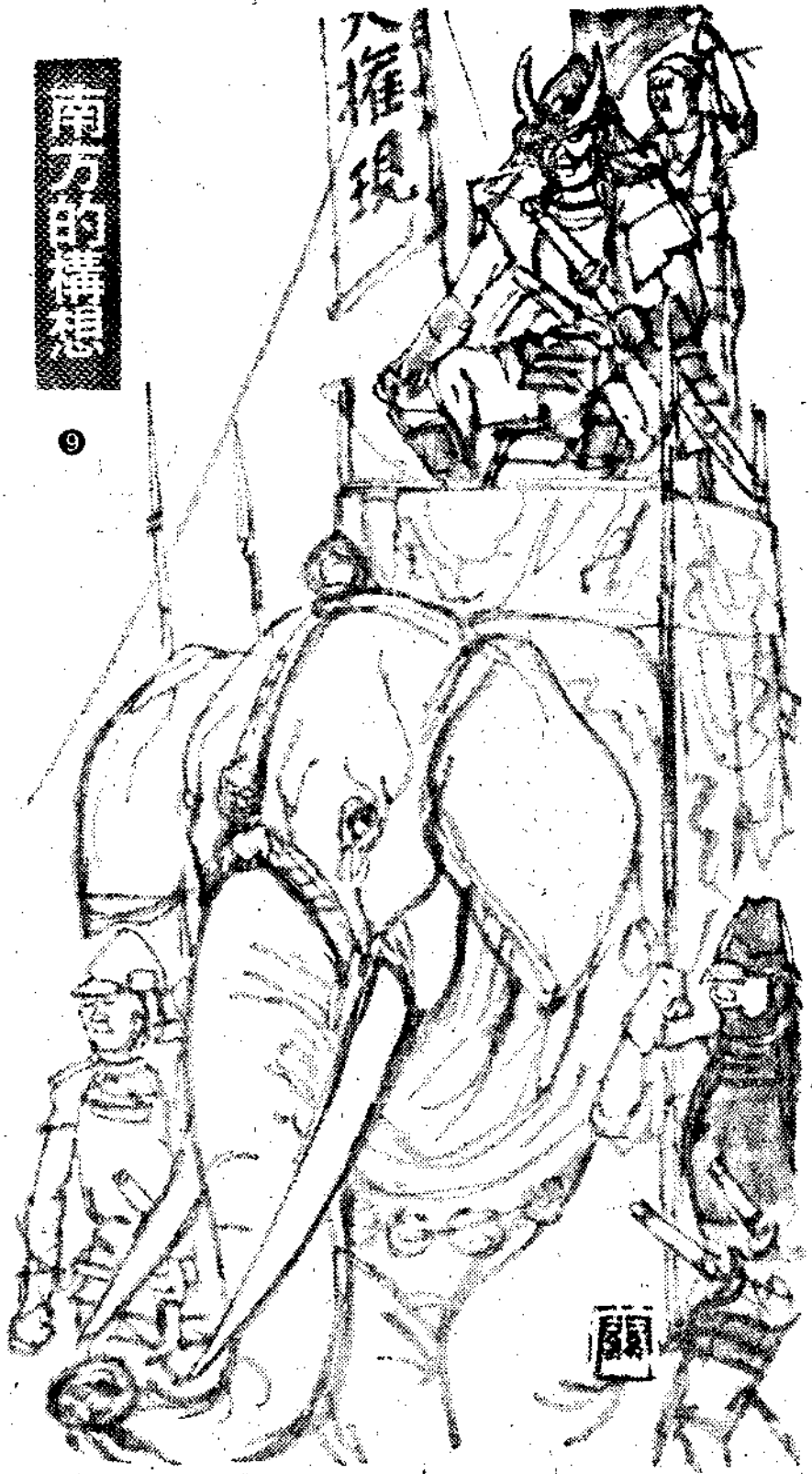
民國初年我初次隨王鳳卿來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唱（按丹桂第一臺在四馬路，現已翻造，不復存在）。該臺經理爲許少卿。當時的包銀乃是按月計算的，王鳳卿的包銀爲三千元，我纔一千八百元。

當時的票價初爲一元二角，其後一再增加，最高增到三元多，在那個時候，正是破天荒的最高價了。我所演的都是純粹的青衣正工，偶然貼演穆柯寨，虹霓關等戲，這已令觀衆們感覺到新奇了。

所帶的場面，配角甚簡單，祇是拉胡琴的一人打鼓一人而已。因班內有朱素雲，故小生未邀他人，武生則爲蓋叫天。

演期共約兩月，後一個月園主自動增加包銀一倍以上。當時北伶南

南方的構想



山田長政

畫與文
橋本關雪

小孩子的時候，都有蒲團險的興趣。尤其是明治時代那種少年很多。我關於山田長政不甚深知，只是在冒險的興味上，印着那名字。文展的中期，誰畫了六昆征伐的畫。那時又把少年時代的記憶提新了。在這次旅行裡，稍微詳細地知道了長政的事。長政被任爲暹羅國的最高官位，其自享甚薄，以報暹羅國王之信任。其任俠恬淡之行藏，在我們後來之日本人，亦不勝愉快。

以丹，金，白，黑的原色，想來布鐵壁的賦彩陣。

來演唱，大都租房居住，與現在住

旅館的情形不同，而我則住於四馬路望平街平安里內許經理的家中。

該處爲一上海老式住宅。兩內且備有馬車代步。

當時的生活程度比現在低百多倍，而那種物力豐富，生活安定的承平景象，現在回想起來，如同做了

一場大夢似的，真有點不勝今昔之感了。

我在搭班時期會先後跟許多位前輩如譚鑫培，楊小樓，陳菊仙，田

桂鳳，路玉珊，魏雲甫，賈洪林，李鑫甫，余玉琴諸位老先生合演

過，我是非常的敬仰他們，同時也非常的感激他們在臺上對我的扶助

與在臺下的獎掖。

先伯雨田先生是當時惟一的音樂家，與譚鑫培先生的合作演出可說

是珠聯合璧。他也曾傳授我好幾齣戲。當我演出的時候，又親自爲我

操琴。記得我初次演唱「玉堂春」的時候，便由他操琴，演到醫生給

王金龍診病的當兒，照例是拉一段

柳青娘牌子，在普通一般琴師拉起

來是很平凡的，可是先伯却拉得精

彩非常，他那精湛的藝術顯得臺下觀衆們的哄堂彩聲。

我最初的場面，胡琴是茹萊卿，笛子是陳嘉傑，二人故後，改由徐

蘭芷操琴，從演唱天女散花的時候又加以王少卿的二胡，直到現在未

曾更改過。

我幼年的嗜好喜歡養鴿，鴿子的

性情是非常的柔和，且又感覺靈敏，很能隨人意旨。同時在黎明放

鴿，在這清新的晨曦下，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望着飛翔的鴿子，它們

成羣結隊的在天空中一會兒旋翔，一會兒低迴。這多麼含有詩意的生



南方的構想

⑩ 讚 光

雷與文橋本關雪

我在前年，作了幅六尺縱一丈二尺的「兩面愛染明王」獻給在中日事變裡的我們忠烈的陸軍將兵諸英靈。這次，以這「讚光」，想來獻給海軍的戰歿諸英靈。草木欣欣向榮，鳥在空中歡舞。把戰友之遺骨放在胸前，旭日旗却如光似的在燦爛。遠處的可以看見的是科勒吉特爾要塞的一部分。

在這連連戰着的靈，大半已草稿完了，「防空壕」則已完成。其他諸構想在來春二三月以前完成。似杜子美的「五日攜一石，十日畫一水」的境地，現在暫願來藉用些時日。勉強說來，想以李太白之「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熱意，來完成此種熱業。(終)

對第三回的「將軍與賣花女」的構圖，馬上將軍的軍刀的辦法，受着各方面的注意，對此種熱意深甚感謝。如題名所示，完全是係構想，到實際着手的時候，當再有十分的修正。特此臨終附言。

活！這樣對於我的目力也有很大的益處。所以我拿這件事當作一種鍛鍊心身的消遣。

此外也歡喜搜羅名人書畫，和湘妃扇骨，不過談不到收藏，聊以自娛而已。

學習書畫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定項目，當時的名士王夢白，金拱北，陳半丁，姚茫父，陳師曾，湯定之先生們都是我的至交，時常聚在一起討論書畫。

學習書畫也成了我嗜好的一項，如各種檢譜，和前輩名伶的墨跡等，都是我收藏的目標，先伯雨田先生的琴現在仍為我珍藏着。在每次戲演完，我總希望別人肯坦白地把我的不是之處指出，彼此討論改正，因為自己總是不能看得

見本身的錯誤的，若果不能虛心誠意地接受他人的指正和批評，那末所犯的錯誤也就永遠不能改正，而成為終身之疵了。

戲劇乃是一種綜合組織而成的藝術，若是其中某一部份不妥當，那

就會影響到整個戲劇的演出。

京戲的演出，關於配角人選，必須嚴格的選擇，以期收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之功。若是其中有某一個配角的藝術比較差，那末對於整個演出影響之大，有時簡直令人不能置信。同時配角本身也不該以為不過是配角而已，隨便敷衍完場便算盡了責任。這樣不但對於整個戲劇的演出，破壞得很利害，而且配角本身所蒙受到的損害更大，因為觀眾要對某一配角發生了惡印象的，那末某一配角上演戲的時候，萬不能以為只是敷衍一次沒有關係，可是結果會後悔不及的。

戲劇也就是社會教育的一種，其感人之深，無與倫比，它能够使一般人民得到新知識，同時又能改正人民之錯誤觀念，而且能把過去歷史上的賢善好惡，俠豪貞淫等人事，盡情描繪，表演於舞臺上，表演忠勇之處，令人思慕，表演奸惡之處，令人髮指，其轉移人心於不知不覺中。由此看來，戲劇的價值真是不可言計。

以上所述不過是我從事於舞臺生活的一部份所得到的經驗和所發生的感想而已。

潮
金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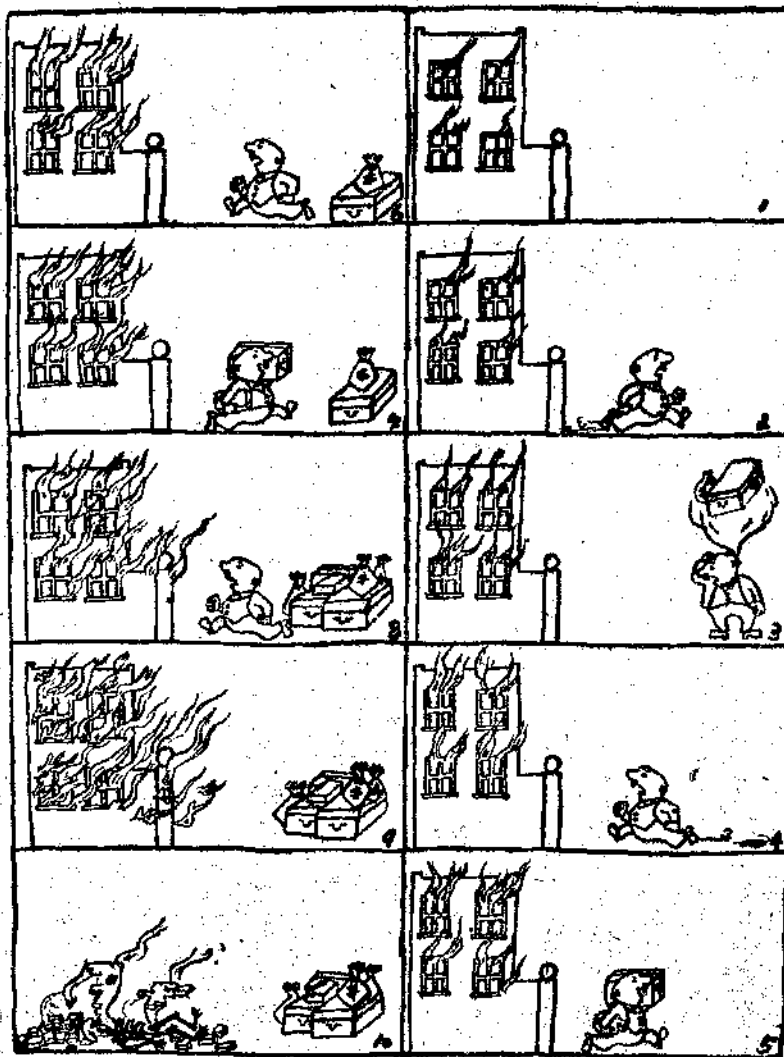


作芳雷王 「存俱禽人」

價挺：「這裡面的一隻豬，是挺有錢的，院長翻照每次當他快打的時候，就該給他點瀉藥。」 馬午作



作舜爭楊 事故的災火



漫畫·木刻·素描專頁



禮學吳 雲 麟



作華 炳 高「！們你動更•人私個一用任不絕任上職本」



木 匠 平 凡 作



描素津梁 童兒與販小



作 應 陳 爐



「樣子」記住，爸爸的腿就是蓋這所
大樓時跌壞的。」
李 桂 英 作

畫 畫 · 木 刻 · 素 描 專 頁

日本美術介紹

朝鮮美術

馮貫

陵墓

上代之新羅王陵惟餘墳，入當代後則全受唐之文化的影響，一切皆以唐制為準，遂有壯麗之象設陵墓出現。自武烈王陵前立有碑閣起，文武王陵（掛陵）乃有做唐制之石柱石人石獸等列於參道兩側。墳周更以護石，石欄繞之，陵墓裝飾始漸壯麗。經聖德、景德、憲德諸王陵，至與德王時乃益臻完備，為高麗時代墓制之先驅。不過一般民俗之墓則因盛行火葬，規模日蹙，幾無何可觀者。茲擇王陵之規模較整備之景德王陵、掛陵及與德王陵略加概述，以見一斑。景德王陵在慶州之南，陵北負山，南面為松林。墳丘之前有祭壇，高四尺，正面六尺，側面三尺餘，各面全以一枚之石構成，上刻流暢之格間。陵之直徑約七十尺，墓周繞以七十二面之護石，更按方位有陽刻之三十二神像。除實像一體頭部僅有破損外，其他全部完整，意匠之卓拔，手法之流暢，實為最優秀之美術品。唯陵域較狹，石欄之四周不遠即為松林所壓，頗為美中不足。參道亦不完全，石獸、石人、石表皆未見有。掛陵在慶州東南約四里半，陵周護石亦有十二神像，各神像皆未少損，手

法圓熟，將薄肉彫之效果無遺憾的發揮出來。陵前面參道入口左側有石華表一基，次則有石人二對，再次則為石獅二對，手法俱極雄渾。與德王陵為最理想之「祥地」，前控安康平野，左右有青龍白虎二峰相對，後負連峰，形勢極為雄壯。陵域甚廣，分成二階，前面設寬廣之神道，左右有華表一對，文武石人各一對。上段則有護陵之石獅二對，設護石，繞以石欄，護石之上亦刻有方位神像，為新羅王陵中之最完備者。

彫刻

新羅統一時代之彫刻如今保存完整者尚多，就中最值注意者當首推石窟龕。在慶州佛國寺後之吐含山上，亦為金城大城隍北魏隋唐之石窟而建者。然此石窟並非開鑿於自然之岩壁上，而於其內彫鑿佛像，反之，却係以花崗石材構造之石窟，上面覆土，恰如自然之崖壁。蓋朝鮮素乏如中國雲崗龍門等適當之岩窟，故特創此法。窟之平面為圓形，徑二十二尺六寸，前面有入口，自入口進前室，再進則為石窟，左右壁面有高肉彫之仁王像，窟道之兩側左右各有二體天王像。其他諸壁更彫有八部神將之立像。窟之中央有高約五尺，直徑一丈二之蓮座，其上安置佛陀之坐像，高約九尺，姿勢莊重，相好端嚴，衣文手法亦於流麗之內藏有勁健之精神，為朝鮮最優秀的彫刻。窟之周圍有十個腰石，高約三尺寬六尺，其上更有高八尺廣四尺之花崗岩十五面，構成石壁，各面亦俱有薄肉之圖像。佛陀之後有九面觀音之像，亦頗能顯出纖細之美。兩側有十大弟子立像，再左右則有八部像四軀，天部左右各有小石龕五個，內有文殊、維摩、地藏及其他諸菩薩坐像，彫刻皆甚精美細麗。除此石窟庵之石像外，八公山桐華寺毘盧卷之窟舍那佛坐像亦為傑出之作。其體麗之姿態，纖巧之背光，權衡之美，衣文手法之雄麗，在在皆能露出當代彫刻技法之進步。他若甘山寺彌勒及彌陀石像，南山西麓龍迦佛像等亦皆為當代代表之作。銅像方面大者較少，大抵以三四寸至一尺者為最多。其中最秀麗之作當推佛國寺大雄殿所安置之摩舍那佛坐像，極樂殿安置之阿彌陀如來坐像，皆高達四尺，軀幹雄偉，面相豐滿，手法亦甚緊勁，金剛山楡岾寺之小銅佛亦為傑出作品，佛像安置於能仁殿內，共為五十三軀，分別置於

一橫製之老樁上。其高自一寸九分至一尺三寸三分，以六七寸者為最多，今失去其三，祇餘五十，內有四十四軀為當代之作，中頗不乏面相秀麗，姿勢優雅，技工精鍊之作。

磚瓦及陶器

於慶州宮殿及古刹遺址附近常有古代磚瓦發見。瓦有筒瓦，唐草瓦，鴟尾，平瓦等。筒瓦，唐草瓦之文樣頗多，意匠之豐富，手法之纖麗，頗為可觀。筒瓦之文以蓮花文最多，有單瓣亦有重瓣，中房甚大，蓮子多者達二十內外。其瓦面之有纖麗實相花文者，雄渾之獸面者，細巧之瑞禽，伽陵頻伽者亦偶有發見。唐草瓦以忍冬文，寶相華，藥唐草，蓮唐草，雲文，火災等為最常見。鬼瓦上多有怪獸之面，技巧之草拔洗鍊，亦頗值驚覽。當代因火葬風俗甚盛，民間大墳甚少，焚化之骨多盛於陶甕藏之山上小石室中。此等陶甕多有細密之印花文，其質灰黑堅緻，間亦有施黃，碧之釉色者，技法已較前代進步甚多。

高麗時代

高麗太祖王建生於新羅憲康王三年，時弓裔以高句麗之故地建國，太祖之父歸之。既長仕於弓裔，以南征有功，進階為波珍乘侍中，嗣以弓裔暴虐，乃逐之自立，國號高麗。此時新羅領土為甄實所侵，僅有都城附近之地，乃降高麗，嗣又滅後百濟，乃再完成半島統一之大業。箕都松岳（開城），立宮闕，置市廛，定坊里，更海法王，王輪等十寺於城內，獎勵佛教，振作文學，國基大定。唯後二百年間受契丹之擾，國步漸艱，然所處究為較和平之時代，故文化亦有甚大之發展。自李資謙之亂後百年間，權臣交弄威福，紀綱大亂。其後歸於蒙古者約百年，自國王之廢立以至大小政務皆未能脫其羈絆，故制度文物風俗習慣亦皆甘於模倣他人。元亡後奉明為正朔，雖銳意恢復古制，然不久為朝鮮太祖李成桂所滅。通觀高麗時代文化，大體可分前後二期，前期為自太祖建國起至高宗之初年止，一面承繼新羅之文化，一面受宋之藝術的感化，更加以固有趣味而遂行發展。後期為高宗以後至其滅亡，文化僅受元的影響，藝術乃現衰頹退化之兆。前期初奉宋為正朔，後服遼金，然遼金亦為祖述宋之文化者，故高麗始終仿宋文化之文化，一方自西藏輸入喇嘛藝術，受其影響頗大，高麗遂亦未能免去此種感化。

建築

高麗時代因年代距今未遠，故藝術遺品保存至今者頗多。建築方面除多數之石造塔婆，浮屠外，木造者亦有二三遺構，頗為珍貴。高麗建都於開城，北據松岳，南至龍岫山，利用山谷之地形，周圍繞以土築之羅城。此羅城於顯宗時為備契丹而始築者，周圍有大門四，中門八，小門十三，其中正面之宣義門上構壯麗之觀樓。然此等之城壁大部都遭破壞。今祇可見其形迹。至高麗之末年恭讓王時別築內城，迄李朝太祖時始行完成。高麗王宮在松岳南麓之高

舊地方，左右有丘陵前擁，成龍虎之勢，更有主水客水合流其間，南距朱雀觀，遠望進鳳山，所謂四神相應之地是。王宮之正門稱昇平門，上起重樓，旁設兩觀，其址今已夷為耕地。入門有主水東流，上築石橋。次則為神鳳門，闔闔門，今其礎石猶可指點。再入則為會慶殿門，五間三戶，入此正門則有為王宮正殿之會慶殿。據宣和宋史高麗圖經所記云：「規模甚壯，基址高五丈餘，東西兩階，丹漆欄檻，飾以銅花，文彩雄麗，冠於諸殿」其輪奐之美可以想見。今據其所存礎石觀之，正面為九間，側面三間，自殿門左右起有廊廡東西延伸，北折內包會慶殿，再北行而繞王宮之周圍。殿後地勢漸高，有長和殿，元德殿等之殿舍門廡，其遺址今尚依稀可尋。會慶殿之西北別有乾德殿，其後有萬壽殿，東有長壽殿，北有延英殿，高麗圖經云：「一圍牆方頂，飛樓連甍，丹碧藻飾，望之潭潭然，依崧山之脊，階道突兀，古木交陰，殆若岳祠山寺而已」。此種就山勢而建之宮殿在中國極為少見，謂其若岳祠山寺者，亦正中國所常見之宗教建築布置也。

至佛教建築方面，因高麗繼新羅之後，佛教亦極昌隆，太祖先於都城建法王，王輪，興國等十六寺，文宗創興王寺，其金塔以銀為裏，黃金為表，極為輝煌壯麗。睿宗經警之安和寺，其丹青宮構之巧，稱冠海東。又演福寺之正殿壯麗亦凌駕王宮，其五級之塔亦高越二百尺。他若開城郊外之勝法寺，靈通

寺亦皆為當時之巨剎。其他諸道或再興或新建之大伽藍為數亦頗多，為當代藝術放甚大之光彩。然此等之堂宇或因風雨之侵蝕，或罹祝融之災，或受李朝排佛之打擊，大抵皆歸廢滅，所遺者僅不過為石造塔婆浮屠之類而已。其木造建築之絕存存至今日者則為榮州浮石寺之無量壽殿，同寺之祖師殿，安邊之釋王寺應真殿等。浮石寺原為新羅文武王十六年（唐儀鳳元年日本白鳳四年西曆六七六年）所創立，其本堂無量壽殿於恭愍王七年被焚，辛卯二年再建，光海君三年（明萬曆三十九年日本慶長十六年）為風雨破損，翌年加以修理，後至大正五年再行加以修理，此無量壽殿為當代建築現存於朝鮮之最古木造物。其平面為正面五間，側面三間，瓦葺單層，立於石壇上，內部天井之構架法極為奇巧。柱之中部有膨脹性，恰如飛鳥時代法隆寺金堂之柱形。簷為二重，內部偏西方設佛壇，上安丈六彌陀坐像。此建築構造之自由，手法洗鍊之各種繪樣，皆頗帶雄勁之風，與日本鎌倉時代之建築較，並無遜色。同寺之祖師殿為辛卯三年所建，正面三間，側面一間，單層，為高麗時代末期建築之最好標本。殿立於石壇上，亦如無量殿之有膨脹性，細部有元朝之影迹，為李朝樣式之先驅。前面設入口，臨閣開小櫺子窗，入口及窗之左右內部壁面描有四天王及兩菩薩像。至於石塔方面，初期所造者大抵為新羅式之變體，後乃受宋元及遼金之影響，而多建八角六角之塔婆，茲將其有代表性之平昌月精寺八角

九重石塔，平壤六角七重石塔，及扶餘山敬天寺大理石多層塔等分別加以概述。月精寺八角九重塔，立於二重之基壇上，隨層數之增進而減削其高度與大小，形態莊重，手法雄勁，頂上有朝鮮初期之相輪，一部瓦石，一部用銅，為今日所存相輪中之最完整者。各層屋蓋之隅懸有風鐺，亦添風趣。此塔建立年代雖不明知，然由其手法觀之，當為初期之物，實為半島八角塔之最最大傑出者。平壤六角七重石塔在平壤大同公園內，塔身有坐像龕，基壇之上下刻蓮花，頂有寶珠露盤，櫺窗雖佳，然少欠雄勁之氣，恐為中期之物。敬天寺大理石多層塔現存於總督府博物館。其由來雖有種種說法，然據刻銘所載為至正八年戊子三月三日大匠普寧府院君姜融等為祝元之皇帝皇后皇太子之壽福，並祈國家之安泰而立者。至正八年為忠穆王四年，其樣式頗具元之特質。輿地勝覽有記云：「諺傳之脫脫丞相以為顯利，晉寧君姜融募元朝工匠造此塔，至今有脫脫姜融畫像」。所云或係真實。塔立於三層基壇上，最下之三層平面為星形，上有方形七重之塔身，故俗稱十三層塔。全體係以灰色大理石所造，基壇各面有陽刻之佛，菩薩，人物，草花，蟠龍等，頗為精巧。塔身亦刻有十二會相，佛，菩薩，天部等，亦極富麗壯觀。此塔手法自在，奇趣橫生，權衡亦佳，為高麗時代塔婆中最富變化最顯精鍊之技者，不只於朝鮮難有比肩，即中國本土亦無有類例。

陵墓

高麗時代陵墓之主要皆在開城附近之開豐郡內所營造，他若長湍，江華亦有一部散在。當代王陵制度，故常後負主山，南面為其主山支脈據其左右，成青龍白虎之勢，其前有主水客水。故在主山之麓稍高之處，其前有數層之基壇，高約十尺乃至十五尺，周繞護石，上有十二方位神像之浮影。距故之周圍二尺處有石欄繞護，故前置石床，左右有稱望石之石柱對立。更下第二層壇中央有石燈，其左右及第三層基壇之左右皆立有文石武石各一對。至第四層壇時則較廣，設有平面丁字形之丁字閣（靈殿），今悉廢滅，祇餘礎石。故之周圍或配如新羅時代之石獅，或繞以石羊石虎，故前之平地當時曾有碑閣及其他設備，今則已不見其迹矣。故之內部有高約九尺長約十尺，天井高約七八尺之玄室，玄室天井繪有星辰之像，四壁則多為十二方位神及四神之彩繪，室內有石棺或木棺，內藏明器。

彫刻

當代亦以石造遺存者散見記錄，然大抵皆廢滅。據高麗圖經載興王寺曾於元豐年間有宋賜之夾行佛像，高麗史亦有睿宗時宋帝賜安和寺十六羅漢像之記事，其彫刻之受宋之影響自不待言。當代石刻佛像遺存雖多，然技工漸流疎拙，能與新羅比肩者甚少。唯如論山灌獨寺彌勒大石像及扶餘大鳥寺之彌勒大石像，皆高達數十尺，雖技術略遜，然可見當時佛教信仰之熾烈。扶餘大鳥寺大彌勒像高約六十五尺，為現存半島第一之大石

繪畫

高麗時代繪畫受宋元之影響亦甚發達，唯遺物甚少，頗難考知其實況。據高麗史載太祖二十三年重修神興寺，畫功臣殿，繪三韓功臣之像於壁上，當代人物畫之進步可以想見。浮石寺祖師殿為辛卯二年所再建，內部前部「中之間」入口左右壁及臨閣窗內之壁面上，繪有四天王像。窗外壁面有菩薩像。用筆簡樸，傳彩淡雅，情趣可掬。雖為高麗末期之物，而有藤原及宋初之風格，蓋為高麗人自筆作畫，於朝鮮本地之最

像，傳係於光宗十九年（宋開寶元年日本安和元年）所創工，經三十八年之歲月，至穆宗九年始成。全部由花崗石彫成，腰以下為一石，腰以上頭胸部亦為一石刻成，更於胸之左右繫結一細長石作兩臂。頭上更載石造之二重寶蓋。此像偉大有餘，而權衡不佳。頭部過大，面相平凡，衣文手法亦頗簡拙。至於木彫像則唯有太白山浮石寺無量壽殿之彌陀坐像，高約丈六，光背尚極完整，姿勢堂堂，面相於溫和之內藏雄偉之精神，衣紋線條自由而遒勁，此與日本鎌倉時代及中國宋元之彫刻相較，並不遜色。背光為浮彫流麗之雲相華，周緣為陽炎，亦極精整。此像蓋係代表高麗時代唯一之木彫，且又為最傑出者。銅鐵佛像方面則亦頗為少見，慶寂照寺有鐵造如來像（現在總督府為當代初頭之物，優美頗如新羅時代之彫刻。其他若原州郊外之靈造彌陀像，藥師像金剛山楸站寺能仁殿亦有當代佛像五尊，然大抵皆為凡庸之作，無可稱述。

古者，頗可珍貴。當代之畫不備大，都泯亡，即其畫家之名亦不傳。

唯高麗之恭愍王則以能畫著稱，且其遺作今尚有存者。據藏書話云：

「恭愍王畫格甚高，今國畫署所藏魯大公主真，及興德寺所在釋迦出山像，皆王手跡，往往甲第有寶山水，甚奇絕也。」

龍泉談寂記亦有云：恭愍王善大字，工丹青，畫阿房宮，人物小如蠅頭，冠衫帶鳥，纖細備具，精細無與倫比。可見其畫技之卓越。現總督府藏有恭愍恭王等之天山大獵圖，李王家博物館有天山大獵圖繪卷之斷片，由其筆意之互相一致觀之，兩者似皆自同一繪卷物所切取。絹本畫彩，繪騎馬之人物，馬群之姿勢，枯樹黃草等，用筆周密雄勁，氣品亦甚高逸。高麗時代宋元畫之流入者頗多，此於其繪風自然發生影響。故今日元人畫陳鑑如筆李齊賢像（現藏李王家博物館），安裕像（現藏紹修醫院）尚有存於朝鮮當地者。

陶器

高麗時代之工藝中以陶器最為出色。新羅時代既有堅緻之陶器製出，其上並往往施黃綠釉色，然其技工形態仍未脫幼稚之域。人當代後，受宋元陶器之影響而呈異常之發達。當時不僅有青瓷，白瓷，雜瓷，天目釉等優品產出，其由高麗自己之創意而成之象嵌瓷器，精美耐好，即中國本國亦難見其比類。高麗仁宗時宋使徐觀所著之高麗圖經云：「陶器色之佳者，麗人謂之蜀色，近年以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器之狀如瓜，上有小蓋，面為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盤碟杯碗花瓶湯碗，

皆物做定器制度。關於高麗陶爐亦有文記云：「狻猊出香，亦蜀色也，上有蹲獸，下有迎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由是可知當時窯藝之進步。高麗瓷器就其地質釉色及手法可大約分素瓷，青瓷，白瓷，青瓷象嵌，繪高麗，天目釉等數種。素燒地質為灰黑色，有堅硬緻密者，亦有稍軟弱粗鬆者，於當代民俗之間頗為流行。青瓷係自宋之越，汝，龍泉諸窯之法所傳去，而呈急速之發展。地質為灰青色，釉色以淺碧者為最上，碧色者次之，灰黃褐色者最劣。其表面有單施釉藥者，亦有浮彩之蓮花，寶相華，蛟龍，鸞雀，波濤等之文樣者，頗為豐潤可喜。白瓷俗稱白高麗，大體為宋之定窯，地質堅緻，有白，乳白，黃，淡青等色。手法有素文，浮彩，篋影及透影者。青瓷象嵌為高麗自己創意而成，於胎土之表面陰刻文樣或印花，其窪處以白土，黑土，細砂等嵌入，上施青釉而後燒成。文樣則以高麗固有之柳，芦，水禽等為最多。他若牡丹芍藥梅竹雙鶴等亦甚常見。蓮寶相華梅竹雙鶴雙雁雙魚鸞童子兩點七寶等文樣間亦有用者。其華麗典雅之手法，色澤之滋潤，形態之完好，實為高麗工藝之一異彩。繪高麗為受宋元磁州窯等之影響而發生者，有下繪，上繪，搔落手之分。下繪為於素地之上作黑色或黑褐色之文樣，大體描出，其上再施以青瓷之釉。上繪為於所施之釉藥外更以黑釉作文樣。搔落手為於素地塗白土，上施鐵

釉，陰刻草花文，削去間地之鐵釉，塗白層，而後燒成者，亦頗富雅趣。天目釉為受宋元建窯之影響，胎質較厚，呈灰白色，上施黑色或黑褐色之釉藥，又常有種種之變態及窯變。

朝鮮時代

朝鮮時代係指自太祖李成桂之建國至日韓合併之五百九十年間，而此期間又大體可分前後二期，前期為自太祖元年至宣和三十二年（一三九三—一五九八）之二百七十年間，後期為宣和三十二年至日韓合併（一五九八—一九一〇）之朝鮮建國僅在明創業後二十五年，太祖李成桂定都漢陽，築都城，起宮闕，建宗廟社稷，設成均館，除去前朝蒙古之餘習，振作紀綱，確立開國之規模。高麗時代末期，宋儒性理之學一時勃興，扶太祖參國家之建造者多為儒儒碩學之徒，儒教遂代佛教而為當代文化發展之原動力。尤其自太祖太宗世宗三朝為始，世祖，成宗相繼獎勵文學，典章文物，燦然而具，諸般藝術遂亦伴而大行發展。然自燕山君以後，紀綱廢弛，文化乃漸示頹廢之兆。加之宣祖時所謂壬辰之亂（即日本壬辰征韓之役）突起，前後六年間，八道之山河，化為干戈之巷，都邑廟宇多受兵燹，新羅高麗以來設建之有形文物大半化為烏有，半島文化乃大負損傷。壬辰役後不久，愛新覺羅氏崛起滿洲，仁祖時侵入朝鮮前後兩次，朝鮮力不及，終定城下

建築

當代城廓建築，以京城為始，各道之都邑其間皆有以石或土築之城壁，又每於險要之地別築山城，以備虞一。京城城廓北據白岳，連山環擁其周，為天成之城廓。石築城壁超峰跨谷，宛如長蛇包圍四面。中闢八門，以崇禮（俗稱南大門），興仁（俗稱東大門）為最大，上起重樓，其他則率為單重小門，無可稱述。南大門於世宗三十年造成，中開虹門，上有五間二面重樓巍然而立。禮衛莊重，帶堅實之風。為李朝初期最優秀建築之一。京城宮闕最主要者有三，即景福，昌德及昌慶宮是。景福宮為太祖三年所創建，壬辰役為亂民所焚，李太王即位之始以舊制為準，再興輪奐之大宮闕，嗣李太王移慶運宮乃漸次荒廢。近年總督廳舍建於其前，並撤去其一部。宮後負義義之白岳，前臨廣闊開光化門，門前有石欄兩組對立，宮周繞以石築高牆，東西有建春迎秋二門，北面開神武門，各隅皆起角樓。總督府之北有勤政門，門內有宏麗之勤政殿聳立於二層基壇上，其後過思政門，正面有思政殿，東西有萬春千秋二殿，南面而立皆為單層。思政殿為國王每朝視事之所。次為武門，內以康寧殿，交泰殿為中心，配置有多數之堂宇。

盟，長奉清朝為正朔。壬辰之瘡痍未復，又遭此番打擊，國家乃達極度之疲癯。加以朋黨比周之禍益甚，以政權之爭奪為事，誠心憂國者少，紀綱益紊，國勢凌夷。唯自正祖以後，瘡痍漸癒，李朝後期固

康寧殿為國王常住之所，交泰殿則為王妃之居處。交泰殿後方為御苑，老松蒼鬱，泉池亭榭，隨處添趣。勤政殿東方有議政府，康寧殿址西有慶會樓，為國王賜宴群臣之所。

佛教

佛教在前代雖外而達於昌隆之極，而內裏精神却陷於腐敗之淵。李朝太祖太宗鑑於其弊，特取壓抑方針。歷朝益嚴其法，故以京城開城為始，州郡都邑所在，寺刹悉歸廢滅，僅僻遠山谷之間，由社會孤立之寺院，始得維持其命脈。加以壬辰之役半島南部伽藍多罹兵燹，羅麗兩朝以來有形文物多歸灰燼。當代伽藍之重要者有梁山之通度寺，東萊之梵魚寺，金堤之金山寺，海南之大興寺，靈巖之道神寺，順天之松廣寺，安邊之釋王寺，杆城之乾鳳寺，襄陽之洛山寺，醴泉之龍門寺外，他若俗離山之法住寺，智異山之華嚴寺，双溪寺，金剛山之楸帖寺，五臺山之月精寺等亦頗有名。此等寺宇大抵下於形勝之地，隨地勢之大小而異其規模。其小者於壇域中心有安置本尊之大雄殿或極樂殿。其前東西設僧房，於前面斷崖上構高樓，更於其前開門。其大者本堂大雄殿之外，有極樂，彌勒，觀音，冥府，羅漢諸殿，及山神閣，鐘閣等，隨處而立。附近更設有多數之僧房，大雄殿前面構樓，下開天王門。至於諸種建築之配置方法，在新羅時代輸入唐制，其間頗不乏森嚴壯麗者。經高麗時代而入李朝則漸次朝鮮化，堂宇僧房不必均勢，配置極為自由。佛殿大抵為五間四面，五間三面，

前後兩次，朝鮮力不及，終定城下

其大者亦有七間四面或七間三面者。佛殿普通多爲單層，稀有三層者。石塔建造較少，且手法粗細，無何足觀。

彫刻

李朝初期彫刻遺物雖甚少見，然其佛菩薩之面相姿勢却甚優秀，較之當時明代或室町時代者亦無何遜色。自入後期，實例益多，而技巧亦益拙，佛菩薩之容顏徒失於軟弱，體軀亦乏均衡之美，衣文亦顯散亂無序。茲將其較佳者述之如下：

新羅寺銅造觀世音菩薩坐像，爲宣德元年鑄成，面相溫麗，姿勢亦甚優美。寶冠有化佛，胸及腰懸有璽珞，實爲李朝初期小品之上乘。海印寺大寂光殿內安置之木造毘盧舍那佛坐像及同寺法寶殿木造之毘盧舍那佛坐像，其形式手法與前者無異，殆係出自同時同技術家之手亦未可知。姿勢莊重，於溫雅之內現雄壯之威容。衣文線條雄勁，一絲不亂，誠爲現存李朝中最傑出之作。高敞靈雲山佛堂大雄殿銅造佛坐像，被頭巾，覆佩劍，纏袈裟，形相頗爲少見。面相雄麗，姿勢衣文之手法皆甚可觀。唯有後世補彩，損其美質，較爲可惜。他若洛山寺銅造彩觀世音菩薩坐像，羅州香香寺之木造釋迦坐像，道神寺解脫門內安置之木造釋賢文殊像，三薰縣津市淨明院之石造文殊普賢像，亦皆不失爲佳作。李朝後期彫刻之可稱者更少。金山寺彌勒殿木造彌勒三尊，其本尊高約三十尺，脇侍高約二十五尺，實爲後期之優品。法住寺大雄殿，双溪寺大雄殿，無量寺極樂殿之佛菩薩像，亦

爲本期之佳作。普賢寺大雄殿有木造菩薩像，或係與建築同時形成於乾隆朝者，其姿勢之佳妙，面相之溫麗，實爲後期之傑作。

繪畫

朝鮮時代繪畫以山水花鳥之類爲最多，道釋人物較少，唯肖像畫則頗爲發達，風俗畫亦往往有可觀者。一般初期者多受宋元畫之影響，筆力豪宕，惟遺物較少，究難把握當時繪畫之變遷發達真相。入後期受清畫之影響較濃，南宗畫獨霸畫壇，後終有如日本光琳派，四條派，浮世繪之國民畫風興起，亦佔一重要位置。自壬辰丙子亂後，國力萎靡，政爭混亂，士大夫無暇弄風雅之事，專門畫家亦多流亡故業，故繪畫益行不振。

當代初期之大家有安堅，崔涇，姜希顏三人。安堅(玄洞子)最擅山水，爲世宗三子安平大君所愛重。國田才治氏曾藏有其夢遊桃源圖，即爲安平大君命彼將夢中所見之桃源繪出者。千峯萬岳，參差交錯，溪流飛瀑，隱現其間。爲自郭熙李成之筆意脫化而來，風神高古，實係稀世傑作。崔涇與安齊名，最長於人物。姜希顏(仁齋)詩畫皆妙，山水人物，皆爲一時獨步。降

至中宗朝則有石敬，李上佐，梁影孫，李震，申潛，李不害等人。石敬學安堅，長於人物及竹。李上佐亦爲當時巨匠，山水人物，冠絕一時。梁影孫與李同時，學安堅亦有似處。李震最工花鳥，草蟲，猶如。李不害疎博而欠精微。明宗朝則以金龜(養松堂)畫品妙絕，人物山水牛馬翎毛草蟲亦皆達精妙之

域。申氏爲監察李元秀妻，山水菊草蟲皆妙，爲李朝繪畫家之第一人。黃執中善繪葡萄。李慶胤長於山水，外亦工人物牛馬翎毛。其弟英胤亦善山水牛馬翎毛。李靈有詩書畫三絕之稱，長於墨竹蘭梅，特以竹擅名當時。總督府藏有其墨竹圖。寫竹之各姿，氣品最勝。壬辰亂時，右腕被劍斃折，遂後把筆如有神助，畫更勝前。

李朝後期初頭宜祖朝擅繪事者有尹毅立，李成吉，李夢龍，李繼祐，李積諸人。尹長山水，筆力雄勁。李成吉山水構想富於變化。李夢龍能墨竹，李繼祐善葡萄。李積長於山水佛畫，年僅三十而卒。仁祖朝之以畫見稱者有李澄，趙涑，金明國等三人。李澄爲慶胤之庶子，兼長各體。趙涑善梅竹翎毛山水。金明國長於山水人物，其畫法以氣格風神爲主，不墮前人之跡，結構雄大，筆力豪健，然有時未免陷於奇矯之弊。仁宗二十三年清人孟永光與時爲質於北京之世子(後之孝宗)歸國，輸入明清之畫風，於朝鮮繪畫亦有相當之影響。孝宗朝前後有許錦，善禧，傍及繪事。韓時覺用牧溪風之減筆，善繪釋道人物。李明都傳孟永光之畫法。曹世傑巧於山水人物。趙之耘能翎毛墨梅。顯宗朝有金植，能山水，兼擅繪牛。肅宗朝有一尹斗緒出，畫畫皆佳，尤其於人物動植更有獨得之妙。英祖，正祖朝之能繪事者以鄭敏，趙榮祐，沈師正等人最著。鄭敏(謙齋)最長山水，畫朝鮮風景，自成一家。趙榮祐(觀我齋)亦擅山水，唯較鄭略遜。沈師正(玄

齋)初師事謙齋，後究古人畫跡，運絕妙之域，山水翎毛皆所擅長，畫格高邁豪放，縱橫揮灑，皆得其妙。純祖朝以畫知名者有金厚臣，李寅文，金德臣，申潤福，金弘道，李義奎，張漢宗，申緯諸人。金厚臣畫山水花草翎毛用筆細密。李寅文好用秀筆，寫山水有蒼古枯淡之趣。金德臣長於人物，又作仇英風之密畫。金弘道(檀園)畫山水人物翎毛花草共達精妙之域，好畫神仙，又喜作風俗畫。今總督府藏有其風俗畫帖，寫朝鮮下層社會之風俗，輕妙洒脫，頗爲罕觀。與金弘道同時作風俗畫者尚有申潤福筆意婉媚，有浮世繪風。憲宗哲宗朝因國勢凌夷，畫壇遂亦朋表頹之兆。其中最清者當推李在寬，鄭遂榮，金正喜，趙廷奎，金良翼，許維，申命衍，南啓宇，金秀哲，田琦，劉淑，趙重默諸人。降至高宗時代則有張承業，李是應，丁學教，閔泳翊，洪世鑾，趙錫晉，金應元，安中楮諸人以畫知名，就中尤以張趙所作之山水爲佳。

朝鮮時代陶工大體可分青瓷，白瓷，染付三種。青瓷較之高麗時代者失去其鮮美之碧色，而爲灰黃或灰青色。象嵌則變爲「三島手」，不如高麗時代之洗鍊。外尚有影三島，刷毛目，繪高麗等種種技法。白瓷則以帶灰白，帶青色者爲最多，亦有乳白色者，有素文，浮彫，透彫之別。染付之法係於初期由明傳來，唯以吳須原料缺少，未能有長時之發展，至後期始稍流行。當代陶工初期者其形狀技法皆不可觀者。壬辰後

後，國家披靡，窯業亦遭傾挫。特其窯業最盛之兩鮮各地多被兵禍，職工爲日本軍擄走者甚多。因此更受打擊，終未能挽回其頹運。

日本美術介紹至本期後共計二十四期，文長約十六萬字，承本刊之熱意刊載，及讀者諸君之耐讀，筆者深表謝意。

日本美術在中國一般人腦筋中認爲可謂極淺，且多抱有一種輕視觀念，以爲大抵皆係中國餘流，無可稱述。然此實爲大錯。日本美術在藤原時代以前雖多爲模倣大陸樣式，唯自後便漸摻入和風，完成自己之趣味，且其進步之速，在中國明朝時便有無法企及之勢，今日則更不遑論矣，倘因此番介紹能於此多少有矯正之微勞，則筆者已甚感滿意。

本文之作，起意於四年前，而其決定則在去歲中秋，至其寫作之經過則又有外人所難想像之煩雜。參考書籍雖自備若干，然終感不足，幸有此間日本圖書館於畫卷之參考上能與種種便利，實最爲難忘之事，其次因筆者個人事務忙迫，寫作大抵利用晚間。而最不幸者則係於去歲中秋後三日，內子病逝醫院，遺子女三人，最長者方九齡，最幼者方八月，啼乳索母，痛徹心髓，因之執筆時間多俟兒輩睡後之午夜，古人悼亡詩有「唯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者，此或近之。爲此，行文措意間有不妥之處自所難免，諸希藝術先進不吝教正，實所感幸！

三十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天津

後記

日本美術介紹至本期後共計二十四期，文長約十六萬字，承本刊之熱意刊載，及讀者諸君之耐讀，筆者深表謝意。

日本美術在中國一般人腦筋中認爲可謂極淺，且多抱有一種輕視觀念，以爲大抵皆係中國餘流，無可稱述。然此實爲大錯。日本美術在藤原時代以前雖多爲模倣大陸樣式，唯自後便漸摻入和風，完成自己之趣味，且其進步之速，在中國明朝時便有無法企及之勢，今日則更不遑論矣，倘因此番介紹能於此多少有矯正之微勞，則筆者已甚感滿意。

本文之作，起意於四年前，而其決定則在去歲中秋，至其寫作之經過則又有外人所難想像之煩雜。參考書籍雖自備若干，然終感不足，幸有此間日本圖書館於畫卷之參考上能與種種便利，實最爲難忘之事，其次因筆者個人事務忙迫，寫作大抵利用晚間。而最不幸者則係於去歲中秋後三日，內子病逝醫院，遺子女三人，最長者方九齡，最幼者方八月，啼乳索母，痛徹心髓，因之執筆時間多俟兒輩睡後之午夜，古人悼亡詩有「唯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者，此或近之。爲此，行文措意間有不妥之處自所難免，諸希藝術先進不吝教正，實所感幸！

三十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天津

三十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天津

三十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天津

中篇
小說

婚愛及日記

完
黃君甸作
南宮吉插畫

霖霖夫婦的家庭環境很圓滿，霖霖並不因了自己的計畫對於宜楓有疏淡的態度；時光很快的過去，一羣已經在大學裏畢業了。

經過了一個時期，霖霖的佈置已在暗中就緒，他與一羣已經成了一個過從很密的朋友，一羣覺得霖霖是一個豪爽的人物，所以也願意與他交結，一羣畢業了在社會上服務，霖霖盡力幫助他，一羣心裏非常感激，漸把宜楓的思想淡忘了。在這一個時期中，霖霖絕對沒有把以前的事重提。

許多朋友都接到霖霖具名的請柬，霖霖的交際本來非常廣闊，差不多是天天設筵宴客的，所以朋友接到了他的宴客請柬並不以為奇事。一個星期日的中午，在滿張清燈彩的一個大禮堂中，霖霖夫婦笑臉招待來賓，那一天是盛會，霖霖熟識的朋友都請到了，有的人以為是他們夫婦的壽誕，也有以為是他們夫婦結婚的一週，不然為什麼佈置得這樣喜氣。

中午開宴，霖霖夫婦坐在中央的主位，緊靠宜楓右邊的便是一羣。宜楓與霖霖結了婚差不多已一年餘了，平時因為霖霖交際的廣闊，隨着霖霖在交際場中出入，以宜楓的聰明美麗，在社會上同與霖霖享

清活潑的佳譽。盛大的宴會她也時常周旋的，她知道丈夫時常做着盛筵的主人，但這一天的盛會她在暗中也微微感覺得詫異。

她突然聽到了一羣，那誠摯的青年依然是往日的態度，她寧靜的心弦不禁又彈動了，想起一年前與霖霖結婚時，他爲了自己自殺，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對他有一絲些微的安慰，無論在環境上情理上都不容許這樣做。今天驟然在熱鬧場中相見，胸中難免志志地波動。

一羣的態度倒反而顯得淡漠了，因爲對於霖霖的尊重，已經把昔日的心思抑止得淨盡了，這是他的聰明，這是他的勇敢，這是他理智的恢復。所以他見了宜楓，在一種悵悵的神情下，僅以朋友的夫人之禮相待。

宜楓座位的左邊緊靠着的便是一羣，這使他們兩人不約而同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懷疑這是霖霖故弄玄虛；双方的態度不很自然，不免有些拘束了，想要強自抑制，終多少覺得侷促不安。

霖霖的態度很安詳。喫過了兩道菜，他立起來向賓客講話，他的態度突然變得嚴肅，樣子好像大會場中的演說。

「諸位來賓：承蒙光臨，非常榮

幸……今天兄弟這個宴會的意義，應得向諸位報告一下……」

開場白說完了，霖霖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

「……在我向諸位報告之前，我須先向諸位介紹兩位重要的朋友……」

「這位是胡一羣先生！」他指着一羣在宜楓旁邊的一羣。

「這位是李有恒律師！」指着一羣坐在他自己旁邊的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先生。

全席的來賓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尤其是一羣，絕端的詫異；霖霖接着說：

「……諸位大概還記得，距今今日一年以前，報紙上不是登過一件青年自殺的新聞，這新聞的主角，便是方纔與諸位介紹過的這位胡一羣先生……」

胡先生與內人陸宜楓女士，在以前便有非常純潔的友誼，但是兄弟與陸女士結婚的時候，並未知道這件事情，直到在報上瞧見了胡先生的遺書纔明白……我起初覺得這樣事幾方面得不到圓滿，這是人間的缺憾，所以兄弟立志要彌補這缺憾，經過了幾度精密的考慮，纔決定了今天的辦法……胡先生服毒後在醫院裏的時候，兄弟曾去拜訪他，與他作了一度談話之後，便知

道胡先生是一個誠樸有志不可多得的青年，後來更與胡先生交成了一個密切的朋友，兄弟料定胡先生有着他無限光明的前程，因此，兄弟擬定的辦法更有堅決的信心……不過那時胡先生還在求學時代，大學還未畢業，兄弟的計畫一旦實行，難免妨着他的學業；一方面兄弟的事業還未到可以實行的時機，所以遲遲的未能發表……現在胡先生早在大學裏畢業了，而且社會上已有了相當的地位，一方面兄弟的事業已經佈置就緒，與我的好朋友李有恒律師幾度的商談，種種問題都承律師的籌畫而得到了解決的辦法……」

兄弟前邊已經說過，一定要使這人間間的缺憾彌補，兄弟願意犧牲了家庭的幸福來彌補缺憾，從今天起，我們便廢止夫婦的名義，一方面取得胡先生的諒解，希望與陸女士結爲美滿的伉儷，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諸位不要以為這是兄弟的矯情，兄弟實在是出於十二分的誠意，有兩點可以證明不是兄弟的虛偽，第一點，李有恒律師代表兄弟的啓事，已經送交各報館，明天可以登出；第二點，兄弟以後的事業發展地點是在香港，目前國家正在多難之秋，上海陷落後香港是中國抗戰的命脈，兄弟的壯年已將逝

去，以後想要爲國家出一些力，旅行的一切手續都已辦好，今天夜裏便要上船……還有，兄弟從內地避難到上海來，雖然日期很短，但在上海也有一些經營的小小成績，從兄弟離開上海起始，這些事業都讓渡於胡先生，種種的手續也請李有恒律師辦理……」

每個賓客聽了霖霖的報告現着驚詫的神情，尤其是一羣，剎時間神經好像失去了常態，他簡直不知怎樣纔好，宜楓在旁邊聽得更驚慌失去了知覺，她疑心是在夢中，清醒時候決沒有如此奇兀的事實。

女子脆弱的心靈經不起重大的刺激，宜楓一時的神經好像要爆裂放聲痛哭了起來！

賓客們懷着猜疑和感嘆的神情結束了這盛大的宴會，一羣在座懶懶怒交織中向霖霖提出抗議，對霖霖說：

「霖霖兄……這……這是什麼一回事？在……在歷史上沒有這種奇蹟……」一羣的話有些顫動，非常緊張。

「兄弟完全出於一片至誠，可以實之天日，爲宜楓着想，老兄千萬不能固執，而且也不必固執，以後的事一切委託李律師負責解決，如有什麼困難，李律師看見兄弟的薄面總

我們相見的時候還多，現在正不必拘了於小節——霖笙的態度顯得自然而大方。

李有恒律師在社會負有相當的聲譽，他是保障人權的一個熱心者，他與劉霖笙有着生死莫逆的交誼，霖笙的事業在法律上有關係的，他總揮心竭力的相助。霖笙這回事情在事前曾經與他商酌過好幾回，有恒對於霖笙的襟懷有着深切的瞭解，所以願意贊助這事情的實現。

霖笙把責任卸到了有恒的肩上，有恒自願擔負起這不輕不重的責任。他邀集了一羣和宜楓雙方作懇切的談話，他站在道德的立場負責說明霖笙的措施是出於衷誠的至誠，決沒有一些矯情，更沒有一絲虛飾，自己願意在法律上作一種有力的證明。

宜楓與一羣的見地初時很是背馳，一羣素來尊重霖笙的人格，雖然覺得霖笙這種措置背乎常情，但是霖笙的離去上海到香港去是事實，把上海已成的事業讓給自已又是事實，李有恒律師在法律上一切的證明是不容諱飾的事實；倘使霖笙是有意的矯情，或者卑劣的虛偽，又何必找這許多麻煩一定要這樣幹呢？所以他對於李有恒的勸告和解釋漸表示感謝的誠意。

女子的心地比較狹窄，宜楓又是愛惜名譽的女子，她對於霖笙的措置絕對不瞭解，既成的事實既無法可以挽回，她寧願終身不再遭罹這種煩惱，她甚至於想死，想出家當尼姑，意志非常堅決。

波已經受了薰風的吹拂，儼然有些變動了。

他感覺到在年齡上，事業上，都需要一個賢明美麗的內助，使他上選的祇有宜楓，以前當然不應該發生這種妄想，現在的環境完全轉換了一個階段，而且自己的處境地位都與以前不同，因為自己能够自立，家庭的束縛早已沒有了；祇要得到宜楓的同情，已經失去的美妙的夢境重復可以實現。

他向宜楓表示：並不希冀，迅速地結合，祇求在精神上成爲一個情感上的朋友，恢復我們以前的友誼。經不起一羣幾次的誠懇表示，宜楓終於應允了。

他們相處在友誼的生活中三年之久！人總是有感情的動物，宜楓對於一羣本有着很好的情感，後來環境上使她疏淡了；這一次又受環境的支配，漸又與一羣茁生了情素，雖然經過了這很長的時間，李有恒律師對於朋友的責任依舊盡了始終，很熱心地證明他們的結合。

五

中國政府自從華中一帶淪陷以後，香港便成了一個盲目抗戰的根據地；獨裁政治的爪牙，都蟄伏在這萬惡淵藪的一角之中，不時的蠢動。一般戴着愛國假面具的政客，在香港像蝦蟆般的跳躍。

紅鬚綠臉面目猙獰的帝國主義者，她們打着自身的利益，貪婪地睜着可怖的怪眼，伸着擾人的魔

霖笙的血液雖然沸騰，因為他自幼沒有受過高深教育，腦筋不免流於單純；更爲了愛情上的刺激，毅然從上海到了香港，在他簡單而不甚準確的思想中，錯誤的國家觀念濃烈地滋生在他的心田。

他利用了下級社會的一部份勢力，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義社」他的組織並沒有具體的規模，不過是秘密的暗示，彷彿是中國歷史上秘密結社的性質；因爲他幾十年來有着一種特殊的潛勢力，所以在香港的下層階級中，很自然地有着吸引力。沒有經過多大的時間，又造成了他的地位和勢力。

他以前在故鄉，後來到上海，雖然都有他的事業但是這一種事業也可以說是利於個人爲多，他這時候並沒有國家的思想，後來的國家思想確乎是受了戰事影響；自然家庭與愛情上的刺激，多少也促成了他這一種行動。

中國的政治本來是一盤散沙，獨裁者利用了各種特殊勢力，實行他個人的主義，像劉霖笙這種人，可以做他的爪牙，可以把他收買，收買了可以幫助自己擴展勢力，在獨裁者的政治條件上，認爲劉霖笙是他夾袋中所需要的人物。

在劉霖笙錯誤的思想中，認爲這是愛國的正途，他很甘心做了獨裁者的幫兇。

他所負的責任完全是一種詭秘的祕密工作，他執行長官——獨裁者的命令，凡是反對獨裁者的，不論是那一種人，他都得效忠他心目中

制裁！

在香港密佈着他的組織——「義社」中的份子，好像是一個緊密的網，他把逗留在香港的一羣官吏政客，看作了是網裏的魚，每一尾魚的行動都逃不過漁夫的耳目不用說這便是霖笙所負的特殊工作了。

他因爲執行「領袖」的命令，一面更是愛國心的激動，他不顧一切地把原來慈祥的本性變了；他命令手下人去殺害一個人，還不如殺死一只雞，簡直是踐死一個小得瞧不見的螞蟻。

他只曉得服從「領袖」的一論旨，他不明白這種利己主義與國家民族並沒有絲毫益處，反而足以使真正的愛國者爲之灰心，其實，他根本沒有國家民族的思想，他的幫助國家還不是幫助個人——獨裁者，也可以說是他的胡鬧。

國家本來就好像一只破碗，盛了水處處要滲出來，碗裏的水自然越滲越少；我們把水來管做財源，戰爭時候的財源當然一天比一天支絀，獨裁者自己在外國銀行裏的存款，數字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上去，但是他決不肯拿出一分錢來貢獻給國家，在愈捫愈窮之中，念頭轉到了海外華僑的身上。

香港的華僑也很多，他們的耳目比較接近，知道重慶的抗戰只不過是騙人自騙的迷夢，獨裁者的黨與總有消散的一天，所以想在香港的華僑身上剝削是比較困難的事情；獨裁者的聰明是任何人及不來他的，他覺得這一種政策祇有施行到遠遠的地方去，利用華僑歷史上的

選定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因爲新

加坡在亞洲是最重要地方，不但 是帝國主義者作爲侵略東亞的前哨，也是太平洋上的一處要衝；人口既多，生產又富，在獨裁者擇肥而噬的心目中，覺得新加坡是最適當的地方。

獨裁者一切的施政都是恩威並用的，這一回詭譎華僑的方法也是採用這老套。

表面上是光明正大的派了大員去辦理僑務，與華僑方面聯絡，發動僑胞的獻金運動，博取大量的金錢；一方面暗中遣派了他心腹爪牙，到新加坡去作特務上的秘密活動，偵察僑民中有沒有反對獨裁的人物，威脅一輩人來幹起擁護獨裁的工作。

奉命秘密到新加坡去活動的心腹，便是在香港的劉霖笙。這險詐緊密的漁網，從此又張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的華僑，都是赤忱的愛着祖國，他們對於祖國的一切非常關懷，聽到了祖國發生戰事，他們怎樣熱烈地想要援助，可憐他們一向與政治隔絕了，只有在金錢上可以表示一些愛國的心腸。聽到政府派了人員來辦理僑務，他們都從內心裏發出欣慰的熱忱來，頭腦比較清新一點的，私相慶幸道：

「我們的牢獄生活也許有救星了，聽說祖國的政府派了官吏來替我們解除一切困難。」

但是所表現的事實完全使僑胞失望，獨裁者所派到新加坡的官吏，他奉的是祕密的使命，那使命便是

「錢」他看透了僑胞有的是「錢」他們有的是辛苦汗血換來的「錢」，「辦理僑務」是一種欺騙的幌子，實際上是想榨僑民的血和汗！

誠實的僑胞他們只知道愛國，只知道把愛國心貢獻給祖國，自然把所有的儲蓄獻出來了；但是因為歷年來蟻伏在白種人的鐵蹄下面，對於政治上的一切他們是無權過問的——就是想要問他們也不敢，所以他們不但對於世界的大勢有所聞，便是關於祖國的政情也異常隔膜，他們以為政府要叫他們出錢是把來振興國家，想不到是供給獨裁者斷送國家。

「祖國興盛了，我們可以回歸祖國，享幾年清福。」這是每個僑僑的心理。他們不知道戰爭還沒有停止，以為中日兩國早已和平了；幾個僑僑中的領袖，與政府派來的大員談話的時候，兩方的心理總很背馳。

「我們的祖國不需要戰爭，需要的是工業生產的振興。」

「抗戰與國家的前途有關係，只要抗戰下去，我們總可以得到最後勝利。」

「怎麼？我們祖國還在抗戰嗎？試問：戰爭有什麼好處？將來的最後勝利在那處？」僑僑的領袖聽了政府大員的話，不禁現着駭異的顏色，所以忍不住便不客氣的質問起來了。

存亡的關鍵，將來的最後勝利，自然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只要聽到太平洋上發生炮擊，這勝利便是我們的了。」

「只有和平纔可以使國家強盛，我們的祖國向來衰弱，又遭受了幾年

作者，霖筌便執行他所負的任務，有不少熱心愛國的華僑，為了希望和平擁護和平而無端犧牲了性命，華僑在積威與恐懼之下，不敢再談政治的問題。

獨裁者日夕所祈求的太平洋上的炮擊，果然發動了！在黑暗政治治下的西南一角，輕獨裁者的爪牙扮演歡呼跳躍的熱烈聲中，日本海軍很迅速地吧美英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上的勢力一下子便擊潰了！

獨裁者倚賴帝國主義者的惡勢力伸張他個人的利己主義他一天到晚在運用他欺騙民衆的政策，他的爪牙幫助着他散播欺騙的種子，但有時他的爪牙也被他賣了！劉霖筌便是其中的一個。

日本軍隊在太平洋上一日千里的進展，香港陷落了！安樂地在香港發國難財的官吏一個個成了煙中之塵。

新加坡又陷落了！華僑心目中的魔鬼——劉霖筌，也遭了日軍的逮捕。

這一次大東亞戰爭的發動，在日本的目標是解放東亞，他認清英美人是侵略東亞的惡鬼，但是在人道主義上對於人類都取着寬恕為懷的宗旨；他希望東亞人能够自省自己知道以往的錯誤，東亞人趕快自己聯合起來，把東亞的新秩序建設起來，使每個東亞人都得到自由的幸福。劉霖筌幫助着獨裁者破壞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有不少擁護和平的愛國愛東亞份子都在他的毒腕下犧牲了，關於他的罪狀雖然罄竹難書，但是寬厚的日軍仍給予他反省的機會。

華僑方面對於「義社」的組織非常切齒痛恨，自然看「義社」的主持者——霖筌好像仇敵了。他們對於日軍的進入新加坡，熱烈表示歡迎，但是對於霖筌却要求予以一重

日本方面當然要加重華僑的公家，所以把霖筌暫時的拘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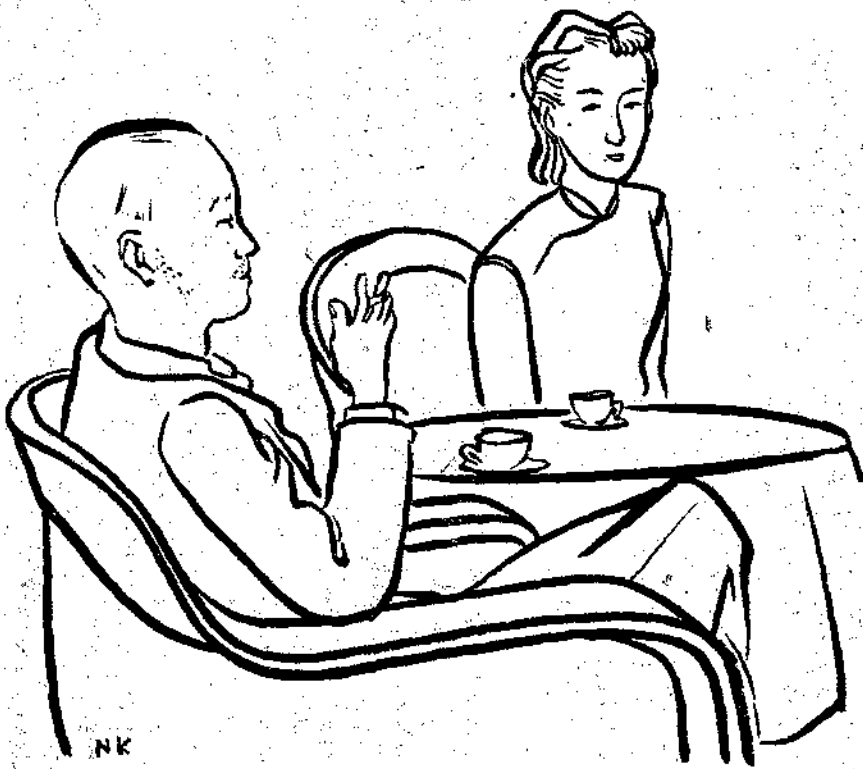
霖筌被關的地方並不是普通的監獄是一處特設的拘留所這拘留所的設備比較是優待的，凡是逮捕的政治犯，一律都很優待的請他們拘留所裏住起來，除了行動上失去自由之外，飲食起居是相當舒適的。

六

霖筌在一羣政治犯中地位比較高，拘留所中他是一個特客。

霖筌不但把自己的愛人讓給他，連本人的事業也讓渡了他，自然以「章」的年青智慧，承繼了霖筌的事業，好似初生的乳燕添了豐潤的羽翼，一飛便可以冲天了；在世界烽火燃燒得濃烈的機會中，他經營的貿易轟然地發旺起來，在上海的商場中地位一天比一天增高，無形中已躋於名人之林。

「名利」兩個字是永久相聯的，有了「名」，「利」便是一「利」，「利」便是一「名」，「名」也盛起來了，「利」



戰事的摧殘，那裏再可以抗戰呢？我們覺得要救國只有和平，這一點是我們華僑的意見，希望向政府轉達。」

華僑爲了愛護祖國，很坦白地吐露了自己的胸懷，他們不知道陰暗

佈下了嚴密的陣容，與香港方面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這種秘密工作在家民族上簡直是一個隱賊，無奈霖筌的識見只不過是一個中下階級社會的領導者，他混着良心服從他心目中的「領袖」，把殺人為

霖筌爲了愛護祖國，很坦白地吐露了自己的胸懷，他們不知道陰暗

習的本是政治經濟，兼帶他有清晰的頭腦，靈活的手腕，政治生涯是與他非常適宜的。

他平常本負着極其非常的政治主張，他覺得東亞的一切應東亞人自己來處理，絕對不容東亞以外的人來染指，所以中國與日本的啓重完全是當局者政治觀點的錯誤，這幾年之干戈，真將算是同族的相殘，而道自相殘殺的造成，無非是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的煽動中國便上了她們的當；中國既然第一步已經走錯了路，馬上扭轉身來還來得及，亟應拋棄前嫌携手向着一條陣綫進行，捨此之外，中國沒有第二條較好的出路。

這種政治上主張雖極存 韋的胸中已經好久了，但是他目睹四圍都是惡劣的環境，不敢明目張胆的公然宣佈出來；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他抱深切的同情，他有着周密的計劃，準備待時而發。

在雲笙離滬以前的 節有餘中一輩與雲笙的往還非常密切，一輩很欽佩雲笙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勢力，尤其是他辦事的精神與毅力，對於雲笙利用下級社會羣衆的祕密組織也略有所知，後來雲笙到了香港，香港的行動，也有人告給一輩，於是於是一輩更深切瞭解這一種潛勢力可以左右社會，左右羣衆，他想到一個人要在政治上活動，很需要這種潛勢力來培植，他以為要推動一種政治主張，不是簡單一個人便可以成功的，因此，他也利用了社會的一部份勢力，組織起一部份的羣衆來，當然他的組織比了雲笙

他的作風雖做方雲笙，但是宗旨却絕端不同，一輩的組織目標不過是擁護他的政治主張，等有了機會，把這勢力來促進主張的實現，其他並沒有別的祕密任務。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下，他憑着堅定不拔的意志，在暗中進行他偉大的工作，這時他的一顆赤心，已經很忠實的貢獻給國家，貢獻給東亞。「有志者事竟成，」一輩愛國志願的機會終於來了！

日本軍隊在大東亞戰爭發動第一天，便開進了上海的租界，一輩是一個先覺，他把以前準備的組織，來響應這警鐘一般的炮聲，更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貢獻給這得偉大的任務，當然他是一個民衆的領導者，他導領民衆負起神聖的工作。太平洋上的戰事進展得非常迅速，不到五個月，南洋的資源地都佔領了。一輩計劃着進一步實現他的任務。

他的任務是解放東亞，他在前幾年已經有一種準備，那準備便是對於華僑問題的研究。現在他感覺解放南洋與華僑有着深切的關係，他曾經做了幾種關係於僑務問題的著作，博得社會的同情，都公認他是華僑問題的研究者。

他不敢以研究華僑的專家自居，不過他對於這問題不但感覺興趣，也認為是一種任務，他主張要解放華僑，非得深入華僑集中的地方去不可。

一個人，大事業的成就，當然是發源於理想，理想也是事實的母體。何況一輩的主張已得到社會廣大的同情，他的抱負更爲一輩有志

行他的計劃。宜楓在這幾年間也創辦了一些事業，在與雲笙未分離的時候，創設了一所小學，便就叫「宜楓小學」，她一天到晚培植着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天使，把全部的精力都灌注在小天使的身上，她帶着一個個活潑的孩子，心地便感到非常愉快，「宜楓小學」辦得好，社會上便有了很好的聲譽，在教育界中，宜楓漸漸有了崇高的地位。

因爲感到辦學的興趣，她又創辦了一個女子中學，培植的女子人才，又得到了圓滿的榮譽，夫婦倆都成了社會的名人，在婦女界中宜楓居於領袖的地位。

一輩平時把自己的政治見解講給宜楓聽，宜楓的智識本來很高超，自然與丈夫負着同一的志願，在她所辦的學校中，把這種見解灌輸給年輕的女子，得到女學生方面的同情和擁護。

一輩決定了到南洋去以後，宜楓表示要一同去，她的目的想在南洋方面發展女子教育，使華僑的女界有一條自新之路，一輩也非常贊成。

把上海所有的事業，交待給他們的親信，夫婦倆便離了上海，到他們的目的地——南洋。

南洋的地區非常廣泛，昔日英華帝國主義者把牠佔據了爲侵略東亞的根據地，現在都現了光明的氣象。一輩夫婦在未出發之前，便擬定了新加坡作爲他們實施計劃的地點。

散漫的華僑正企待有一個賢明的賢領導者來發動他們的解放工作，對於一輩夫婦熱忱表示懇切的歡迎。

華僑特地開了盛大的歡迎會來表示誠意，他們夫婦倆經過了幾度的考察和研究，殫精竭慮地準備開始種種預定的計劃。

一輩感覺到這種重大的任務決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全部擔負的，非得發動許多人的力量，然後才可以逐步的推進，華僑方面之外，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來幹這艱難的工作，他知道拘留所中有着許多多智慧有毅力的人，他們以往雖然都是獨裁者的爪牙，有一部份人也許當時格於惡劣的環境，不容許他們有自省的機會，一時的政治主張錯誤，決不是他們終身的願望，在目前局勢已經變換，有頭腦的人都應爲國家着想，何況當前的事實非常顯明。

一輩幾次的考慮，結果他願意去同拘留所中的政治犯作一度懇切的談話，使他們放棄以前錯誤的主張，共同來擔負這偉大的使命。

在拘留所的名簿中，發現了劉雲笙的名字。

夫婦倆驚奇的目光注視着這響亮的名字，一輩對此不免現着細微的躊躇，兩人是相同的心理：「呵！怎麼他也在這裏？」

他們雖然都有這樣的感覺，但想起來也並不十分奇怪，雲笙是個活動的事業家，在香港的活躍是想像得到的，從他的事業上，他的活躍上，便與政治上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他到新加坡來，也許是奉政府的命令，這一次的被逮，更是理想中的事實。

一輩很佩服雲笙以往事業的精神，這回他料定是一時政治見解的

悟的；他想去同他見一見面，夫婦倆商量了好久，決定應取的步驟。他們決定的是第一步先把雲笙設法救出來，然後與他見面，希望他能反省，一同來擔負這重大的任務。

佈置了一所祕密的屋子，作爲雲笙從拘留所中經一輩夫婦保出來之後的住處。雲笙所感覺的詫異，勝於一輩夫婦發現劉雲笙的名字在拘留所中的時候，他想不到一輩會從上海到這裏來，來解除自己的災厄。

在雲笙單純的腦筋中，仍未覺悟他以往錯誤，他以為擁護「領袖」便是愛國，他不知道國家便是爲這「領袖」所誤。

經過了一個時期，一輩夫婦先寫了一封信給他，在信上，便把自己的政治見解詳細地講解給他聽，叫他要爲國家着想，要爲東亞着想，決不能拘於一孔之見，追隨了獨裁者斷送國家與民族，希望能夠覺悟，大家來擔負這偉大工作，自己到這裏來的原因，是想實地來幹一點華僑的事務，把百餘年來積壓在羣衆壓榨下的華僑，解放出來，這是我們的任務。

雲笙接信後並沒有什麼感動，他覺得一輩夫婦的見解他絕對不能同意。他覆了一封簡單的信，他願意仍舊回拘留所去過羈禁的生活。這使一輩夫婦感覺得棘手了！在朋友交誼上，而且他對於自己已有過讓愛的恩惠，當然應該盡力的拯救他；爲了國家，自然應該把高超的見解來感化他；不過他既不肯同情，這問題很難解決。他們夫婦又商量了幾回覺得寫信還嫌隔膜，便約期同他見面。

見面的時候互有不同的情緒，宜楓在三人中情緒更緊張一點，似乎重不敵與一個普通朋友的訪問一樣，多少有一些異樣的感覺；一羣是竭力要遏制以往的情緒，儘量的把國家民族為前提；霖笙却有一種感觸，在感觸中又常一點刺激，同時慨嘆人事的變幻。

他們的談話經過了一天的長時間，但是仍沒有結果，最後，一羣夫婦辭別了霖笙出來，約定三天以後再談。

這三天的時間正是給與霖笙一個考慮的機會，在第二天的晚上，突然有一個女客來訪他，霖笙當不愉快的情緒中，想要攔阻這不速的女賓，但是這位女客堅決要見他。

他懷着無聊的心情勉強接見，見了面使霖笙驚奇的是——原來不是別人，却是宜楓。

宜楓單獨來看霖笙是講着一幕，她看出霖笙的見解完全與一羣衝突，一時不容易融和，這原因是霖笙未曾受過高深的教育，他沒有過到的政治頭腦，他的見解只不過是掩護一個人，個人的私義太濃厚。一羣的見解太高深，往往使霖笙不易理解，她覺得這種談話意見很難接近，所以她單獨來看霖笙。

這一次談話的時間雖不長，霖笙漸漸有了覺悟的意義了，宜楓把霖笙離離以後的情形告知霖笙，宜楓小學的發展，後來又添創了一所中學，霖笙非常欣慰。——其實，他離開以後的一切，李律師隨時都通信告知他，他對於宜楓的不允職然與一羣結合，暗中表示深切的敬

意感情的純潔，他更愛自己的愛，並不是無意識的舉動這一次宜楓不避嫌疑的單獨來訪，未免勾起了舊情，他欲佩宜楓的高潔，非常欽佩宜楓的見解，對於他夫婦倆拋棄了上海已成的事業和地位，到這遠遠的南洋辦理僑務的工作，何異是一個勇敢的拓荒者，單是這種精神，也可以使人敬服，他們的出發點是為的國家，為的民族，為是

全東亞的民族，我們要愛國，愛東亞的民族，怎麼可以對他們不表密切的同情呢？他後悔以往的錯誤，他覺得以往只知道效忠於國家的獨裁者，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族，對不起全東亞的民族。霖笙現清滿腔憤恨的情緒，自己責備自己，神經緊張到萬分。

「能覺悟悔的便是英雄豪傑。」宜楓反而這樣勸慰他。

三天時間一瞬便過去，一羣夫婦如期再去訪晤霖笙，一個服務霖笙的僕人，把一封信授給了一羣。

一羣 伉儷：
鄙人感覺以往之錯誤，真是國家民族罪人，從此以後，鄙人將懺悔以前罪惡，效忠於東亞民族，俾使將功贖罪，目前尚無表現，無顏再與

賢伉儷見面，即日離去此間，往港整理以前組織，集合力，改變方針，為東亞前途努力；此祝頌
大業早期完成不特南洋華僑願此解放，即全東亞民族亦從此更生也。鄙人隨時地，在暗中衛護
賢伉儷之成功，俟東亞解放實現之日，行再相見。
——劉霖笙——(完)

事 軼 人 聞

鱈 魚

威爾遜做美國大總統的時候，每天都要接見無數來訪的客人，有一天，他接見了一位穿得樸素的中年婦人。

「您有甚麼事情？」大總統溫和的問。
「沒有甚麼別的事……」那婦人平靜的問答：「我是從很遠的福羅利達的鄉下來的，這實在是在承情。」大總統爽快的笑了：「請看吧！倒也難怪呢。在我這方面，是一生只想看鱈魚，那特意從福羅利達的鄉下跑來的。」

廿 翁

這是在倫敦某一中流家庭裡發生的大問題。登場人物：中年銀行家和他的夫人，兩個人在爭論着現在莎翁留下來的戲劇作品，是否真是莎翁自己寫的——這一個長久成爲文藝史上的謎。

一直爭論了兩點多鐘，兩個人把自家所知道的與不知道的事情，都搬出來了。夫人舉起兩隻手捧着興奮得紅漲了的臉說：「好！我死了到天國去，無論如何得弄出

個 着 落 兒 來。」

「死了便怎麼樣呢？」銀行家害怕地問她。
「不是弄不明白嗎？我上天國問沙士比亞去！」

「不錯！想得好。銀行家像早就看見了莎翁似的，點起煙捲，冷淡的說：「可是，偏巧沙士比亞不在天國呢。」
「怎麼，是說在地獄裡嗎？」夫人鷄一樣尖聲叫着：「那正好，你找他去問問。」

文 豪 女 兒

十九世紀英作家約翰·威爾遜，是擁有布拉古德雜誌，在種々方面揮其得意才筆的一位。

他有一個美麗的小姐，正當妙齡，被很多的男人追逐着。在這位作家的客廳裡，抱着此種目的來訪的青年人，大有迎接不暇之勢。其中一位年輕的大學教授，使她最滿意而陷入快樂的戀愛裡面。

大學教授漸漸進行到必須提出婚約的階段了；遺憾的是這位學者非常腦脹，甚至於到連替他人寫信介紹什麼事情都要臉紅的程度，臨到公開自己的戀愛時，就像紅燈草似的不能不從心裡一直紅到外面。

我 實 在 是 沒 有 見 您 父 親 的 勇 氣。」

「大主教授在愛人家的客廳裡面已經完全是紅了了，怎麼樣，您自己去去說一下，因為您是他的孩子。」

「爸爸嗎？如果說的是爸爸，那他現在書房裡面，您去見他吧！」
她有幾分戲弄的模樣，冷靜地說。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您別袖手旁觀故意支吾吧！」青年學者深々的吁着氣：「您去見他，我在這兒等着。」

她笑嘻嘻的走進書房裡面。父親正靠着桌子忙寫着什麼。女兒撒嬌地擊住父親的手。於是把教授提出和自己結婚的要求對父親說了。

「因爲他很難寫情，自己不好意思見爸爸呢。」
「是呀！這麼辦倒是不大恭敬哩！」作家望着女兒的臉說：「那麼，把回話寫在紙片上，釘到你的背上吧！」

於是作家從案上取過紙片，寫了幾個字，特地用針釘在女兒的背上。
「爸爸的回話寫在我的背上啦！」女兒快活的跑回了客廳，怕羞的教授紅着脸看着那背後的紙片上寫的字——
「請呈。作者贈。」

董 泣 田 薄

編輯室

大東亞戰爭，在日軍的戰捷聲中，很快的經過了一年，現在再度逢迎到了在東亞民族是永堪銘感的十二月八日。

在這勝利聲中，東亞民族更應益加覺悟，奮發，確固決意。為此，本刊這期刊出了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紀念特輯。文字方面因以往已刊出了很多，所以這次以特異的形式來給讀者以最明晰的解說。卷頭言，地圖，一年的回顧，暨刊，這些都可以使讀者明確地知道大東亞戰爭的一年的收穫。在這紀念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的本期，恰亦達到了本刊的一百號。在這種多事之秋，我們能出刊到了一百號，不能不說是一件欣快的事情。在這五十個月裡，我們下了極大的努力來援助開拓了大陸上的文化界，到一百號的今日，欣喜地看到了大陸文化開地的成長。去年，會逢了大東亞戰爭，今年，創刊了本刊上海版的「華文每日」。到今日，與紀念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相共，我們益感使命之重大，同人等誓為保衛東亞的文化向上，努力奮鬥。

這期是今年的末一期，亦是本刊第九卷的末一期。到這期刊完的讀物有：①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小說②日本美術介紹③連環小說「排愛記」。

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作品，暨宗旋之「吾國與吾民」傳教篇已於上期刊完。這期刊載的係特約繪製的。當選作品另有一篇係宗旋之「時代的誕生」定一月一日號起連載。

投稿簡約已從新訂定。稿費亦已增至千字六圓。這就是把本刊四年來一貫的歡迎投稿的方针，再明確地公示給讀者。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讀者意見，祈踴躍惠賜。願在此附贈預告的，即新年選係滿洲文藝

特輯。為新人作品，係由於很多的滿洲來的投稿中選出輯成的。

這時期，我們下了最大的努力在改革。我們每一文的刊出，都是加以十分的審議的。不管是一字一句，都想讓讀者有所獲得。從上期起，在餘白的小空隙，我們亦加入了「學藝知識」及「聞人軼事」。前者是我們現代人所應有的常識，後者是輕鬆的隨筆。想來都是讀者所愛讀的。聞人軼事一作者薄田拉蓮氏係日本老作家，曾任本社學藝部長。其隨筆小品，最是有名。
(魯風)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費所 瀧兌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一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費所 瀧兌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約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三圓九十錢	二圓三十錢	一圓九十五錢	六圓十錢	一圓	三十二錢	三十六錢

婦女的好消息



主治
月經不調
逆上
頭痛眩暈
婦女雜症
皮膚粗糙
雀斑減退

美與健今有術矣

近年化學進步，增加女性健美的化學製劑「愛始萌」已告成功，日服一二片，即能將精神憂鬱，月經不調和生理上的暗疾，掃除淨盡。內則臟腑強化，外則肌膚美麗，嬌艷動人，永保青春。倘能回親朋廣為介紹，造福不淺。

☆ 功效最高 · 女性荷爾蒙

愛始萌

五十片，二百片，注射液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日滿華和平提携通商促進

濟東 中華民國廣州市拱日東路四十三號
 上海 中華民國上海九江路新康大樓

貿易業 野 洋 行

本店 大阪市西區土佐堀通一丁目大同ビル
 支店出張所 東印度マカツサルスマランスラバヤ

神戸市葺合區磯上通四丁目

高島屋飯田株式會社

支店 電話葺合 六七五五番

神戸市神戸區浪花町六〇

露絲取引員 中辻喜與治商店

大阪市東區今橋二丁目五

大株一級取引員 有價證券買賣 中辻喜與治商店

神戸取引所證券取引員

竹内泰輔商店

神戸市神戸區三宮町二丁目三二七
 電話 ③ 3846
 三宮 3847
 3848
 3849
 3850
 3851
 3852
 3853
 3274
 2674

有價證券問屋

株式會社 藤忠商店

神戸市神戸區播磨町四九

創業明治四十年

有價證券現物買賣

神戸取引所取引員

吉田金太郎商店

神戸市神戸區元町壹丁目

電話 ③
 三宮 三三三三
 市外專用 三三三三
 神戸 三三三三
 四九八七六五番
 四九八七六五番
 五三三三三
 番九九四四一
 八八六一二九
 六七六三番番

化膿

淋毒性疾患



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中耳炎
肺炎
喉核炎
一切化膿症
敗血症
丹毒
惡性惡胃

最高限度的

殺菌治癒力

據多數專門醫家發表——就是雙基化學療法劑——阿爾巴基爾，對於上開諸症，發揮根源的偉大作用，能收最完璧的治癒效果。

阿爾巴基爾，內服後經腸壁神速吸收於血液——體液，循環全身微細組織直接衝滅淋菌——化膿菌，但對於健全器官毫無何等作用，因之能以內服一法，施得最完璧的根源療法，更無任何肉體及血液上之異變發生。

內服後僅經十數時間，既現偉大效果，如淋菌性患疾，不問其慢性急性急速消滅局部之炎症——痛、痒、其他不爽感、及膿尿血尿，更經數日後則定可消失尿中之膿球、淋絲等，如此之後，須臾得到斷除患根之效。

阿爾巴基爾，且對化膿性各症、肺炎、感冒等症，能見更一層速效、自不待言。

包裝：二〇片、一〇〇片
各地大藥房均有出售

劑法療學化基雙的準標

阿爾巴基爾

片



寒冷之侵蝕！
能防止

香氣高雅
細膩滋潤

真為最新之雪花膏，所配
合之藥劑「荷爾蒙」能使
身體返老還童，增加皮膚
滋養故常用能防斑點粗皺
油光黯氣等患，洵僅有之
美容靈品也。
冬季防止寒冷之侵蝕，潔
白細膩使用者美莫不置也



雙美人雪花膏

總行大阪 中山堂 分行 天津 連大 青島 上海 南京 漢口